

譙北楊塵曰著

新華春寢記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初版
中華民國六年一月二十日再版

版權所有
印刷必究

分售處	分發行所	總發所行	印刷者	發行者	總評者	眉批者	著作者
各省大書坊	中華新報社	上海四馬路泰東圖書局	泰東圖書局	趙南公	長沙張冥飛	淮南張海漚	譙北楊塵因

新華春夢記

第一卷
每冊定價大洋五角

叙一

西方小說家之祖爲蔡諾芬氏布臘之雅典人蘇格拉第弟子之一生當我周考王之世戰國初期人也存於今之一書乃叙述野心家波斯王薛魯士我國古小說之見於漢志者虞初周說之先又有伊尹說天乙篇之屬雖各稱依託然必有周秦之作者大抵小說之興亦在春秋戰國之間其叙述託諸黃帝天乙號稱周紀周說亦無非稱述古野心家有若波斯王薛魯士其人者記其瑣節軼聞爲史傳所不及載者耳班氏云小說家者流出於稗官稗官者必爲史官之貳其所職掌采取街談巷說記存當時著稱者之逸事俾與史篇同傳街談巷說似不爲古世所重者因記載之器漆文竹簡削治甚難故繁細之事不能不多從棄捐然彼時亦未嘗不有所覺觸知街巷所談說頗富事實勝於文書之藻緣因亦不忘獵所重要使掌於稗官至於今日研究社會真相之學重於政制則一社會中飲食日用之尋常更足取驗人羣進化之迹以之證合今古益密益精且書寫印刷之事極於輕便幾取一日間盈世界兆億街巷所談說留迹

於紙墨亦非所難而報章之一部卽小說之支流然則今日之小說家者綜記載之掌而史官將反爲之貳仰其餘瀝成記志耳但古世小說虞初輩之所作今雖不傳而出漢魏作者之手若燕丹子十洲紀等之軼文皆紀以文言至隋唐而無改與今之報章相似決非爲當時古語猶夫報章用今之時文其有記以語言尤取肖於街巷之談說者蓋興於趙宋章回之體如小說誠以記載街談巷說爲惟一職則章回之體亦當爲其主祧之宗子今世西方小說雖面目不必恰肖於我國之章回其精神固亦趨而近似是又時會既至東西趨勢無不同耳我國小說執晚近數百年來之牛耳其影響深入於社會之心理而受其普及之感應者莫如三國演義彼卽以章回之體記述一時期街巷談說中之十百著稱者以一時期社會之形形色色十八九注入讀者腦中之故耳此外可以比附三國演義之力量者雖又有二三而論其尤則石頭記石頭記別存一種街巷談說之社會此皆述作於二百年以前近世以來之章回小說則類多儉荒故自海外小說逐譯之風寢盛雖稗庫出版之數量日月增多要皆藻飾以文言編述簡要數卷爲詞林之潤品求以章回大記述連續百面直襲世語概括一時期街

巷所談說。足以感變異。日普及之心理者。自今日以前。猶未發生。此物或蘭陵李氏之官場現形記。得其近似。惜模略粗具。不及增刪鑿磨。竟成名著。顧已足爲清末章回小說一返光。民國肇建。雄著與奇。變相胚胎。遂得楊子之新華春夢記。庶幾紹繼石頭記與三國演義。可作爲定論。其書亦以石頭記綿邈之筆墨。記載三國操懿歆充之行。爲合二書之奇。而參一格。實足以競二書者也。袁世凱以視黃帝天乙波斯王薛魯士。自非其倫。然抱野心而演功罪。能變易一時期之社會。使街巷之談說無奇不有。皆足存爲民國前世大戒者。爲古裨官之所必書。三國演義能窮極操懿歆充之真相。至今社會飲其休。反對袁氏及其徒黨之心理。卽發生於反對操懿歆充之習慣。石頭記者其實猶此志也。因攝於文網之密。故託爲兒女。致大費後人索隱之苦心。卽官場現形記亦未敢暴露眞姓名。新華春夢記乃得言論自由之新保障。直記今日街巷談說之人。物可一無所諱。如三國演義之述。作於異世。此又開近世章回小說一新紀元矣。於其出版之日。例有弁語。遂雜次前說以充數。不成文也。民國五年十二月吳敬恆



叙一

事物必有對待。有對待。斯有循環。惟斯循環。非守舊式。乃進化式。循環無已。式亦弗同。徵諸星球。繞行有軌。稽以歲月。乃見差異。國制亦然。在昔封建。歷數千年。息息蛻嬗。已成郡縣。秦政改制。似創實因。然漢之七國。唐之藩鎮。元之行省。名實已亂。則決非舊式。可知。輓近政體。國體之論。至民主立憲極矣。而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復以次乘起。果其實現。猶是循環。羣己之界。猶存今象。第決爲進化。可知。是故善惡不同。俱進則一。模仿舊式。從事於祭祀。孔袞冕垂旒。畢肖已僵帝王。謂愈終身總統。如袁世凱者。在物質。無是理。在國制。無是例。求免傾覆。得乎。新華春夢記。雖託小說家言。實乃極寫袁氏昧於循環。異式爲進化之公例。以詔國人。倘求其義法於舊式歷史。或等諸貫華所批說部。決非今世讀書之眼。光且爲袁氏指摘於地下。故表而出之。爲讀是記者進一解。南康陳榮廣白虛甫敘於中華新報館。

新華春夢記 叙二



叙三

桓大司馬有言。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之人也。之語也。人以爲有英雄氣。嗚呼。其然。豈其然乎。

人必有其地位。有其權力。而後可以留芳。可以遺臭。故二者雖殊。而具有同等之資格。則可知也。人而具有此資格。以凡人是非之心論。宜若願留芳而不願遺臭。又可知也。然而古今之具有此資格。而留芳者百之一。遺臭者十之九。則何以故。則以遺臭易而留芳難故。

曷言乎遺臭易。而留芳難也。吾舉一例於此。若禹之平水土。稷之治稼穡。非勞身焦思。不可得而有功也。非有明效大驗。不可得百姓之信仰也。則其難矣。若又舉一例於此。若莽之易劉操之覆漢。但以功名富貴。招收黨徒。又以鼎鑊刀鋸。剷除異己。則當時羣憚其淫威。後世疑傳其篡逆矣。其易又奚若。人情避難而就易。斯慣於遺臭而不能留芳。有斷然者。世豈有避難就易而可謂之大丈夫者。故桓氏之言謬矣。

然吾以桓氏當日所遭之時勢攷之。則桓氏誠有不能留芳而祇能出於遺臭之一途者。魏晉以來。篡弒頻仍。恬不爲怪。舉世已不知何者爲禮義。何者爲廉恥。爲桓氏者。與其艱貞苦節。以求留芳。而心跡。或且不爲當世所諒。則無寧跋扈飛揚。務爲遺臭。猶不失其本來面目也。故桓氏之言。所以爲一身計者。固甚得也。

而於是吾之所最不解者。乃莫若總統皇帝之袁氏。彼其地位權力。爲並世立憲國之君主。共和國之總統。之所不及。又爲中國開國以來第一任之總統。所遭之時勢。則國外列強戰鬥。方酣無暇。東顧可以無外患之憂。國內則異己盡被驅除。又有言莫予違之樂。袁氏苟爲一身計。卽不願留芳。實亦可以不必遺臭。卽欲遺臭。亦不必挾雷霆萬鈞之力。冒天下之不韙而爲之也。乃袁氏自以爲日暮途窮。不惜竭盡其能力。以倒行而逆施之一。若求遺臭而不可得。務使天下後世咸唾罵之。而後爲快。卒之竊稱帝號。又足以自娛。而轉自促其生命。豈非惑之甚者耶。

古今之號爲大奸慝者。必曰操莽。而以操莽之行事考之。使操莽而與袁氏易地。其必不敢悍然而貪。帝制之虛名。但使袁氏而與操莽易地者。則其支吾狼狽。必且不若操

莽猶得塗飾欺罔一時之耳目然則袁氏之爲雖亦遺臭要亦不免爲操莽所鄙夷者矣。

嗚呼袁氏往矣而懷抱袁氏之野心及躬行袁氏之秕政者不一而足彼豈不懲袁氏之失敗而尤而效之哉則以袁氏之爲實足以取快於一時苟取快於一時則亦無暇多慮矣嗟乎嗟乎民生之困窮至今已極而模倣袁氏者乃繼起而未有已是不使中國滅亡而不止者也哀哉中國不亡於袁氏之手而顧亡於效法袁氏者之手哉我國民其不可不猛省也猛省奈何人人以九分之才力圖其私以一分之才力急其公則中國其猶有可爲也而必曰吾十分之才力而必以十二分圖其私則中國必無倖矣國亡以後雖欲如李完用輩之克保富貴無如李完用多不可勝數則外人亦不能盡人而保全其富貴矣我國民其念之哉其念之哉

民國復活以來政潮洶湧迄無寧日吾抱有非常之悲歡而莫能吐也今楊子塵因以新華春夢記來徵序因拉雜書以歸之民國五年十二月朔長沙張冥飛

新華春夢記 叙三



叙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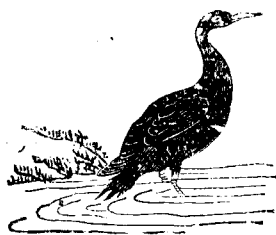
宇宙間必有奇特怪戾之事。然後有新異瑰麗之文。無論爲英雄爲豪傑爲奸宄兇頑。畢生絞腦汁嘔腔血所經營之奇特怪戾事業。要不過供文學士案頭寸管尺楮材料。及其材料既足。其所經營奇特怪戾事業。舉爲陳迹。舉非其人能力所及。一任文學士操縱而伸縮之。芳者芳。臭者臭。芳者臭者。臭者均莫得而贊一辭。古今世界固無所謂英雄豪傑。更何有奸宄兇頑英雄豪傑奸宄兇頑。俱隨文學士筆鋒舌穎化爲雲煙。吾故曰。古今世界者。古今來文學士世界也。他人何得奪吾曹一席哉。雖然。當秋雨在簾。一燈熒然。凡英雄豪傑奸宄兇頑心意言動。皆必從瞑目稿心摩繪勾鬥中得來。英雄豪傑奸宄。奸宄兇頑之一切壯劇悲劇苦劇慘劇滑稽娛樂笑劇。一一從而搬演之。英雄豪傑奸宄兇頑之一切苦狀惡狀莊嚴正直狀狡猾齷齪狀。一一從而描寫之。合英雄豪傑奸宄兇頑爲一爐冶。其絞腦汁嘔腔血。寧不較若輩當時經營奇特怪戾事業。辛苦更加百倍。而一旦百態畢現。萬像豁呈。任觀者可以歌。可以泣。可以怨。可以怒。可以惕。然可以。

憬然留芳者與筆花而俱艷遺臭者隨墨瀋而飲汗夫亦賞心樂事也癸丑後予與塵因俱賣文海上聊以自活本不敢隨文學士後而既有爲我輩儲材料者我輩亦遂得收羅其材料而因以用之以明芳與臭之辨共和復活塵因一日持洪憲朝事目就予商爲竹枝詞登諸報章告之國人予曰不若掇拾而編輯之哀然成帙與吾國人觀覽焉之爲愈也塵因然之遂成是書初欲名爲洪憲外史繼定今名是書告成庶幾附會少確實多未始不可供將來修洪憲史者採擇焉其果爲新異瑰麗之文乎然實足以紀奇特怪戾之事也中華民國五年十一月淮南海漚生張芾叙於海上絮影萍痕室之雨窗

叙五

楊子塵因以母氏同宗誼呼予曰舅予亦漫應之今春予館海上與其居最近日必一見見必縱論當世之務以爲快楊子善屬文當是時與壽春張子海漚長沙張子冥飛以文鳴於民權素及滬上各報迨共和復楊子迺就洪憲實錄並一時攀附者之秘密籌畫撰新華春夢記六十萬言引證之務極其詳稿摹繪之務盡其妙肖而又適如人人心○中○所○欲○言○一○一○探○出○之○噫○此○非○所○謂○民○意○歟○夫○民○意○豈○有○他○哉○民○國○成○立○已○五○載○決○不○願○無○量○數○志○士○爭○此○共○和○政○體○不○轉○瞬○間○而○又○墮○入○帝○制○自○爲○之○下○楊○子○代○表○民○意○而○著○是○編○公○而○溥○微○而○顯○婉○而○辨○其○殆○警○世○之○溺○於○專○制○而○昧○於○世○運○者○歟○嗚○呼○其○用○心○苦○矣○而○是○書○關○係○於○今○日○爲○尤○鉅○予○既○重○其○文○並○詳○其○人○固○以○爲○我○汪○氏○宅○相○也○而○用○以○自○豪○昔○吾○鄉○前○輩○吳○先○生○敬○粹○於○前○清○乾○隆○間○撰○儒○林○外○史○一○書○迄○今○海○內○人○士○推○爲○社○會○說○部○之○最○稱○道○弗○置○是○書○也○爲○其○嗣○音○也○無○疑○爰○樂○爲○之○叙○全○椒○汪○文○鼎

新華春夢記 叙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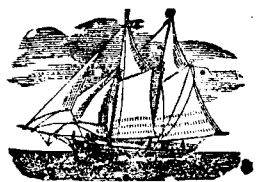
新華春夢記目次

第一卷

- ▲第一回 寒夜青燈癡人說夢 攀龍附鳳豎子籌安
- ▲第二回 兩紙書傳淒涼逆邸 數聲犬吠風雨京華
- ▲第三回 徐閣老隔牆聽諫友 羅廳長托病暗辭官
- ▲第四回 夜漫漫楊杏城建白 情脈脈梅蘭舫傳紅
- ▲第五回 參政院代行立法院 公民團演成請願團
- ▲第六回 覆雨翻雲咄哉馮婦 穿針引綫忙煞張郎
- ▲第七回 一曲纏綿蜂狂蝶鬧 雙星繾綣燕語鶯歌
- ▲第八回 梁任公避地懺前情 黎宋卿閉門傷往事
- ▲第九回 惡偵探喪心賣契友 癡娘子破產賄奸徒

新華春夢記 第一卷目次

▲第十回 白毛鼠報仇巧弄鬼 黑旋風遭侮憤挖心



新華春夢記

淮南張海漚批
譙北楊塵因著
長沙張冥飛評

▲第一回 寒夜青燈癡人入夢 攀龍附鳳豎子籌安

不堪回首
真令人痛
定思痛

不想臭油
壞者好醜
作者能化
料真為神
朽腐為神
奇者

辛亥而後。彈指五年。蒼狗白雲。不知變幻出幾多怪狀。莽莽神州。竟鬧得天昏地黯。鷄犬不甯。正是大好河山。荆棘裏淒涼處處。有啼痕。愛這是我生在這時候。恰恰的遇見了這些事情。真是沒可如何的了。只是我耳既不聾。眼又不瞎。日日見聞的。都是些奇事。往往獨居深念。有時想到最悶氣處。最發噱處。最懊惱處。最驚心動魄處。又自恨我沒有江淹之筆。寫不了這四年來的過眼烟雲。乃是我的一件大憾事。但是我這一肚皮的破爛廚櫃中所貯的臭油。壞醬不能和盤托出。簡直的要在裏面打架。所以我深夜篝燈。默默細想到那風狂雨驟之事。月黑星昏之際。止不住嘔聲歎氣。磨拳擦掌。在那斗室之內。只管打磨旋自己。也不知如何纔好。噫。書獃子。書獃子。何苦拾了別

回想真是
作急

此段描寫
乃正爲衰
氏黑暗世
界作倒影
法非尋常
小說泛比
佈景可比

新華春夢記 第一卷

二

人。家。的。棺。材。到。自。己。家。裏。來。哭。試。聽。那。隔。江。風。送。一。聲。聲。猶。有。玉。樹。後。庭。花。的。新。調。兒。呢。閒。言。少。叙。一。日。立。秋。纔。過。時。將。三。鼓。窗。外。北。風。陡。起。時。時。從。檐。前。虬。松。古。柏。中。吹。來。聲。如。牛。吼。牛。毛。細。雨。一。絲。絲。只。向。窗。櫺。上。打。只。打。得。破。紙。瑟瑟。作。響。牆。壁。縫。中。寒。蟲。只。顧。唧。唧。的。叫。這。時。我。正。在。斗。室。之。中。百。無。聊。賴。推。窗。一。望。天。黑。如。墨。尺。不。辨。那。北。風。送。來。的。雨。點。直。向。我。的。臉。上。撲。將。過。來。一。股。冷。氣。從。脅。下。透。到。心。窩。可。憐。我。兩。根。窮。骨。頭。那。裏。抵。擋。得。住。便。急。急。的。關。上。窗。門。兩。手。抱。住。胸。口。伏。在。案。上。定。了。一。會。神。不。覺。又。胡。思。亂。想。起。來。但。我。這。時。心。中。腦。中。靈。魂。中。被。那。風。聲。雨。聲。四。壁。蟲。聲。擾。亂。得。志。忑。不。定。案。上。的。燈。燄。微。細。如。豆。射。在。屋。裏。粉。壁。之。上。搖。搖。作。青。黯。色。我。忽。然。疑。我。自。己。這。七。尺。之。軀。已。深。入。荒。林。古。剎。間。做。蒲。團。上。的。老。衲。去。了。荒。鷄。再。唱。睡。不。成。眠。神。經。中。又。翻。起。無。限。惡。潮。思。前。想。後。鬧。得。我。坐。臥。不。甯。神。魂。不。定。趕。忙。坐。起。拈。起。一。隻。禿。筆。打。算。述。我。這。時。的。心。頭。煩。惱。誰。知。纔。鋪。好。一。張。白。紙。拈。起。筆。來。剛。要。落。紙。忽。然。眼。光。一。花。只。見。那。一。張。潔。白。的。紙。上。髣。髴。現。了。無。數。的。靛。臉。捺。牙。凶。神。厲。鬼。出。來。跳。來。跳。去。異。常。高。興。我。仔。細。一。看。只。見。他。們。個。個。都。是。威。風。凜。凜。惡。氣。騰。騰。我。便。順。手。用。筆。尖。兒。掃。去。誰。知。

你要爲他
們寫照他
們焉能放
你的筆離
敵終不能
力扛鼎之

作者未學
羅兩峯畫
鬼趣已如
鍾進士受
鬼纏寫得
煞是可笑

既是鬼那
能殼有人
形人氣

一般鬼怪一擁而上抱着我的筆尖狠命不放。眨眼之間却又都不見了。於是我拈了這枝筆打算寫將起來。不料我雖用盡吳六奇扛鼎之力也寫不上一個字。這時我心大慌恐怕是我的神經紊亂惹出許多魘魘魘魘來了。便收拾起案上筆墨躺在案旁睡榻上打算遁入睡鄉。解脫這一番魔擾的苦惱。只聽得窗外的風聲雨聲蕭蕭瑟瑟分外顛狂四壁的蟲聲越叫得分外淒楚寒夜更長真教我坐又不安立又不穩。躺在那睡榻上翻來覆去直待到壁上鐘鐺鐺的敲了五響纔朦朧合眼。那裏曉得方纔進了黑甜鄉轉又到了羅刹國。只覺昏昏沉沉身不自主。髻髻那白紙上所現的靛臉擦牙凶神厲鬼又團團將我圍住。霎時起了一陣狂風那些凶神厲鬼一個個張牙舞爪蜂擁到我的身旁抱腰的抱腰拾腿的拾腿將我擁到一個罕有人跡的地方。只見道旁一片深林深林之中隱隱的又現出一座大廈棟折榱崩壁頽垣蹋好像幾千年沒有香火的古刹。再看那門前來來往往的雖然十分熱鬧却都是些鬼頭鬼腦鬼心鬼肝的東西不要說沒有一點人形簡直是沒有一分人氣。這時我掙扎脫了凶神厲鬼的手便混在大衆之中闖進門去抬頭一看堂上有個白鬚老頭兒端坐中央左右站

書生氣概
自是不凡
但不知與
作者是一
是二

立兩排侍衛。好像森羅殿上的牛頭馬面一般。一個個帶着狗頭盔。拖着狐狸尾。擠眉弄眼。粧出媚人的模樣。回頭再看那些凶神厲鬼。却也換了一種脅肩諂笑的樣子。在堦墀之下。做出許多搖尾乞憐之態。這時我藏在破牆腳下。看着他們。或進或退。或跪或拜。鬧了一團糟。又見大門外許多小妖。擁進一個白面書生。年紀不過二十來歲。走至階下。衆妖叫那書生行跪拜禮。那書生挺身不動。也不言語。堂上坐着的白鬚老頭兒。一見書生這樣的抗拒。便厲聲叱道。何物狂奴。膽敢在孤王面前無禮。你可曉得孤王今日登極。乃是薄海人民的同意推選出來的。難道你這區區文弱之士。還敢反抗麼。那書生聽了這番言語。便仰首向天。哈哈的狂笑了一陣。大衆被他這一笑。反覺得手忙脚亂起來。此時祇有那白鬚老頭兒。尙鎮壓得住。便問書生道。有話儘可呈奏。何必這樣發狂。咧那書生俯首不語。停了一刻。便向白鬚老頭兒道。我並不是笑他人。乃是笑你也不笑你別事。只笑你個膽大臉厚。我上溯千古。橫覽九州。稱孤道寡的。卻也不少。却沒有一人像你這樣卑鄙。果然你做得到法國的拿破崙。漢朝的劉邦。走馬橫槊。數十年從血汗中奪來的疆土。雖然是塗炭生靈。千載以下。畢竟人稱你是個奇男。

冷水澆頂

惟赤條條
所以能現
清白身體

子否則也。學那周武漢文撐起英睿仁惠的假門面。也可以蠱惑一般。下愚誰料你的眼光祇射在王莽曹操身上。並且王莽曹操陰狠的手段。都不曾學得一分。只學着了孟嘗君鷄鳴狗盜的手段。每日拿着權利兩個字去籠絡一班狐羣狐黨。僥倖被你坐着這把交椅。比梁山泊的宋江都不如這也。算是男子漢做的大事業麼。噯可憐可憐。你的收場結局。只怕還夠不上路。易十六上斷頭臺那樣的威風。祇好做個齊小白暴尸六十餘日。蟲流戶外。到那時候。你那心愛的世子儲君。無非是分贓的分贓。奪產的奪產。你這幾根臭骨頭。只好拋擲在一旁。做那蟲鼠的糧食。等不到下商紂的薑盆。就要化成肉醬了。說到這裏。那白鬚老頭兒勃然大怒。大聲叱道。你滿嘴胡言。是有意毀謗君父。若不明正典刑。必定要煽惑人心。危及社稷。說罷。卽命左右侍者。抬大刑來。堂上一呼。階前百諾。頃刻之間。衆侍者從後堂扛出一隻大鼎。高大可容四五人。周圍火燄四射。鼎中油波沸騰。鼎左右站着十餘個鬼卒。專待白鬚老頭兒命。令猛聽得白鬚老頭兒大叫一聲。撲下去。那十餘鬼卒如狼似虎。活活的把個白面書生。剝得上下赤條條。送進油鍋裏去了。當時冒出一股青煙。變成許多紅臉大漢。人人手持一把三尺。

書生一變
能誅鬼可
見非空談
無補徒有
山膏性者
比此口誅
筆伐所以
邪之膽好
試看辛亥
及此次革
命成功賴
報紙之力
居多可見

新華春夢記 第一卷

六

青鋒劍橫衝直撞勢如砍瓜破竹一般把那些鬼頭鬼腦鬼心鬼肝的妖魔掃得個水流花謝那白鬚老頭兒見勢不敵大吼一聲搖身一變變了一條大頭尖尾巴的長蟲飛在空中搖頭擺尾的亂舞我此時躲在破牆腳下正看得出神只因白鬚老頭兒大吼一聲嚇得我一個躡踵跌倒在地睜眼一看紅日已是當窗我正躺在那綠皮睡榻上額上汗淋淋地心中卜鹿卜鹿還是亂跳仔細思量方纔的見神見鬼乃是一場大夢我定一定神想那夢中的事跡始終想不明白正在瞪直一雙白眼發默忽見門簾一掀閃進一個人來嘻嘻地向我笑道傻子你又發什麼默氣呀我被他一嚷神歸舊舍再看時原來是我六七年的好友外號叫做白虛的當下白虛走進房來見我神色大變連忙問我發默原因我便將夢中所見的怪事從頭叙了一遍白虛聽罷哈哈大笑道這又算什麼奇怪想那袁世凱專政的時代慢說四年之中奇形怪狀千變萬化就是自恢復帝制之後做那八十天的總統皇帝所作所爲何嘗不與你夢中所見的一樣離奇怪誕我自恨沒有閒工夫不然把這八十三天總統皇帝的故事蒐集起來恐怕比你這場怪夢分外有趣咧白虛這一句閒話却把我猛然提醒了我何不

寫得北京
不堪首善
之區竟成
萬惡淵藪
真堪痛哭

他還是要
換舊招牌

從茶餘酒後偷一刻之閑將我耳聽的奇聞目覩的醜態東鱗西爪穿插起來做一個洪憲紀元的寫真片呢主意打定直待白虛走後我便抽毫濡墨寫將起來從此紙上風雲說不盡的魚龍曼衍諸君要知端的請看下文話說燕京爲一代繁華的大都會控幽冀并豫之交分尾箕昂畢之野滿清攘政垂三百年直把個北京城裏鬧成個達官顯宦的製造場鎮日裏蠶塵迷漫之中一般公侯將相貴胄王孫不是鬥鷄走馬便是醉粉迷金可憐把個中國唯一大都會竟變成一個萬惡的淵藪了迨清室既覆南北共和眼光稍爲遠大的人總覺得北京這個齷齪地方可以從此洗刷洗刷誰知袁大總統就職之後因爲他個人在北京要了數十年才得了今日的地位所以捨不了北京城那種氣味拚死也不肯出北京城一步他本是北京齷齪場中製造出來的貨物他既在北京裏面稱孤道寡怎能穀洗刷呢所以那奔走豪門恭維大老的怪風俗不能減却一釐一毫嘜不過是鐵獅子衚衕裏面換了一塊新式招牌罷了這皆是已往的陳言暫且按下不表有一日葉脫桐陰花榮桂樹將到中秋時候石駙馬大街有一座大廈門上紮了許多松柏門前馬車汽車陸陸續續來得絡繹不絕幾乎不曾塞

斷了。街道熱鬧自不必說。便是氣勢也赫烜極了。但那所來的人行動都不甚大方。多半下了車兒。一溜一溜的溜進大門去。的那座黑漆大門之上。貼了一副對聯。上聯是（皇恩春浩蕩）下聯是（文治日光華）十個大字。迎門橫列六扇靛漆洒金的屏風。中央也貼着六尺硃宣一張。上寫（指日高陞）四字。寫得黑大方圓一望而知是個官宦之家了。轉過屏風。便是一所大院落。青草芄芄彷彿久無人跡。拾級而上。是一所五開間的大敞廳。廳中央橫設一張西餐桌。桌面上鋪了一塊白布。桌旁橫設兩排西式藤椅。未逾片刻。忽聽廳後鈴聲。鐺鐺響了一陣。便有許多侍者。從後廳蜂擁出來。排列在兩廊之下。然後踱出六個人來。也有穿西裝的。也有穿常服的。也有穿大禮服的。都是高視闊步。氣宇軒昂。一看便知道他們盡是些半新半舊的偉大人物了。這六個人是誰呢。待記者一一講來。那年紀不過四旬穿了一套大禮服的。乃是湖南湘潭人。姓楊名度。他自戊戌之後。跟隨康長素。變政鼓吹。保皇辛亥之後。他又混在民黨裏面。充袁大總統的顧問。此人一張利口。可以算得是當代蘇秦張儀之流。又一個生就一副朱元章的臉蛋兒。色灰且黝。身穿電藍實底紗夾衫。外加玄色絲光實底紗馬褂。嘴啣一

根紙煙捲片刻不離的乃是安徽壽春人姓孫名毓筠他自從當少爺時代就提倡革
命後來被端方擒獲監禁了幾年辛亥革命成功他狠在安徽地方出頭現臉癸丑之
後便組織了個政友會一脚踢開國民黨總算是識時務的俊傑又一個曲背弓腰的
老者足踏粉底皂靴身穿八團龍馬褂乃是福建侯官人姓嚴名復他的英文漢文十
年前大大有名曾經譯著許多維新的書籍就是被一支鴉片烟鎗所累從來沒看見
他拾過頭好似天生的跔子一般又一個骨瘦如鳩肩聳似鶴的一位書生身穿白羅
大衫好似從醬缸裏面拖過的此人乃是江蘇儀徵人姓劉名師培他世代最考究經
學小學稱得起是新莽時代的大功臣劉歆的嫡派子孫他的幾句駢文也做得不錯
只可惜被河東獅子所累累得昏頭昏腦有時做篇文章鼓吹民氣有時充當端午橋
的幕友反對民黨鬧得他文字無靈漸漸爲君子所不恥了又一個濃眉豎目黑臉大
漢身穿一套西服的乃是湖南長沙人姓李名燮和他趁着革命風潮裏面也曾賺了
幾十萬銀子的軍餉混了一個陸軍中將的功名身分也高了本領也就大了其實是
個武夫並沒做出什麼驚人的事業又一個身長臉削臉黃如土穿一套舊燕尾禮服

吾國凡火車輪船大工廠無不工用外國工程師製造皇料亦必用外國工程師外國奇特不願以國事自擾真高尙所以不媿爲烟霞伴侶

千百年後中國尙有談共和之日此公見解畢竟高人一着

鼻上。架一副。近光眼鏡的。乃是湖南桃源人。姓胡名瑛。曾經跟着宋漁父。在革命黨中。混了幾年。可歎他立志不堅。到底做了一個再醮婦。這六人走到桌前。次第坐下。廳後。又踱出十數人。圍着桌兒坐下。無非是當道的紅人。官場的好老。記者也不暇再替他們說名道姓。當下楊度俟大眾坐定。便起身說道。昨天兄弟會晤美國政治博士古德諾。君曾論及世界國體。據說君主實較民主爲優。此時兄弟細味其言。確有至理。這並非兄弟因素來抱持君憲主義。固執偏見。但是照時勢看來。若我們中國政治再不從君主上着手。將大權送與一人獨掌。恐怕天下紛爭無已。話猶未了。嚴復便立起身來。搶着說道。哲子此說極是。兄弟雖然已到待死之年。不情願再以國事自擾。但眼看這一局殘棋。其勢不能不出來說一句話。我想共和國體不過政治家一種理論而已。兄弟而今不怕少侯。經武二兄見怪大膽說一句不識時務的話。中國若實行共和千百年後。或者可以談談試觀今日之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國如巴西阿根廷秘魯智利猶魯衛芬尼什拉等。莫不是始於黨爭。終成戰禍。最近葡萄牙更改共和。幾乎釀成大亂。至於鬧得最利害的。莫如墨西哥。自從爹士亞遜位之後。國內的干戈擾攘不已。到

後來五個總統並立你爭我鬪。這不是共和國體的前車麼？大衆一聽此言，便拍起掌來。都說幾道先生所論極是。當時劉師培也起身說道：幾道先生的學術貫徹中西，自然是所見遠大。就以鄙人眼光看來，考我國文化開通最先五千年的古國，未嘗一日無君。毛詩有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那命字之中，卽含蓄有君主性質。可見國家的政事維新，則可無君。是不可的。所以君臣列於五倫之首，孫毓筠連連點着朱元章的腦袋大聲贊道：幾道申叔兩兄說得皆是我自從組織政友會之後，就知君主兩個字乃是大千世界的佛菩薩。我輩的性情也非在君王脚下做事不可。苦沒遇着好機會發抒我的志願，難得現在既有美利堅大共和國出來，這個政治大博士提倡君主學的學說，我們何妨趁此機會鼓吹起來呢？李燮和道：話雖如此，恐怕海外的那班亡命客又要借題發揮了。胡瑛連忙搶着道：這却不妨。東西洋那班亡命客全是以意氣用事，並沒有一點實力。今對諸君說一句老實話罷，倘他們果有作爲，我豈肯不守柏舟之節，再醮過來呢？胡瑛說到這裏，楊度便鬪着胡瑛淡淡的一笑道：現在的事各行其志，那裏管得許多？天下太平，不平安靜，不安靜，橫豎天塌了，有長人頂着，哪孫毓筠

有把握描
寫曲盡神
吻

以安字籠
絡國人確
是當時諸
人心理作
者真善於
揣摩

會說嘴咧
豈知吾國
文人不值
錢就在能
諷幾句文
章

聽說便道亡命客我也曉得他沒有三尺高的魔力但是極峯面前我們應當通一通氣纔好不然又怕步了宋育仁勞乃宣王闔運輩復辟的後塵那就不值得了楊度復向孫毓筠冷笑了一笑慢慢的說道少侯人說你現在拜佛拜傻了真是一點不差請問我若不得極峯的主意還敢這樣的大膽開這會麼大眾聽此一言便同聲贊道既然如此我們趁早結個團體搶一着先棋纔好劉師培道但是這個團體叫個什麼名稱呢大眾便低着頭想了半晌還是楊度說道現在中國的人心祇有一個安字可以籠絡得住不如叫做籌安會罷大眾同拍手道好極好極復道會名既然通過了我們也該選幾個發起人撰一篇宣言訂幾條簡章設一處事務所纔好進行呢孫毓筠便接着道事務所當然暫設在此地發起人現由我們六人擔任罷至於宣言簡章看是推舉那位先生起草就是了楊度道這又何必推舉呢在坐諸先生誰人不能諷幾句文章不如大家想想將方纔諸位所說的意思湊將起來豈不就是一篇宣言幾條簡章麼大眾同聲道這樣辦法也好楊度道如此我就來充個鈔胥說着便命侍者送上文具於是你說一句我說一句不到數十分鐘果然告竣其宣言曰

豈知巴西
阿根廷秘
魯智利烏
拉圭至今
行共和最
完善而實
獲共和之
幸福乎烏
可以墨西
哥一例論
不在國體
政體而非
人心爲害
和之爲不
乃人心不
良之爲害
牽強附會
誠不足亂
真理

我國辛亥革命之時。國中人民。激於情感。但除種族之障礙。未計政治之進行。倉卒之中。制定共和國體。於國情之適否。不及三思。一議既倡。莫敢非難。深識之士。雖明知隱患方長。而不得不委曲附從。以免一時危亡之禍。故清室遜位。民國創始。絕續之際。以至臨時政府。正式政府。遞嬗之交。國家所歷之危險。人民所感之痛苦。舉國上下。皆能言之。長此不圖。禍將無已。近者南中美二洲。共和各國。如巴西。阿根廷。秘魯。智利。猶魯。衛。芬。尼。什。拉。等。莫不始於黨爭。終成戰禍。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釀大亂。其最擾者。莫如墨西哥。自爹亞士遜位之後。干戈迄無寧歲。各黨黨魁。擁兵互競。勝則據土。敗則焚城。劫掠屠戮。無所不至。卒至五總統並立。陷國家於無政府之慘象。我國亦東方新造之共和國。以彼例我。豈非前車之鑒乎。美國者。世界共和之先達也。美人之大政治學者。古德諾博士。即言世界國體。君主實較民主爲優。而中國則尤不能不用君主國體。此義非獨古博士言之也。各國明達之士。論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國民。而論共和政治之得失。自爲深切著明。乃亦謂中美情殊。不可強爲移植。彼外人軫念吾國者。且不惜大聲疾呼。以

爲吾民忠告。而吾國人士。乃反委心任運。不思爲根本解決之謀。甚或明知國勢之危。而以身毀譽利害所關。瞻顧徘徊。憚於發議。將愛國之謂何。國民義務之謂何。我等身爲中國人。民國之存亡。卽爲身家之生死。豈忍苟安默視。坐待其亡。用特糾集同志。組成此會。以籌一國之治安。將於國勢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據所見。以盡切磋之義。並以貢獻於國民。國中遠識之士。鑒其愚誠。惠然肯來。共相商榷。中國幸甚。發起人。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

附籌安會章程

第一條 本會以發揮學理。商榷政論。以供國民之研究爲宗旨。

第二條 願充本會會員者。須具入會願書。由本會會員四人以上之介紹。理事長之認可。

第三條 本會置理事六人。由發起人暫任。並互推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人。

第四條 本會置名譽理事若干人。參議若干人。由理事長推任。

第五條 本會置幹事若干人。由理事推任之。其事務之分配。隨時酌定。

抄寫完畢。大眾讀了一遍。同聲贊了兩句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便通過了。於是公推楊度爲理事長。推孫毓筠爲副理事長。又推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四人爲理事。推舉既畢。大家正在那裏興高采烈歡呼。君憲萬歲。帝國萬歲的時候。忽見氣吁吁跳進來一個少年。大眾見了。齊吃一驚。不知所爲何事。請待次回再談。正是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

評

袁氏移國之謀。至楊孫等六人發起籌安會而益顯。本書從此開端。甚是以一夢作楔子。好在能籠罩全書。

夢中書生大罵白鬚老頭兒。真是罵得痛快。世界上不可一日無此等議論。故不可一日無此等書生。可惜祇是夢中有之耳。然世上苟有好罵人之書生。其人又安往而不在夢中也。然哉。然哉。書生之本領。不過罵人罵人之機會。僅在夢中。於是乎書生可憐極矣。

▲第二回 兩紙書傳淒涼逆邸 數聲犬吠風雨京華

皇皇大文
忽從余貴
峯陡起奇
而低平作
勢過脈外
不知幾許
尚有幾許
岡巒作獨
落想時者
具匠心獨

皇帝會名
奇創宛是
余貴口吻

話說楊度等六人正在興高采烈狂呼萬歲之際忽然門外一陣喧嚷闖進一個少年氣喘吁吁半晌口中吐不出一個字來大眾見了不禁得吃了一驚這也是做賊心虛的原故後來還是楊度逞得住氣定睛細看不是外人乃是自己隨身的家丁名喚余貴便正色道余貴有什麼要緊事這樣大驚小怪余貴被他主人一說纔把心略定一定將雙手拖着走到楊度身傍恭恭敬敬打了一個扞低聲稟道家人奉太太之命請大人趕快回去楊度一聽半晌不語忽又問余貴道到底有什麼大事值得這樣的慌張大眾見楊度問得認真便都凝神細聽聽那余貴半吐半吞稟道家人祇聽見黃老爺回去說他說京城內外有許多讀書人什麼報館裏的新聞記者還有許多做官的老爺們反對大人開什麼皇帝會要聯名上書與大人淘氣太太聽說恐怕又鬧出甚麼革命的禍事來所以請大人趕快回去楊度聽余貴說到這裏連忙阻止道滿嘴胡說他們曉得什麼你還不替我滾回去呢余貴不敢再說祇好退了出去楊度直待余貴退出大門之後復笑着向大眾道中國的婦人真是眼光如豆遇事並不曉得輕重偏要出來喳喳的干預真教人有理也分辨不清劉師培畢竟是個書獃子聽見楊度

文心玲瓏
剔透

罵盡一般
無聊之徒

罵盡一般
無恥之徒

說這一番話引起他自己牢騷來了。連忙接着說道：「督子，這話說得極是，兄弟也是過來人，這幾十年滋味也算嘗飽了。這句話未曾說完，楊度的臉色早已紅了。嚴復、聽劉師培話說大意了，當即岔嘴道：『這都是些閒話，但是外方既有這種風聲，我輩也要防備防備。』纔好楊度笑道：『這事請放心，鬧不出什麼道理來的。』若說那班窮措大並許多報館裏的斯文敗類出來反對，事所必有的。慢說他們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是一些兒作爲的，不過握着一支禿筆頭，從一張白紙上隨意罵幾句就完了。再說那做官的老爺們出來反對，分外是無稽之談，豈有身爲仕宦不想從天子脚下封王拜爵麼？就有幾個不得意的官僚，背地裏說幾句閒話，也不過借他人一盃酒發自己的牢騷。我自有的妙訣，鉗制他們的。劉師培問道：『督子，你又有什麼妙訣？』楊度笑道：『要曉得做老爺大人的心理，沒有一個不愛銀錢，不願意高升的極峯。若是灑一滴甘露，包管這一班無主孤魂一疊連聲的嚷起我皇上萬年有道的了。大衆聽罷，都同聲笑道：『楊督子，真是智囊。』這番議論發得極痛快，我們也可以從此高枕了。這時孫毓筠站起身來，從腰中掏出一個金壳錶，打開一看，說道：『此刻已四點三十五分鐘了。若沒有別的事，』

口吻畢肖

歷寫來
餘波疊
生出無
妙文限

磋商。我們可以散會罷。大眾同道。好極好極。祇聽見廳後一陣鈴響。兩廊下衆家丁。高叫了一聲伺候。大眾便離了坐位。孫毓筠打了一個呵欠。搶先一步告辭道。兄弟須先走一步。因爲月霞禪師約定五點鐘去看幾部佛經。大眾聽說便笑道。少侯將來一定要成富貴神仙的。說着。劉師培道。兄弟也要先行一步。因爲康寶忠適從南方來。那中國學報出版的事。我須要與他去商議。大眾道。這事與本會狠有關係。是要趕緊去籌商纔好。楊度道。說起來。我也幾乎忘却了。薛大可承辦上海亞細亞報的事。我今天也要去催他趕快着手的。這時胡瑛搶着道。洪承點此次進京。督子可會見沒有。楊度聽說。淡淡的回答道。他那裏想到我。這個冷衙門。咧。我看他還是去找黃克強罷。胡瑛碰了個軟釘子。便不再向下說。李燮和本是一個莽漢。不曉得聽人家的口風。看人家的臉色。還接着向楊度道。聽說他此次進京。狠可以介紹幾個黨人。自首。楊度復向李燮和。冷笑了。一笑道。洪承點總算是個聰明人。此時門前的車馬業已預備停當。大眾便分道去了。按下不提。且說那京城內外籌安會開會的那一日。雖然未見宣言播揚出來。只是那一陣口風。早已傳遍塵市。第二日那宣言廣佈。便有民視報亞細亞報特用。

但不知那
包辦朝衣
欠款至今
還有處追
索否

吾國平民
真能知道
國家是
人共有的
就好了

又一名角
登場

二號大字爭先恐後的揭載還有那大街小巷分散的傳單好似雪片飛來一般一時
京都現任的官以及希望做官的人只鬧得鼠忙雀亂人人魂夢之中都想爭那個元
勳的位子還有一般大商巨賈如瑞蚨祥大豐章等京貨字號大家都想趁着這個機
會包辦新朝天子的貢品所以也忙得忘魂失魄更有一般住家的平民與那許多做
小本生意的人他不知道什麼叫做皇帝什麼叫做總統祇曉得專制國家乃一個人
所有的共和國家乃人人共有的故聽說開了做皇帝的會大眾便吃了一驚都說又
是義和團紅燈罩來了所以搬家的搬家避亂的避亂哭的哭笑的笑真不明白是什
麼世界了秋風瑟瑟寒露冷冷白日黃沙偌大個京都只鬧得烟雲變色當時西單牌
樓有一所旅館大門上四個大字名曰大田公寓那公寓之中南北客商絡繹不絕這
也不去細表祇有一位湖南寧鄉縣的客人年紀不過三十來歲姓賀名喚振雄表字
叫做羽堦他自從進了公寓之後朝夕在塵市上閒逛並沒見他做些兒事業這一日
羽堦吃罷了午飯披了一件藕青色的秋羅夾衫正想要出門閒逛忽見一個堂倌笑
嘻嘻的手中拿了一張白紙的傳單向羽堦道賀爺你看這張白紙兒上面寫得烏糟

知道大總統就是皇帝
不爲愚信

糟的是寫些什麼事兒呀。羽堦便接在手中一看，登時變了臉色，口中連連說道：「該死，該死。」說着，將腦袋兒搖個不住。堂倌望羽堦這個形狀，也不知是爲何事，連忙問道：「賀爺，這紙兒上寫的是誰該死呀？」羽堦看着向堂倌道：「你那裏曉得，現在大總統要做皇帝了，堂倌嘻嘻笑道：「活該，現在大總統不就是皇帝麼？這算什麼該死？」咧你老沒到街上瞧一瞧，照這樣的白紙兒飛得同雪花兒一般，怨不得人說石駙馬大街開什麼皇帝會呢？」這時羽堦也無心去逛，他一手拿着傳單，一手解那夾衫的鈕扣，把那夾衫脫下，順便就躺在一張睡榻上，閉着一雙眼睛，半晌纔聽見他嘆了一聲長氣。那堂倌見羽堦不理他，也就笑了一笑，走了。彷彿是笑羽堦替他人耽憂的意思。堂倌去後，羽堦仍是仰身臥榻，思量這件事體，忽聞外面一口湖南土音，連聲問道：「羽堦在家麼？」羽堦在家麼？羽堦躺在睡榻聽着，便起身勉強笑着迎了出來。一見了那少年，反換了一副冷淡的面孔，看官可曉得這是什麼原故咧？原來那位少年，乃是籌安會發起人李燮和的族弟，名喚李誨，號叫葆齡，是湖南省的一位議員，又是湖南公報的總理。此時賀振雄正爲籌安會悶氣，剛巧遇見李誨來訪，不由得將恨他老兄的一肚皮悶氣轉而

看看兩個
好角色的
表情

所謂一母
生九子九
子各不同

移在他身上。所以見了李誨分外的冷淡。那李誨此時的心裏也有一肚皮的心事。因為他老兄這樣胡鬧。勸又不敢去勸。要想與他爭抗也得先尋一兩個好友商議。妥當纔好出手。於是想着賀振雄一團高興跑來領教。那知見了賀振雄看他這樣的冷淡。心中不免也起了疑心。他疑的什麼咧。哈哈。他疑賀振雄也入了帝制派。想必已知道他是反對帝制而來。所以擺起那時候補新貴的架子。分外的對他冷淡。於是二人自入坐後。默默的對着了半晌。彼此都不發一言。直待許久。還是賀振雄先說道。今天是什麼風兒把二哥括到這裏來。令兄如今熱心國事。咫尺青雲。想二哥也可以從此攀龍附鳳了。李誨一聽此言。不覺大喜。纔知道自己多疑誤怪了朋友。復暗想道。但是我的心事如今有口也難說。聽他的口氣一定疑我兄弟狠狼爲奸。我若急求辨白。恐怕他還疑我是假意。咧想了半晌。纔淡淡的答道。一個人的志向眼光。乃是從他本人性情上準定的。並不能與第二人相同。且不能因第二人的勢力可以變遷。世有傲象不能說沒有大舜。世有管叔。蔡叔不能說沒有周公。父子之過尚不相及。何況兄弟之間呢。豈有因一人不肖。便決定他合族都不肖麼。賀振雄聽他這番言語。也相信他不是帝

但不知當
時賀公之
心自己能
十分相信
否

新華春夢記 第一卷

二二

制派。但不知道他心中是否十分反對帝制。仍是不敢相信。便又用一番言語去偵探。道我也知道二哥不是那樣的糊塗人。只是你初來時。我正得着這個消息。所以把一肚皮氣都移到你的身上了。但是現在的國家存亡繫在一髮。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奸奴誤國人人得而誅之。我們既是中華國民。就這樣坐視不顧麼。我往往想到立國四千餘載。就害在皇帝兩個字上。自唐虞揖讓天下。謳歌可見中國的共和政體。並不專適用於現在。早已適用於五千年以上了。湯武征誅各爭權位。所以後來列國紛爭。人民塗炭。亂臣賊子充塞天下。試看秦漢以降。王莽攘位。曹操稱雄。司馬篡弒。以及六朝五代之禍。元有宗室之變。明有靖難之爭。與夫歷代予智自雄的君王。那一個不是你爭我奪。損人利己的。只可憐流的是小民膏血。破的是小民財產。那一部廿四史中。都被那些愚民的脂血染遍了。現在的國體改了。共和總算是人民有了一絲幸福。的希望。若再改換君主。豈不是又蹈故轍。況且現在的中國又恰在列強均勢之中。試問列國承認民國。經過了幾多日子。若是突然又改做君主。不但人心不服。必定要釀成大亂。就是那些虎視眈眈的鄰國。他正要利用這種擾亂。纔好逞他的野心。求他的

可算志同道合

不是真賀
振雄精細
正是作者
精細
確是李誨
口氣

到是一篇
好文章

大欲那時大局更不堪聞問了。我想將這些意見發表出來。一面。上書。肅政廳。請轉呈。大總統。一面。遍載。各報紙。警告國民。二哥。你看。這辦法。可以。行得。麼。李誨大喜道。羽堦。兄此舉。正合我意。我也。想將。四年。來。締造。民國的。艱難。困苦。一一。發抒。出來。並請。大總統。援照。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痛詆。宋芸子。勞玉初。王湘綺。倡言。復辟的。那篇。申令。所謂。民主。共和。載在。約法。邪詞。惑眾。厥有。常刑。嗣後。如有。造作。謠言。著書。立說。及開會。集議。以紊亂。國憲者。卽照。內亂。罪從。嚴懲。辦以。固國。本而。遏亂。萌。這些。話頭。來懲治。現在。一班。作亂的。國賊。你若是。發表。你的。意見。我便。也將。這篇。呈上去。看他。怎樣。答復。我賀振雄聽說。心中。雖然是。贊許。他細想。尙有些。兒。不相信。恐怕。他輕言。寡信。少年人。一時。高興。就完了。便激。李誨。一句。道。好。確是個。好事。你。不怕。開罪。於令。兄。麼。李誨當。卽。把。臉色。一變。說道。羽堦。你。把我。當作。什麼。人人。之一。生。大義。所在。我豈。能。違背。公理。狗。自己的。私情。你若。不相信。我就。卽刻。起草。說着。果然。將。長衫。脫却。二人。對座。在一。張書。桌上。各將。所說。的意思。一句。一句。的寫。出來。好在。這種。痛心的。文章。乃是。直書。己見。比較。歪着。良心。去做。劇。秦。美。新。那。一。派的。文章。容易。得多。不到。兩小時。的時候。二人。皆脫。

祇有二元
傷心雖然
不幸中亦
有無上然
若無中國
租界反對
當時報紙
帝制報紙
無有一能
存在者
寫印刷店
情形見得
權勢陰謀
躍躍紙上
此從旁面
着筆法

二人彼時
真可算熱
心志士

稿了。李誨道：「羽堦兄，你既是請肅政廳轉呈大總統，我這篇就直接上總檢察廳了。」二人商議既定，各自抄了數份，一面分送各報館，一面各投所欲投的地方去了。投過後，直候了三天，滿想大局必有一變，誰知各處仍是杳無聲息。再從各報紙上尋找，祇有順天時報揭載了出來，其他各報都沒見載出半個字。又從那民視報、亞細亞報上尋找，卻尋找出兩段時評，把他二人冷嘲熱罵的罵了一頓。這一來，把賀振雄、李誨二人氣得三尸暴跳，七孔生煙。當下便商議道：「兩廳沒有答復各報，又沒見揭載，一定是這羣蠢賊在那裏作祟。好在大街上印刷店很多，他們既能印刷宣言書，我們就不能印刷意見書麼？」主意打定，二人便又抄了兩份文稿，同尋找印刷店去。那裏曉得印刷店的經理一見這兩篇大文章，沒有不搖頭伸舌的，悄聲道：「小號不敢承辦，若問他的理由，却又都是含糊糊糊的，不敢說。」賀振雄與李誨直跳了兩天，尋了三四十家印刷店，都是這一種形狀，真耍得他二人有話也無處可談，有氣也無處可出。二人回到公寓，左思右想，想不出一種妙法。後來還是賀振雄想着了鋼筆板，便向李誨道：「我們何不用油印咧？」李誨猛然被他提醒，忙說道：「好極好極！我家現成有兩副，回去取來就成。」

了。說着披衣而去。不到三小時之久。果然買了兩刀毛邊紙。提着一副油印機器來了。二人赶忙吃了晚飯。關上房門。一個寫一個印。足足忙了一夜。第二天乃是八月二十三日。賀振雄與李誨二人便雇了四個苦力。攔在通衢大道之中。居然也就分散起來了。

賀振雄上肅政廳呈文

爲擾亂國政。亡滅中華。流毒蒼生。遺禍元首。懇請肅政廳長代呈大總統。嚴拿正法。以救滅亡。而謝天下。事竊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奸奴誤國。人得而誅。我古神州。四千餘載。君主相傳。干戈擾攘。萬民塗炭。四海瘡痍。稽披歷史。至爲寒心。自唐虞揖讓。天下謳歌。暨湯武征誅。人民殺伐。國無寧歲。民無安時。七雄相並。五霸競爭。秦吞六國。漢約三章。王莽出。光武興。曹操稱雄。司馬逞智。南北六朝。梁唐五代。陳后主。隋煬帝。武則天。安祿山。宋太祖。元世宗。明朱氏。清覺羅。各代君主。而今安在。惟留禍害。傳染中華。自古愚人相爭相奪。稱帝稱王。因一時昏迷。不誤徒博眼前虛榮。而遺子孫實禍。誠可憐而可哀也。在昔閉關時代。相爭相奪。猶是一家。今

則環海交通羣雄眈視一召滅亡萬劫難復叔寶全無心肝何至於此吾民國共和創造未及五載而沙場血漬腥臭猶聞人民痛苦呻吟未已我大總統手創共和力任艱鉅四年以來宵衣旰食劍寢履皇維持國政整理軍務削平內亂親睦外交不知耗多少心血費幾許精神始克臻此治理現方籌備國會規定法院整飭吏治澄肅官方惟日孜孜不遺餘力民生國計漸有秩序四年之間國是已經大定內外官吏誠能以國家爲前提輔弼鴻猷綏厥中土國力日見其發展國基日見其鞏固而謂吾中國不適於共和不能不用君主政體真狗彘不食之語也吾敢一言以告我同胞曰有吾神聖文武之袁大總統首任一期規模卽已大備若得連任國政卽可完全不十年間我中華民國共和程度必能駕先進之歐美稱雄地球况我大總統高瞻遠矚碩畫偉謀旣剷除四千餘載專制之淫威開創東亞共和之新國不獨人民頌禱馨香銅像巍峩卽世界各國亦莫不欽仰其威信何物妖魔竟敢於青天白日之下露尾現形利祿薰心熒惑衆聽嘗試天下貽笑友邦窺若輩之倒行逆施是直欲陷吾元首於不仁不義之中非聖非賢之類

蹈拿破崙傾覆共和。追崇帝制之故。轍貽路易十六。專制魔王。流血國內之慘狀。其用心之巧。藏毒之深。喻之賣國野賊。白狼梟匪。其計尤奸。其罪尤大。嗚呼。國之將亡。必有妖孽。妖孽者。誰卽發起籌安會之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諸賊也。振雄生長中華。傷心大局。明知若輩毒勢彌漫。言出禍至。竊恐覆巢之下。終無完卵。與其爲亡國之奴。曷若作共和之鬼。故敢以頭顱相誓。腦血相濺。懇請肅政廳長。代呈我大總統。立飭軍政執法處。嚴拿楊度。一千禍國賊等。明正典刑。以正國是。以救滅亡。以謝天下人民。以釋友邦疑義。元首幸甚。國民幸甚。謹上李誨上總檢察廳呈文。

爲叛逆昭彰。搖動國本。懇准按法懲治。以弭大患。事竊維武漢首義。全國鼎沸。我大總統不忍生靈塗炭。出肩艱鉅。不數月間。清室退位。以統治權授之。我大總統組織政府。定爲共和國體。人心之傾向於以大定南北。旣一我大總統就職宣言。曾經鄭重聲明。不使帝制復活。迨正式政府成立。世界友邦遂次第承認民國。三年五月公布中華民國約法。我大總統又謂謹當率我百職。有司恪守勿渝。三年。

十一月宋育仁等倡爲復辟之謬說。我大總統又經根據約法嚴切申誠國體。奠定既已炳若日星。薄海人民方幸有所託命。雖內憂外患尙未消弭。而我大總統雄才大略。碩畫宏謨。期以十年何患我國家不足比肩法美。乃國賊孫毓筠楊度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組織籌安會。其發詞中以共和國體不適用於吾國。情歷引中美南美諸邦以共和釀亂之故。指爲前鑒。主張變更國體。倡言無忌。似此謬說流傳。亂黨必將乘機藉以煽動。勢必危及國家。萬一強鄰伺隙利用。亂黨之擾亂坐收漁人之利。其禍何堪設想。當國體既定之後。忽倡此等狂瞽之說。是自求擾亂。與暴徒甘心破壞結果無殊。雖自詡忠愛。實爲招亂之媒。其罪豈容輕恕。贛寧之亂。雖爲暴民專制之徵。而我大總統命將出師。期月之內。一律肅清。迄今暴徒斂跡。政治悉循軌道。此豈中南美諸邦之所可企及。安得以此顛破共和。夫國體原無絕對的美惡。恆視時勢爲轉移。吾國今後國體果當何若。固不能謂其永無變更。但一日在共和國體之下。卽應恪守約法。不能倡言君主反對共和。以全國家之綱紀。且共和國家以多數之國民組織而成。卽迫於時勢之需要。有

改絃更張之日。則國體之選擇。當然由代表民意之機關。以大多數人民心理之所向。決之事勢之所至。自然而決。非少數妄人所能輕議。今大總統德望冠於當世。內受國會之推戴。外受列強之承認。削平內亂。鞏固國交。凡所以對內對外。不敢稍避險阻者。無非欲保全國家。今輕議變更國體。萬一清室之中。或有一二無知之徒。內連亂黨。外結強鄰。乘機主張復辟。陷我大總統於至困難之地位。而國家亦將隨之傾覆。該國賊等。雖萬死不足蔽其辜。伏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載在約法。邪詞惑衆。厥有常刑。嗣後如有造作譎言。著書立說。及開會集議。以紊亂國憲者。卽照內亂罪從嚴懲辦。以固國本。而遏亂萌。明令具在。凡行政司法各機關。允宜一體遵守。今楊度孫毓筠等。倡導邪說。紊亂國憲。未經呈報內務部核准。公然在石駙馬大街。設立籌安會事務所。傳布種種印刷物。實屬弁髦法紀。罪不容誅。檢察廳代表家國。有擁護法權。懲治奸邪之責。若竟置若罔聞。則法令等於虛設。法之不存。國何以立。誨懷匹夫。有責之義。心所謂危。不敢安於緘默。用特據實告發。泣懇遵照民國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立將

如此看來
文字之力
勝於鎗砲
此於翁所
以謂之爲
三千毛瑟

風起水湧

楊大人不
有定力大
媿爲籌安
會的首領

楊度孫毓筠等按照內亂罪從嚴懲治以弭大患民國幸甚民國幸甚

那曉得這兩篇文章印刷雖沒有籌安會宣言書的精良其魔力確比他宏大十倍分散之後那京城內外大官小民雖不敢明目張膽的議論長短但背地裏清夜捫心大家也覺得皇帝不是一個好頑意所以尋常反對帝制的看見了這兩篇文章大眾都說人心未死就是那被朋友所勸贊成帝制的或糊裏糊塗莫明其妙贊成帝制的或羨慕榮華去贊成帝制的一見了這兩篇大文章大家好像失了長城之倚還有那些口若懸河之輩尋常滿嘴的我皇我后此時亦似噤口的寒蟬了加着谷鍾秀徐傅霖楊永泰歐陽振聲那班國會議員在上海組織維持共和會還有那周震勳組織治安會接着古伯荃上維持中華民國意見書劉世騶梁覺輩紛紛上書反對帝制此風一動聲震天地把那皇皇赫赫的京華鬧成了個乍煥乍寒之象這時籌安六君子早已得了各處的消息便在西華門附近楊度所住的私邸中開了一個秘密談話會所到會者祇有發起籌安會的六人當時孫嚴劉李胡五人的神色都有些倉皇失措惟有楊度的態度仍是與平常無異各人到齊之後楊度便把各方反對的消息報告了一

直搗此輩
心窩凡官
僚派焉得
不爲之動
念楊大謀
到底有謀

在李燮和
之意若曰
大義滅親

番然後說道。這些無知的小子。真與他們辨論。不清想他們苦戀京華。所求的無非聞達。我們苦心苦意。鼓吹君主政體。雖然爲國。也是爲仕宦。關進身之塔。若輩不以爲德。反以爲讎。一味的任意胡鬧。真正是糊塗極了。只是這些無知之輩。我們却也不屑與他相爭。須知他們的性命財產。全都握在我們手掌心中。任他有何等高大的能耐。總要不上三尺高的法力。我們何必去睬他。說罷。笑了兩聲。孫毓筠接着道。哲子說得雖不錯。但是他們固不能大謀。却也可以小亂。知者自能辨黑白。不知者真可以因他顛倒是非。咧我們却也不能不略爲防備。此時李燮和道。這般無知小子。都是同我家那個不肯東西一樣。什麼防備不防備。咧鬧翻了臉。就說他們搗亂大局。煽惑人心。把他們當亂黨辦。這不結了嗎。孫毓筠連忙搖頭道。這却不可。本會現在萌芽時代。須要帶一副假道德面具去籠絡人心。纔是若一味用勢力壓人。豈不越顯得橫暴。更外叫人。家離心了。嚴復笑道。少侯真是念了幾聲阿彌陀佛。把個心腸念慈悲了。你須知道中國人那一個不是趨吉避凶。看風使舵的。不給他們一點點辣手。他們那知道害怕。咧況且他們是受憎壓力的。咱們若不敢傾人的家。蕩人的產。結果人的性命人家還說。

真所謂躊躇滿志

當時情事原不出利誘威迫而鼎沸直不若何把戲作者一覺破真不值一錢到底是小百姓苦

咱們沒有權力呢說得大衆大笑起來楊度道話雖如此說現在咱們做事乃是注重實行表面上不妨退讓一步好在我們是仰承聖意行事可以明目張膽高聲大喝若輩祇能藏頭遮面的亂哼我想現在表面處處的讓他暗地培植咱們的實力一旦羽毛豐滿振臂一呼怕不是萬山皆應麼胡瑛劉師培皆拍掌道此法極妙但是怎樣着手咧楊度道我想一面廣佈本會啓事只說本會宗旨純是研究帝制的學說與國家行政上無干一面將我們所抱的宗旨照着那篇宣言書通電各省一面由兄弟出名做一篇研究帝制的學說來抵制他們那些印刷物一面多遣同志四方去倡言帝制學說日久勢張自然他們不戰自怯了到那時肯就範的便用利祿去引誘他不肯入彀的再用武力對待大衆聽說都道此說極妙事不宜遲我們就趕快去做罷於是散了會各人分頭做去了不到三日果然京都各報皆載出皇皇帝制的學說來了那通衢巨市茶坊酒肆中居然也有一般歪嘴斜眼的先生大言不慚鼓吹帝制起來好像許多癩狗狂吠一般攪得個盲風怪雨日月無光可憐把那些苦百姓直吵得終日惶惶也不知道怎樣纔好正是

片紙文章驚海內 一羣蜂蝶爲花忙

評

我於袁氏謀做皇帝之時曾經說過一句奇話。說是袁氏想做皇帝。是中了前清時捐官的餘毒。蓋袁氏有了錢。所以異想天開。要捐一個皇帝做。殊不知現在的世界。雖然是金錢萬能的時候。然而萬難買盡。買絕的是普通人的一顆良心。袁氏雖然右手拿金錢。左手拿祿位。向着衆人買那顆良心。也只是少數渾蛋。肯與他交易。稍爲明白點事理的那裏。肯上他的當。便是已將良心賣給袁氏的人。又何嘗不自己明白。賣得不該。所以楊度研究帝制學說的文章。不能夠自圓其說。而六君子等聽得賀李等反對之聲浪。而一齊失色也。

賀李二人。於籌安會帝制高唱之時。輒敢舞文弄墨。履虎尾而批龍鱗。膽子可謂不小。較之我輩。躲在上海做兩篇諧談小說。罵罵老袁。真有上下床之別。

賀李想印刷意見書。竟沒有一家敢承攬這筆生意。可見帝孽聲勢盛。張威風凜凜。

賀李意見書各報館都不肯登載。大皇帝先聲奪人。一至於此。然而順天時報。却又登載出來。以總統皇帝之殊威。不能行之外國使館界內。豈不可憐。豈不可笑。但國家威信不待再三警告而已。喪失殆盡。遂爲外人輕視之。第一大禍根來日大難遺害已甚。袁氏之肉其足食乎。

第三回 徐閣老隔牆聽諫友 羅廳長託病暗辭官

可憐吾國
官廳何一
不是棲流
所於肅政
應乎何責

話說中華民國四年袁大總統秉政的時節。召集了許多往年舊雨故國遺臣參政院裏安插不下。了便另闢了一個棲流所。定名叫做肅政廳。凡在肅政廳的人員。就叫做肅政史。這肅政史的職務。乃是仿古代御史臺諫之意。名雖專彈劾。那些貪官污吏。實則坐着一條冷板凳吃飯睡覺而已。所以創設多時。並沒見彈劾甚麼人。更沒有甚麼驚天動地的案子。後來有幾個庸中佼佼。彈劾那葉恭綽張弧五路財神一案。走上來。雖是雷厲風行。誰知到結局的時候。也不過是曇花一現。始終沒鬧清白。雖然他們的力薄如綿。爭奈世道羊腸。就是絕大英雄也。沒有用武之地的。喲。其時合廳的羣僚大

左右作人
難正是當
時肅政史
情形可發
一噓

真會用湯
頭藥
更挖苦更
刻毒

半因此就抱着一個得過且過的主意自從籌安會發現之後聲振九京老少婦孺沒有不曉得袁大總統要做皇帝各肅政史也明曉得這事不是蛇影杯弓但是要提起彈劾案來又恐怕開罪當軸正在躊躇之際可巧賀振雄進了一件呈請彈劾籌安的意思見書並且引證袁大總統嚴訓倡言復辟的申令字字公正皆是愛國之言接着又收到二三十件意見書都是與賀振雄一鼻孔出氣大衆看到這裏勢在不能粧聾復想到這種問題有關國體又不敢冒味用事左思右想大衆開了幾天研究會便朝着都肅政史莊蘊寬身上一推請他去謁見徐相國探聽政府裏的真象這時大衆的用意是想探一探政府裏的口風果真是反對帝制大衆便鳴鼓而攻若是厭棄共和就只有抱啞口不言的政策了這次大衆公推莊蘊寬代表的用意乃因莊蘊寬是官場中的新進不甚顧念前程遇事也膽大敢爲所以把這個悶葫蘆推他去打那莊蘊寬果然是肅政廳中的霹靂火一見公推他做代表他便挺身說道鄙人蒙諸公不棄公推代表謁見徐相國探詢政府的意旨但依鄙見不如聯名彈劾籌安會爲妥果政府有所護庇我便直接彈劾政府像這般不良的黨會實在足以傾陷國家我輩職務所

看他口風轉得這般快可見莊頭真是滑頭作者謂之爲霹靂火其調坎莊公不少讀者勿爲讀者瞞過

新華春夢記 第一卷

三六

在豈能再仰承政府的鼻息受國人的唾罵呢。大眾聽了他這番言語，都面面相覷，沒有一人敢接應一聲。莊蘊寬這時也覺得大眾的意思不甚與他同意，便轉過口風道：「這不過是萬不得已之舉，稍有一線的餘地，我們還是從退步着想的。這時大眾同道思緘，這句話說得極是。我們當這種的潮流，祇好是得將就便將就些了。說畢各自散去。莊蘊寬懷着一肚皮的悶氣，回到寓所，獨自捫心細想，到底噤不住寒蟬之口。當時就拈起一隻禿筆，洋洋灑灑做了一篇彈劾籌安會的書子。次日清晨，一面將書子繕畢，封遞總統府，一面仍是用代表的名義去謁見徐相國。恰好徐世昌方在休憩的時分，忽見傳達的家丁進來稟道：「都肅政史莊大人請見。」徐世昌一聽莊大人請見，便將雙眉一縐，抬起右手向腦袋上抓了幾抓，慢慢的說道：「請罷。」那傳達的家丁奉命退至塔下，高叫了一聲：「請那八尺屏門早已格噠一聲。」從當中關開了。傳達便高高舉起手中拿的那三寸長的白紙名片來，在前面引導。莊蘊寬一步一步的緊跟在後，一直上了台階，向東一轉角，穿過花廊，便到了一個小客廳。那傳達挑起門帘，讓蘊寬進去了。傳達便退出去了。莊蘊寬仔細看去，這客廳原來是個坐北朝南，小三開間的敞廳。地

寫徐氏廳
中絲繡之
畫李鴻章
之聯屏潤
庠之寫真
大律例
東華錄種
種皆非閒
筆中有陽
文章含蓄
法也

面雖然不甚寬大。打掃得尙屬潔淨。廳之中央懸一軸清季慈禧太后御筆所繪淡墨菊花的小條幅。兩傍鑲一副李少荃所書的（大富貴亦壽考。善道德能文章）六言。捶金聯東壁。懸了八幅陸潤庠楷書寫的朱子家訓。西壁懸了一架金鑲四尺的玻璃鏡。鏡內嵌的是相國五秩真容。乃是清季的衣冠煌煌。翎頂廳中央橫列一張大理石炕床。漢鼎秦甌。排列滿案。炕側分設八張紅木太師椅。椅上的鋪墊全是半新半舊的大紅嗶嘰。東邊沿窗之下橫設一張紫檀籤押桌。桌上文具全備。橫頭尙堆着兩部木板書。莊蘊寬隨手翻來一看。一部黃緞籤條的。乃是大清律例一部。乃是十一朝東華錄。莊蘊寬正要往下翻去。忽聽門外橐橐的一陣履聲。門帘一掀。徐世昌已一步一步踱進廳來。二人相見。各行了一個常禮。徐世昌便讓莊蘊寬上炕坐。復又行一個送茶禮。二人纔交談起來。彼此又寒暄了幾句。莊蘊寬說道。日來外邊發現什麼。籌安會相國可否曉得麼。徐世昌一聽。把兩條白眉毛一縐。想了許久。答道。彷彿聽說是楊哲子孫少侯他們創了一個會。不曉得可是這會嗎。莊蘊寬連忙應道。正是這會。徐世昌便拈着鬚鬚笑道。籌安是很好的事呀。現在內憂外患。擾攘不寧。難得有他們熱心君子出

寫徐氏於
籌安會以
知莊不寬
答似紈灼
辭旨閃灼
筆勢異常
靈活

來籌安真是邦人的幸福了。莊蘊寬說道：聽說是借着籌安二個字的好招牌。實地是鼓吹帝制。徐世昌聽說急忙答道：帝制也罷。王制也罷。祇要實在能籌安。就是我們的幸福了。莊蘊寬着急道：聽說他們這樣的籌安。已有許多國民出來反對呢。徐世昌把臉一變道：他們反對籌安。豈不是有意搗亂麼？莊蘊寬見這話一時說不明白。決計不往下再說。於是心中又添了幾分悶氣。勉強敷衍幾句。便告辭出來。一路上暗想道：怨不得人說入了宦海。好似進了阿鼻地獄一般。若照這樣的生涯。我真情願回家討飯。這次彈劾無效。一定辭職回鄉。主意拿定。也不往肅政廳去報告了。按下不提。再說徐世昌自送莊蘊寬去後。便回到籤押房內。獨自暗想道：這事實在有些奇怪。若說他們實在是爲國籌安。咧。恐怕他們不見得有這樣熱心。若說他們借着籌安兩個字的招牌。暗地裏鼓吹帝制。豈不怕蹈了宋芸子、勞玉初、王湘綺輩的覆轍麼？況且這做皇帝的人。又是推戴誰呢？難道說項城他心竊位嗎？嚶。不但說對不住一般的共和國民。恐怕也對不住隆裕太后。宣統皇帝。那一番委托。罷轉又想到自己道：我年逾六秩。總算受清室的厚恩。如今身事兩朝。我已自覺臉厚了。當真要逼着我做老馮道麼？我却

要。到。府。裏。去。打。聽。打。聽。果。然。他。們。是。這。樣。的。籌。安。我。決。計。不。做。這。太。平。宰。相。想。罷。便。招。呼。伺。候。當。即。換。了。一。套。常。禮。服。直。謁。大。總。統。去。了。接。說。徐。世。昌。剛。走。到。懷。仁。堂。階。下。迎。面。撞。見。一。人。穿。着。一。身。大。禮。服。自。懷。仁。堂。裏。出。來。仔。細。一。看。原。來。就。是。楊。哲。子。徐。世。昌。便。退。後。幾。步。避。了。過。去。此。時。心。中。也。就。有。些。明。白。了。慢。步。走。上。石。階。又。聽。見。室。內。一。陣。笑。聲。知。道。室。內。尚。有。客。便。在。室。外。尋。找。一。個。避。靜。的。所。在。暫。且。坐。下。那。總。統。府。裏。的。侍。衛。因。爲。徐。相。國。一。嚮。是。自。由。出。進。的。故。也。不。去。理。會。他。停。了。一。刻。徬。徬。有。一。個。口。操。安。徽。廬。州。府。土。腔。的。老。者。笑。道。要。做。皇。帝。四。爺。又。到。不。着。你。的。分。上。了。我。李。家。要。做。幾。個。皇。帝。還。不。能。麼。要。曉。得。外。交。上。強。鄰。虎。視。誰。肯。讓。你。做。太。平。天。子。嚙。況。且。國。體。已。共。和。了。四。年。無。論。他。良。與。不。良。國。民。已。曉。得。這。國。家。乃。是。人。人。所。共。有。的。了。再。說。清。帝。遜。位。乃。是。尊。重。共。和。日。前。倡。言。復。辟。的。先。生。所。以。受。人。攻。擊。也。是。因。爲。破。壞。共。和。的。還。有。各。方。的。黨。人。誰。不。說。你。謀。爲。不。軌。你。果。真。做。了。這。事。豈。不。更。受。人。家。的。唾。罵。麼。四。爺。我。看。你。年。紀。不。大。也。有。五。七。歲。了。論。富。貴。咧。我。的。骨。頭。自。然。沒。有。你。的。重。啦。若。論。交。情。你。我。總。是。騎。竹。馬。踢。泥。球。就。在。一。處。的。你。不。要。恃。着。小。站。練。兵。幾。十。年。的。勢。力。若。鬧。這。個。

的是老奸巨猾的
口吻袁世凱
用此老
果用此老
之策我們
小百姓可
就糟了糕

總不是人的
毫無過處

頑意兒恐怕祇有幾個傻瓜跟着你做狗芝泉華甫輩未必能輕意贊同罷就是他們也贊同了若違犯現在的民心羣起攻擊雖築秦始皇的萬里長城也怕不能抵擋呢四爺你要曉得西楚項羽雄霸一時威武蓋世後來被困烏江徒帥領八千子弟終不免仰天長歎那時項羽祇有沛公一人與他爲敵尙且如此何況與全國之人爲敵呢據我看來還是實行開明專制擁着兵權做一輩子的大總統穩當些至於將來審訂憲法我們約幾個老友想個變通法兒就是了若爲兒孫計那金匱裏面又何嘗不能傳代你又何必爭那皇帝虛名做萬人之敵呢又停一刻彷彿另有一人歎了一口長氣徐世昌一聽便知是袁世凱的口音復聽接着道九爺別人不明白我的苦心你還不明白麼外邊風風雨雨誰不是幸災樂禍那裏能處處的相信呢人都說我是個梟雄人都說我有稱帝的野心殃民誤國你想我辛苦了幾十年且有人說我五十八歲難得過我今年五十七歲了我豈肯違背民意去害國麼這皆是一般亂黨暴徒有心煽惑的就說我不是愛國不顧民意難道我一個人的身家性命子孫財產也不顧嗎你看我家老大自從落馬之後就得了一個腦病老二整天同樊樊山易實甫葉德輝

確是袁世凱背後的說
李經羲的
話袁世凱
當時原直
以老李爲
有瘋病者
偏說沒有
野心

在一處鬼混。簡直是得了一個名士迷。老三完全是個武夫。那裏懂得政治。至於以下的。全是少年祇曉得靠着老子享福。你想就是我有野心。也是想做千秋萬世的事業。我又豈肯學秦始皇一傳而斬麼。復聽那老者淡淡笑了兩聲道。這纔是大總統。聖明說畢。又叙了許多閒話。那老者便告辭出室。徐世昌此時等得不耐煩。剛要跨步進室。恰好與那老者相撞。徐世昌定睛細瞧。那知不是別人。乃是合肥李仲仙。心中暗道。怪不得他侃侃而談。我說沒有別人。敢在總統面前這麼樣放肆的。二人相見。對行了一個常禮。分頭而散。這時徐世昌入室。見了袁世凱之後。他兩人雖是多年的好友。確不似李仲仙那樣的自如。袁世凱靠在一張矮脚躑椅上。手中拿着一支雪茄烟。旋吸旋說道。剛纔李九爺進來。又發了一陣瘋病。別人說我有野心。尚可如今他也生了疑心。菊人你看可笑不可笑。徐世昌慢慢的答道。卻也不能怨他。實在外邊鬧得太不成話。說着。便將莊蘊寬所說的話。述了一遍。袁世凱聽完。兩眼向着徐世昌狠狠的看了一回。復把眼光移到雪茄烟上。冷笑了兩聲道。莊思緘你去勸他好好的吃一盃太平飯。罷就是要想陞官總好商議。又何必走這條路呢。他前幾天曾遞了一封彈劾案來。是

活畫

說旁人都
有瘋病却
不知道自
己瘋病正
更欲寫此
世凱瘋病
是背瘋病
用背瘋病
粉醉人直
如醉人直
說己醉則

專彈劾哲子他們組織籌安會我真可惜他一副好神經用得未免太小了我那裏得暇買他這本賬呢若說哲子他們研究什麼君主民主主要知近數年來這種言論也算老生常談雖沒有開會討論之舉然耳聞已熟不必措意今自從歐戰發生世界的眼光又爲之一變加着墨西哥黨爭殘殺之事所激刺遂引起中外留意於新造民國的利害了哲子他們本來是一羣書獃子偶爾聽見古德諾發生君主利於民主的學說他們便研究起來這不過研究學說並沒有見諸實行就是歐美文明國的法律也沒有干涉的必要徐世昌道總統雖說狠是無奈現在外面發生許多物議人民羣起反對並有說是總統示意的所以不敢不來請示辦法袁世凱便把臉色一沉轉又微微的笑道菊人你難道也得了瘋病麼想我自小站練兵之後歷經戊戌庚子辛亥癸丑之變一點私心無刻不從國家人民上着想現在我處的地位不應多管閒事若論共和的原理當然以大衆之心爲心大衆贊美民主我自然隨之大衆若贊美君主我也不敢反對話從短處說罷我的心思皇帝既非我所願總統亦非我所戀洎上秋水無時去懷無論他們作何主張與我有什麼關係說到這裏便吸了幾口雪茄烟喝了

其醉自見

此番議論
袁世凱所
必有為之
極力爲之
傾倒而出
將袁氏心
肝全行披
露不第照
膽秦鏡

恐怕他不
真糊塗

兩口茶。又想了半晌。道：雖然在我固有身家性命之觀念。不能置諸度外。在全國人民各自也是有身家性命。他們研究永保安全之法。也在情理之中。這是四萬萬人生死。的問題。我又怎敢過問呢。至於地方上秩序。請放寬心。癸丑那樣的利害。轉眼也就太平了。還怕他們在肘腋之下。動干戈麼。說罷。大笑了一陣。變過猙獰。可怕的臉兒來。徐世昌這時也看破袁世凱幾分用意。了復岔了幾句閒話。便告辭出堂。轉向辦公處。逛去時。已下午四時一刻。辦公處各部人員。皆已散去。惟有司法總長章宗祥一人。在案前坐着。徐世昌一見。便問道：仲和。怎麼這時還沒走呀。章宗祥道：纔有一事。要與桂莘商量。那知桂莘業已去了。今想專待相國來。請示辦理。徐世昌急忙道：豈敢。豈敢。是商議什麼事呢。章宗祥道：今晨總檢察廳長羅文幹親呈一件。李誨呈請干涉籌安……

剛說到安字。徐世昌連忙搖頭道：莫說了。罷。莫說了。罷。現在的司法可憐。只算掛了塊空招牌。自顧都不暇。還敢爲閑事。拿着雞蛋與石頭碰麼。真算是不識時務。你勸他從今以後。多吃幾盃大米飯。少管些閒事。包算是一個長壽星。章宗祥聽了這番話。分外的糊塗。不知道怎麼回答。纔好。停了半晌。徐世昌接着道：剛纔總統受了李老九幾句

當時這些人都是我猜的

人民存亡還算得個大帽子此後一句正是種伏

言語一肚皮悶氣幾乎向我的頭上發洩。便將袁世凱所談之話，並隔牆所聽的話，細述了一遍。又道：仲和你看，還能多管閑事麼？章宗祥聽了這番言語，纔明白袁世凱的用心。徐世昌發牢騷的用意，便站起身道：既是如此，晚生回去叫他少管閑事就是了。徐世昌也站起身來，笑道：好極好極。說着二人散去。且說總檢察廳羅文幹，自接着李誨的意見書，當時大怒，痛罵楊度、孫毓筠幾個人，爲誤國之賊，懷着一腔憤氣去謁見司法總長。心想：趁此殺他幾個，可以除國之蠹也。可爲司法界生輝。誰知一見了章宗祥，他總是搖頭說：不容易說。擔代不起。羅文幹便變色與他力爭。到後來說得不能解。決。章宗祥還是要與內務總長去商議。羅文幹無法，只好再等一日。到了第二日黃昏時候，羅文幹實在忍耐不住，便向章宗祥寓所來探信。可巧章宗祥纔從辦公處回來，見了羅文幹，就把雙眉繃起，道：我說是狠不容易。今天並未遇見桂莘，恰好遇着菊老，便把徐世昌所說的話，又重述了一遍。復道：你想這是什麼好事？大總統尚且拿人民存亡的大帽子來壓人，我們若是反抗，豈不是謀叛麼？羅文幹聽了此話，當時氣得臉上變了灰白色，半晌答不出一個字來。停了許久，便忍着氣告辭道：廳長回去，此後關

惜乎當時
帝制派諸
人靈機都
一點不動

羅文幹可
算潔身而
退

於這類文件一概不納。就是了。章宗祥迎着道：「可以去理他。」羅文幹悶悶的歸來。胸中那口怨氣總發洩不出。捶牀搗枕。鬧了一夜。沒曾合眼。直到天色將曙時。靈機一動。大笑道：「我真馱了我。雖無力治國。難道我也無力治身麼？天下之大。何處不可容身？我又何必在這種惡風浪中吃這盃受罪飯呢？這時不覺大喜。急忙披衣下榻。盥洗已畢。就拈筆草了一封請病的書。說須赴天津就醫治病。專差送到辦公處。暗地就檢點行囊。準備遠遁。不到半日。果然見回批已准。便挈領眷屬。微服出京。從此脫却樊籠。一帆南下。正是：

亂世已無醫國手
穢都竟有掛冠人

評

李仲仙倚老賣老。當面放肆。只因老袁是少荃。一手提拔出來。諒他不敢怎樣。若徐菊人則做此官行此禮。自然不敢與老袁硬挺。可憐東海虛與委蛇。甯及少川。決然遠行。

司法爲世詬病久矣。而羅文幹偏欲於舉世波靡之中。盡他的職務。亦可謂不識

時務之至然而人格之保存者不少掛冠而去賢於伴食遠矣

▲第四回 夜漫漫楊杏城建白 情脈脈梅蘭舫傳紅

話說北京鐵獅子衛衛有一座大廈氣象巍峩好似奇峯突出萬山皆小再看那瑤臺瓊室桂殿蘭宮無處不是金碧絢目加着許多虬松古柏蔽翳天日說不盡那些光懸寶露之壇影絳明霞之閣再向正門看去儼然就是古代的王府金輝獸面彩煥螭頭左右的武衛足有百數十人荷鎗排立那一種赫赫的威嚴真叫人望着豔羨看官可曉得這是什麼地方呀哈哈也不是秦始皇的阿房也不是董太師的郿塢也不是隋煬帝的迷樓乃是中華民國的總統府有一日寒砧未歇玉漏初沈雲暗長空天黑如墨登高遠眺祇見萬家燈火條明條滅天街寂寂已是夜闌人靜忽見總統府內東院廂房從茜紗窗裏透出灼灼的電光映着椒壁珠簾燦爛奪目原來這就是袁大總統的休息室也是他的秘密辦事處且說袁世凱晚餐用罷便往七姨太太房中過那照例入口的阿芙蓉癮吞雲吐霧之後精神大振便帶了四個親信內尉一直向秘密辦

袁氏一生
就無在詭
詐無在騙
用其秘密
手段挾
其心

寫得袁氏
父子鬼鬼
祟祟

此數話妙
極見得袁
世凱此時
急色兒情
况

事處而來。此時正是夜闌人靜之際。剛走到檐前。忽覺室內電光一閃。見有一個黑影迎了出來。袁世凱當時大駭。急忙倒退了幾步。不料黑影已站在身傍。低低叫了一個爺字。袁世凱這纔略定一定神。道：克定，你怎麼就回來呢？說着，父子二人同進了秘密辦事處。袁世凱隨身躺在一張神仙榻上。內尉泡了兩盃碧螺春，進呈上來。各退出室外去了。袁克定這時拖了一張矮腳皮椅，坐在乃父榻前。袁世凱便抬頭向着門前窗下瞧了一遍。方問其子道：他們究竟進行得怎麼樣了？克定答道：現在天天的開談話會。正在研究將來實行的辦法。昨有賀長雄曾到哲子寓所。他對於這事極熱心。並且說將來的外交。他可以竭力援助。袁世凱聽罷，向着袁克定笑了一笑道：將來的外交。我是早有把握。有賀長雄既這樣的熱心。請他照着古德諾從文章上鼓吹鼓吹。就是幫我的大忙了。遲遲又道：怎麼他們忙了這些時。還是天天開談話會呀？我生平做事。就不曉得什麼叫做研究。祇問我的主意定與不定。就是了。噯。靠着人家做事。總是艱難。袁克定見他父親有些等待不及的意思。急忙接着道：前幾天他們已用團體的名義。通電各省的長官。今晚已接到十一省的復電。極表同情。並且說人民望治之心。

袁克定說得
活龍活現
老子說得
多又生出許
妙文

老奸小
弄人慣
起下文
絕妙技

極。重。果。能。恢。復。帝。制。一。國。治。安。他。們。就。毀。家。傾。產。也。是。情。願。的。袁。世。凱。笑。了。一。笑。道。紙。上。的。墨。花。寫。得。好。看。罷。了。話。未。說。完。忽。見。一。個。內。尉。進。室。稟。道。楊。士。琦。楊。右。丞。請。見。袁。世。凱。道。好。極。我。正。想。去。請。他。與。我。趕。快。請。進。來。罷。袁。克。定。急。忙。起。身。又。進。來。一。內。尉。把。皮。椅。撤。開。不。多。時。那。傳。達。的。內。尉。引。了。一。個。官。員。進。室。年。紀。約。在。五。十。來。歲。身。幹。也。不。過。高。生。得。滿。臉。油。光。橫。着。兩。道。掃。帚。濃。眉。配。着。一。對。三。角。眼。中。懸。獅。鼻。紅。得。如。狗。腎。一。般。八。字。黑。鬚。茸。茸。如。草。兩。顴。酒。刺。長。得。幾。乎。不。見。皮。肉。穿。一。件。二。藍。寧。綳。的。夾。袍。外。加。一。件。天。青。緞。子。長。袖。馬。褂。足。蹬。一。雙。粉。底。岔。口。青。緞。快。靴。跨。進。門。檻。走。了。幾。步。俏。步。搶。到。袁。世。凱。面。前。仍。照。清。季。的。舊。禮。請。了。一。個。安。復。向。着。袁。克。定。二。人。對。施。了。禮。這。時。內。尉。已。呈。上。一。盃。茶。來。袁。世。凱。急。忙。讓。道。請。坐。罷。請。坐。罷。杏。城。你。怎。麼。這。時。候。還。沒。睡。真。算。是。爲。國。勤。勞。未。免。太。辛。苦。了。罷。說。畢。又。大。笑。了。一。陣。這。纔。各。自。歸。坐。歇。了。半。刻。楊。士。琦。便。從。袖。裏。掏。出。一。封。紅。簡。雙。手。呈。上。袁。世。凱。接。着。折。開。一。看。乃。是。楊。士。琦。自。己。所。上。的。說。帖。袁。世。凱。捧。着。纔。看。了。幾。行。道。好。呀。民。意。自。然。要。緊。的。又。看。了。幾。行。道。對。呀。書。生。做。事。倒。底。不。佳。看。畢。便。將。手。摺。兒。給。與。克。定。又。躺。在。那。神。仙。椅。上。向。楊。士。琦。伸。出。大。拇。

此番帝制黑幕中出謀活劇開黑幕策楊士琦居多却畫策稍露不居極力寫迹所嶠之犀也

指道你真算是工謀善慮者我方纔聽了克定之言幾乎沒把我氣死你想楊哲子他們結了那個會還沒有清理出頭緒來已鬧得滿城風雨直到今朝還在那裏開談話會你看他們可有一點用麼我若是做了劉沛公還不屑拏他們的帽子來撒尿呢楊士琦聽說假意的寬慰道這也不能怪他們他們本來年輕做事並沒有十分的經驗祇跑了一趟外國學了幾句口頭禪朝夕掛在嘴上那能辦這樣的機密大事莫說這幾位先生就如張儀蘇秦之流也祇能算兩個辨士又道本來伏龍鳳雛古今能有幾個呢若辦這樣重大事仍得行總統素日懷抱的那做事貴有經驗的主義從心信的老輩中選幾個富於經驗的出來負責自然就妥當了袁世凱聽說到這裏急忙搖手道你再也不要提起現在的人心大變朋友越老交情越薄經驗越多辦事說話就越油滑前幾天不知這事的風聲怎樣傳到李老九耳朵裏去他便氣憤憤的跑進來劈頭就教訓我一頓說什麼要做皇帝他家早做了幾十年的瘋話活活把我氣煞不過到後來還說兩句正經話說要在憲法上設法這一句却把我提醒我如今就托他辦這個事兒這還好的又有徐菊人如今也學油滑了那一日他替莊思緘來做偵探

從袁氏口
中述數人
恰合各人
身分

談諧雜作
文境已爲
化工

是我唱了幾句佯腔那知就得罪了他昨日我特特召他進來試問他的國家大計你猜他說了幾句什麼話哈哈他居然沒頭沒腦向我背了兩句四書說什麼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杏城你想可是要氣煞人這還不十分可恨最可恨的我那老夫子張耆老他一味擺出老夫子的架兒老氣橫秋信嘴亂說自從這事被他曉得了他也跑了進來板着一副老臉隨口的冷嘲熱罵我只好當作耳邊風也不去與他計較前天他又跑了進來開口便問我對於帝制的意見如何我就說身己負國民的委託不能參預帝制他說萬一由國民公推總統做皇帝又應該怎樣呢我說我如今身爲總統已是犧牲我一身了怎忍再犧牲我的子孫呢果然如此我便往英國倫敦一跑好在我已於英倫置有薄產一盤稅糠淡飯尙可以禦飢可恨耆老仍嘵嘵不休說大總統若不俯順輿情做皇帝豈不置生靈於塗炭麼我這時狠不耐煩勉強說道中國有皇帝資格的狠多第一是宣統帝第二是衍聖公若從明裔算起內務總長朱啓鈞直隸巡按使朱家寶浙江將軍朱瑞皆有做皇帝資格何必要我呢這時他淡淡的俏皮了我一句道然則唱京調小生的朱素雲也有皇帝資格了真要得我半天說不

吞吐得妙

好人才

出來。嚶。如這班富於經驗的先生。我真是見着頭痛。楊士琦道。人也不可一概而論。若總統廣羅人才。數十年難道就沒有幾個人忠於所事的麼。袁世凱便拈着鬚鬚。想了一想。搖頭道。燕蓀他……袁克定急忙接着道。燕蓀的野心太大。從前他做鐵路局長的時候。節大權。獨攬幾有橫覽四海。惟我獨尊的氣概。加着近來路政參案。他還隱恨在胸。若再去用他。恐未必肯爲我用罷。袁世凱聽罷。將頭點了幾點。方要接說。楊士琦便搶着道。燕蓀的手段。雖然陰狠。但是對於總統與大公子。尙不敢十分放肆。凡事不可過於苛求。若說燕蓀尋常對於我意見。本不相洽。但爲國事計畫。我萬不能因個人的意見。淹沒人才。辦大事者不可拘泥小節。用人祇要明白他的長短處。操縱得宜。就是大奸大滑。不怕不入我彀中的。袁世凱聽到此處。忽然跳了起來。笑道。杏城這話極是。我雖未必如沛公。你真不讓子房了。但是怎好去找他呢。楊士琦把雙眉一縷。細細的想着。道。須用無形的法子。聯絡他纔好。復向袁克定道。這事還要大公子做個轉圜人。袁克定聽罷。臉上似有不情願的樣兒。楊士琦當時業已看出。便冷冷的道。用人以詐。大英雄所不能免。試問。哲子少侯。忽而維新。忽而尙舊。忽而君主。忽而共和。果能矢心。

互相借用
寫盡一般
小人結合
歎的行徑可

新華春夢記 第一卷

五二

爲大總統用麼大總統又果恃若輩爲長城麼一言以蔽之不過互相借用罷了這互相借用之際那力強者用人力弱者用於人全在各人手段古今來賢人哲士大家嘴裏掛着兩個字的假道德誰肯真拿肝膽來共事啣梁燕蓀手段雖猾氣量尙卑自從此次失意之後朝夕如雛兒失乳一般若公子於無形中略加些兒顏色彼必可粉身圖報藉贖前愆的這一番話說得袁氏父子大喜袁世凱急忙道一定是這樣辦法克定你可以同楊五爺商量做罷袁克定聽了便答應了一聲是復接着說道兒子還有一事請示現在帝制的呼聲日高一日外邊許多反對黨觀望派都說恢復帝制之事乃是兒子慫恿的兒子這幾天也不敢到會裏去了今想假說養病搬到西山去住幾天暫避各方的口風暗地裏也還可以做事袁世凱笑道這却不錯你三兩天就搬去罷楊士琦也笑着道若這樣辦法分外的好去與他接洽了三人計較已定忽聽壁上鐘聲鏗鏘鏘已敲了三點袁世凱站起身道天氣不早我們明天再談罷當下散了約莫過了三五日袁克定果然搬往西山暫且休提再說梁士詒私邸乃在甘石橋當他得意的時候每逢禮拜六這一天公事辦畢必高謙住京的一班要友謙罷必狂

財神門口
焉得不是
仙界

寫勢利場
中薄像入
其中者特
不之解了
好手段錢
多手段自
然高

裁縫滅盡
針線迹

賭盡興。或是麻雀。或是牌九。或是攤寶。或是撲克。若遇着極高興的時節。必用電話打到八大胡同。招幾個名妓來侑酒。或者在舞臺茶園裏面。尋找幾個花旦女伶來取樂。燈紅酒綠。鬢影釵光。每到夜闌人醉之際。大家都彷彿已登仙界。不在人間。誰知天理循環。物極必反。忽然交通大參案。發現電掣風馳。鬧得聲勢頗大。梁士詒也明白此次的參案。非比平常。趕緊縮小了局面。不再自豪。那一班耍客聽這風聲。也便裹足不前。都怕被他牽累。於是車馬盈門的梁府一變。又可以羅雀過了幾日。那參案的風潮。被梁士詒略用些須手段。漸漸的就平息下去。梁士詒這時。又要高興起來。那料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首先是肅政廳一處彈劾。忽然又加上一個平政院。一劾再劾。風聲分外的利害。梁士詒也明白。其中必有人與他爲難。但只聽得雷聲不見風雨。此時梁士詒好像落在五里霧中。不明白大總統對他是什麼意見。要想派人去探聽消息。苦總統府裏沒有靠得住的人。想了許久。忽想到楊五爺身上。轉又搖頭暗自道。靠不住。靠不住。復又想道。除却他又沒有第二人呢。我不如派人去試探一回。再說想定。便派了一個親信的朋友。專謁杏城。當晚他那親信朋友回報道。杏城說這案全是出在上意。

金針暗度

鎖骨三百
週身骨節
六十骨節
此節連鎖
用文亦全
故愈見筋
脈動搖

極。峯。對。於。這。案。的。意。思。頗。堅。決。實。在。沒。法。維。持。必。定。要。疎。通。極。峯。的。意。見。只。好。去。尋。芸。臺。大。公。子。或。者。可。以。轉。圜。梁。士。詒。一。聽。這。話。半。晌。不。答。直。等。到。那。親。信。的。朋。友。退。出。之。後。便。咬。着。牙。齒。狠。狠。的。罵。道。楊。老。五。我。看。你。可。能。一。百。年。不。下。臺。罷。明。知。我。與。袁。克。定。意。見。不。合。反。來。叫。我。去。央。求。他。這。不。是。拿。人。開。頑。笑。嗎。哈。哈。梁。士。詒。本。來。是。一。個。有。作。爲。的。刁。鑽。古。怪。鬼。精。靈。這。一。時。却。是。攢。進。人。家。的。葫。蘆。裏。去。了。再。說。楊。士。琦。自。那。夜。與。袁。氏。父。子。密。談。後。朝。夕。祇。想。牢。籠。梁。士。詒。的。法。兒。這。一。日。正。是。袁。克。定。搬。往。西。山。養。病。的。前。三。天。仍。是。他。三。人。坐。在。一。室。內。閒。話。楊。士。琦。忽。然。向。袁。世。凱。道。總。統。說。梁。士。詒。的。手。段。狡。猾。不。容。易。去。牢。籠。如。今。正。有。一。個。好。機。會。袁。世。凱。忙。問。道。什。麼。好。機。會。呢。楊。士。琦。回。頭。看。了。一。看。室。中。見。沒。有。外。人。便。低。聲。向。袁。世。凱。道。現。在。交。通。彈。劾。案。發。現。正。好。使。人。雷。厲。風。行。的。嚴。劾。那。時。燕。蓀。必。定。托。人。向。我。探。信。我。再。示。以。大。公。子。的。門。路。由。大。公。子。出。面。轉。圜。使。燕。蓀。從。畏。懼。感。激。之。中。動。他。的。心。不。怕。他。不。粉。身。碎。骨。的。來。襄。助。這。一。番。議。論。說。得。袁。氏。父。子。皆。齊。聲。贊。妙。袁。世。凱。又。向。他。兒。子。道。你。就。趕。快。搬。出。去。那。鼓。動。彈。劾。的。事。杏。城。你。勞。些。神。罷。三。人。議。妥。不。數。日。袁。克。定。果。然。遷。移。到。西。山。養。病。去。了。

連用不數
日果然內
中含著許
多情事此
文章省事
法包羅事

赤岸水與
銀河通天
梯石棧方
勾連

不數日果然肅政史捲土重來又提出交通彈劾案了不數日果然平政院也接着彈劾起來不數日果然梁燕蓀密派親信人往楊士琦處探信楊士琦便把前叙的一番話對答那人走後楊士琦一直來到西山這日袁克定養病在一所洋樓之內時已深秋霜葉妍紅黃花骨稿極目的淒涼景况映着一抹斜陽兩行征雁分外動人秋思袁克定斜躺在一張湘妃榻上百無聊賴手捧着一本西遊記在那裏解嘲正看到美猴王在花菓山稱孤道寡的時節不覺心猿意馬好像也跟着悟空而去纔看到十分得意忽聽樓梯囊囊的響了一陣走進一人原來就是楊士琦當卽坐下把梁士詒派人探信的事叙了一遍又把那如何定計的方法囑咐袁克定幾句見天色黃昏告辭去了誰知事有湊巧這裏智多星纔出房門那裡紅娘又來探病看官可知是誰就是那縱橫南北艷幟獨張的梅蘭舫梅蘭舫乃是著名花旦路三寶的高足妙年色艷技藝超羣平常唱青衣或小花旦戲媚態盈盈嬌音嚦嚦他登場一曲懊儂歌真有沉魚落雁之神閉月羞花之妙那南北的少年王孫妙齡女子白髮老名士赫赫的王公大人便便的大腹賈見他莫不魂銷心醉如不倒翁一般就是那伶界大王譚鑫培香國魁

這也是互相借用

如見其人

首劉喜奎對着他，也黯然無色。平常他往來的朋友，盡是些當道的闊老。要知這些人去交結他，乃是把他當做艷友。無聊之際，便邀他來開一開心。他也借着這些人的勢力來鼓吹他的身價。因此袁大公子也與他十分要好。這日蘭舫戲罷歸寓，忽聽袁克定遷往西山養病。他那知這葫蘆裏秘密呢，便急忙往西山而來。那時袁克定送楊士琦去後，仍躺在湘妃榻上看西遊記。忽見侍從進內稟道：梅老板請見。袁克定聽說梅老板三字，忙道：妙極！我正在無聊，他來得正好。快請快請，不多一刻。果見進來一個絕色的少年，頭帶一把抓的夾紗帽兒，當陽鑲了塊玫瑰紫的披霞璽，穿一件鐵青外國摹本的夾袍，四鑲用韋陀金兜滾外，加着玄色外國緞一字襟的背心兜邊，全用黃豆大的珍珠鑲滾。迎面是一排金鋼鑽鈕扣兒，鼻梁上架了水藍色脫力克近光金絲眼鏡。脚下穿雙緋色絲光襪，蹬着綠皮淺梁的緞鞋。跨進房門，搶上幾步，走到袁克定面前，把眼鏡兒摘下，低下那白裏放紅吹彈得破的瓜子臉兒，再把櫻唇綻破，露出了幾粒銀牙，柔聲說道：給大公子請安。說着，將眼兒向袁克定微微一溜，順着身打了一個扞兒。那一種媚態，真把人靈魂兒早攝到溫柔鄉裏去了。袁克定連忙站起身來，握着

一握手時
不知袁大
公子曾否
如觸電氣
袁大公子
還有腦子

文章寫到
此處都化
雲烟

我道不願
他唱萬年
青衫子我
但願他唱
一萬年小
花旦何也
正爲其能
做紅娘也

蘭舫的手嘻嘻笑道：「什麼香風兒把嫦娥吹到這裏來了？」蘭舫也笑了一笑，坐在案前一張自搖椅上，向袁克定問道：「公子還是腦病發了麼？」袁克定點點頭笑道：「承你記望，我現在靜養幾天就好了。」轉又笑道：「你今天來，想是替我偷了些兒靈藥來做華陀麼？」蘭舫便望着袁克定，瞧了一瞧，用手在袁克定肩膀上輕輕拍了一下，道：「看你病到這模樣兒，還要尖嘴尖舌我看你……說到這裏，忽然不說下去。」袁克定接着笑道：「我曉得，你把我咒死了。」看譚叫天那個頭等老供奉的缺，誰人來封你？」蘭舫聽說便直撲袁克定，身前道：「你總是這樣糊說我，非要擰你，不可說着將一雙纖纖玉手，就向袁克定兩臂上亂擰。」袁克定忙躲讓道：「好了，我再也不說短命話從此做個老壽星聽你唱一萬年青衫子，好不好呢？」蘭舫撲嗤一笑，指着袁克定道：「看你這大的漢條兒，還是個小孩兒，脾氣不擰你還不怕我呢？」說得二人又笑了一回。袁克定道：「我且問你，你這幾天往那裏去了？」蘭舫道：「爺再莫要提起我，這幾天全是與病人打伙。」袁克定道：「誰又病呢？」梅郎道：「梁燕蓀前幾天不知怎樣的大了意，新得個胃病，整天不肯見客。我去看他，果然他的精神大變。今天又來看你，可不是與病人打伙兒麼？」袁克定聽蘭舫說梁

燕蓀三字。猛然提醒他心中事來。暗想：我不如趁這個機會，就借他做紅娘，便向蘭舫。粧出驚訝之色道：「怎麼燕蓀他也病了嗎？嚶，我現在病中又不能去看他，這怎好呢？」故意又想了一回道：「這樣罷，就請尊便帶個口信給他，我就說我狠記念他，說我請他搬到西山來。我倆住在一處養病，不好麼？」蘭舫把腰兒一扭道：「誰是你倆跑腿的呀？」袁克定笑道：「嘖嘖，腔兒粧得真好，你既會演嫦娥奔月，就不能做遞簡的紅娘嗎？」說得梅蘭舫笑道：「你偏生有這許多嚼舌頭的話呢？」這時梅蘭舫從腰裏掏出個金錢錶來看道：「哎呀，時候不早，我又得要去扮戲，便起身辭了袁克定而去。再說梁士詒聽着楊士琦那番言語，一半兒怕一半兒氣，果然鬧成個胃病，整天躲在寓所閉門不見一客。有天梅蘭舫去看他，都被門房擋住。後來還是從郵信上定了日期，纔得會見一面。可巧梁士詒見了梅蘭舫，被他那媚態一薰，覺得胃病好了些。因此傳諭門房：若梅大老板再來，不許擋住。這日梁士詒百無聊賴，正在書房裏獨自打磨旋想彌縫彈劾案的法子，忽見門帘一動，閃進一個少年。原來是他心中最艷羨的梅蘭舫又來了。二人坐下，梁士詒道：「你這幾日到那裏去呀？」蘭舫道：「我昨天往西山去的。」梁士詒聽這句話，頓然不

妙妙不着
一點痕迹
梅郎真善
於詞令

悅冷冷的道。如今人是要往高處走纔好呢。梅蘭舫不知他的心裏事。便急忙與袁克定辨道。你不要冤枉人。罷人家還慳慳問你的病呢。梁士詒聽了這一句。又把臉色轉過來。問道。他說些什麼。梅蘭舫便把袁克定囑咐的話。述了一遍。梁士詒一聽。好像飲了一劑清涼散。當時覺得心裏一清。兩眼望着梅蘭舫。默默的發怔。正是。

朝去暮來。梁上燕。問寒送暖。菊中人。

評

我曾經說過。古今天下。沒有壞得盡情凶得極點的人。無論是一種甚麼小人之尤。他的天良。總有些微藏在心裏。消滅不能淨盡。比方一個極爛污的婊子。若是大庭廣衆之中。去挑揭他。偷漢子的短處。他一定不肯承認。還要反唇相稽。可見得羞惡之心。無論何人。不能絕滅的了。所以老袁想做皇帝。極其膽大臉厚的程度。與本領似乎可以不恤人言。然而李老九。張老四。諸人當面質問起來。他却不能不扭扭捏捏的說。他自己並不願做皇帝。便是他最信任的梁士詒。也不敢堂堂皇皇的要他擁戴。非得繞個大灣子。叫梁士詒自己心上明白自己湊上門來。

照此看來。雖以老袁之喪。盡天良。仍舊有些微之天良。存在可見。世界上沒有不可歸入正道之人。只在其人肯拿出他那一點天良來做事而已。

楊杏城本來是五羊捧腎圖中之一羊。拍馬屁自然是第一等手段。（李少荃總督直隸時候。補道楊姓者五人。最爲逢迎得法。時有繪五羊捧腎圖以謔之者。楊士琦氏兄弟皆在其列。）

第五回 參政院代行立法院 公民團演成請願團

話說梁士詒忽聽梅蘭舫述了袁克定一番言語。好像從烈火之中飲了一貼清涼劑。眼光忽地一清。神經忽地一爽。五臟六腑裏面自己也不曉得怎樣的舒服。兩眼直覷着梅蘭舫。心中暗想。道果然如此。這是我錯怪他了。如今他既這樣慳慈。我又怕什麼。彈劾咧。我又怕什麼。昔日的勢力不恢復。咧。想到這裏。不覺得身兒搖了幾搖。彷彿如登仙界。那胸中的胃病。早已飛到九霄雲外去了。忙向梅蘭舫笑道。我這胃病。乃舊病復發。尙不十分利害。但是他的腦病。須要趕緊調治。纔是我正想要去看他。況且我這

那是胃病
乃是心病

幾天也實在寂寞。既如此，我明天就可去看他。蘭舫把嘴一抿，向着梁士詒笑道：「好，你是你惱，也是你看您怎麼鬧成個小孩兒的脾氣了。」梁士詒當時臉色一紅，急忙岔開說了些閒話。次日清晨，梁士詒果然檢點些應用物件，直往西山一見了袁克定，暗看袁克定的形容並不十分消瘦。此事若在梁士詒尋常看別人的眼光看呢，必疑袁克定是假病。但是這時忘魂失魄的梁士詒與尋常趾高氣揚的梁士詒不同。這時曲體求人的梁士詒又與尋常夜郎自大的梁士詒不同。所以他一眼看見袁克定，反覺得他貴人多福，善於調養的，可見一個人的眼光無論他至高極廣，多半都是跟着心理上打磨旋的。啣過了數日，見袁克定處處看待他十分親熱，並沒有嫉妬的意思。由是梁士詒更加懊悔尋常錯怪了他。再說各方面彈劾交通案，被楊士琦暗中播弄，風聲日漸的加緊。袁克定明知其事只是伴作不曉得，在梁士詒面前一字並不提及。這時梁士詒實在耐忍不住，便從閒話之中淡淡就影射到這件事。袁克定一聽，假意安慰道：「我也曾聽說有這件事，想必又是一般閒員吃了飯沒事做，喪心病狂，拿着別人開頑笑。你莫去理會他。」梁士詒忙接着道：「我何嘗不是這樣想法。聽說總統對於這案的。」

句句相緊
句句吃緊
梁燕孫雖
乖狡亦不
得不入其
彀中袁克
定恐未必
能如此呼
中有此作
之欲出作
者善用藏
躲法

到底坐土
詒乖狡

承上起下
波瀾層出
不窮自是
絕妙結構

意思也變了常態。袁克定故作驚駭道：「這該不至於罷牛晌。又唏吁道：「老爺子一生就吃耳朶軟的，虧別人莫說你梁燕孫共事多年，還有不能體諒的麼？慢說他們是捕風捉影，就有些兒不到之處。這幾年任勞任怨的辦事，還不能帶過去嗎？復又勸梁士詒道：「燕孫你千萬莫要灰心。這些兒小事算不了什麼，好在這事尚沒發表。明天我與你設法去，就是了。」梁士詒一聽這話，心中分外的感激，接着謝道：「全仗公子的口角春風。若說我梁士詒辦事的是非，終有水落石出時，我也不必向公子表白了。」袁克定便搶着說道：「笑笑話，蒼松白石，你我共事日子，狠長，何必鬧這一套。咧當時梁士詒聽了這句話，就明白袁克定別有用意。但是現在因事求人，落得順水推舟去，仰承他的意思，便道：「我梁燕孫生平別事不敢自詡，這恩怨兩字，自信還看得分明。二人正用暗槍隱刺的法子，鬥得熱鬧之際，忽見一個侍從進房稟道：「肅政史費樹蔚費大人請見袁克定，便把腦袋兒略點一點。那侍從退出房去。這裏梁士詒見是肅政史來了，趕忙迴避，退進後房。這時只聽那侍從高叫了一聲，請便引着費樹蔚進房。二人有相行了個常禮，分賓主坐下。費樹蔚首先問了袁克定的病狀，漸漸談到政事。費樹蔚說道：「現

有心人

袁氏父子
大主腦就
在鍊兵

在的國事也不知變到什麼個樣兒纔好就如楊度發起那籌安會鬧得京城內外白日晝晦鷄犬不甯起初還借着古德諾幾篇文章說是研究學理如今居然大張旗鼓要通電各省選舉代表實行干預政事把羅文幹氣得掛冠而逃莊蘊寬也氣得埋頭而隱全國的人心都好像吞聲忍氣的樣兒大總統也該嚴辦這些妖孽安慰人心纔是怎麼反命警察總監勤加保護還禁止治安會成立壓迫天民報停版呢如此前途必定要鬧得內亂不休外人前來干涉說到這裏幾乎要落下眼淚剛要接說下去袁克定便淡淡的攔住話頭道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讓他們鬧一鬧有什麼要緊咧費樹蔚還不解袁克走的語意忙接着道這話不能如此談的孟子云民爲貴社稷次之現在民權伸張的時代做事須要顧全些民意纔好袁克定聽說這幾句話當時把臉色沉下來道什麼民權什麼民意我祇曉得訓練十萬精兵就走遍天下無敵手別人來說這話還罷了你我們乃是襟兄弟怎麼也來囉唆咧費樹蔚聽了這番話纔明白袁克定的意見知道勢難挽回便順口掩飾道弱肉強食這句話卻有至理說罷勉強問談了一回袁克定的臉色仍是冷冷的沉着費樹蔚便告辭去了回到寓所暗自

又去一個
費爲袁氏
親戚寫費
之去可見
袁氏衆叛
親離

不知誰是
傻瓜
你想我入
你殼我想
寫來煞是
好看亦煞
是好笑

付道：怪不得人說袁氏父子野心勃勃，想做皇帝呢。我早知如此，何必去碰他的釘子。咧，嚟，照這種看來，天下從此多事了。想着不覺滴了幾點傷時淚來，轉又自想道：我也要自己想個安全法兒纔好呀。就是亂世之人，卻也有家產生命，我怎能再糊裏糊塗去做皇親國戚，爭那亂世之榮麼？次日便仿着莊蘊寬羅文幹的法兒，上了一封辭職書，沒過三日果然批准。費樹蔚也知是西山一席話的力量，從此跳出污壑中，便檢點行囊，遷往天津去了。再說梁士詒從後房裏竊聽他連襟二人對談國事後，留心聽袁克定的口氣，纔聽到（讓他們鬧一鬧有什麼要緊呢）數語，就明白袁氏父子的野心了。忽然又想到自己的事，道：難道他這樣厚待我，要想我做張子房麼？哼，怪不得他說青松白石，你我共事的日子，狠長呢。後又聽袁克定說（什麼民權什麼民意）數語，暗地笑費樹蔚道：這個傻瓜，現在還說民權民意，真好似對着留學生談入股文如東風之貫驢耳了。當時自想道：我何不趁這機會慢慢入手，不怕他不落我的殼中。梁士詒正在後房裏暗想，外房業已送客。費樹蔚行後，梁士詒接着出了後房，仍與袁克定閒話。袁克定此時也曉得他與費樹蔚所談的事，梁士詒業已知道了，並且也明白梁士

詒。可。以。做。他。的。左。右。手。但。直。接。與。他。說。明。似。覺。難。以。啓。齒。於。是。佯。作。閒。談。暗。試。梁。士。詒。道。燕。孫。你。對。於。現。在。國。家。是。抱。的。什。麼。觀。念。咧。梁。士。詒。也。明。白。是。試。探。他。的。便。乘。勢。進。言。道。現。在。的。國。家。人。人。覺。得。外。患。內。憂。紊。亂。難。治。我。極。不。以。此。說。爲。然。我。從。世。界。各。國。的。現。狀。比。較。看。來。最。容。易。治。的。莫。如。我。中。國。何。以。故。呢。因。爲。我。們。中。國。人。民。的。服。從。心。最。堅。固。富。貴。心。最。篤。厚。若。有。一。雄。才。大。略。之。人。專。權。於。上。使。人。民。有。所。統。系。不。怕。天。下。太。平。若。說。自。辛。亥。之。後。刀。兵。四。起。迄。無。寧。日。皆。是。害。在。共。和。兩。個。字。上。人。人。都。想。稱。王。若。處。處。抱。集。權。主。義。怎。能。亂。到。今。日。袁。克。定。聽。了。這。番。話。正。合。心。竅。便。接。着。道。然。則。古。德。諾。博。士。的。學。說。你。是。贊。成。的。啦。梁。士。詒。道。若。說。古。德。諾。的。學。說。我。是。極。端。反。對。袁。克。定。大。愕。道。這。又。是。什。麼。原。故。呢。梁。士。詒。笑。道。但。凡。國。家。之。組。織。一。國。有。一。國。的。人。情。風。俗。不。能。引。證。他。國。利。害。論。我。國。是。非。的。想。我。中。華。乃。是。五。千。年。的。古。帝。國。當。然。還。我。舊。政。共。和。四。載。已。害。得。民。不。聊。生。若。再。信。他。那。一。紙。虛。文。說。什。麼。君。主。立。憲。豈。不。又。種。了。禍。因。麼。再。說。做。大。英。雄。者。赤。手。可。以。造。時。勢。拿。破。崙。血。戰。數。十。年。並。不。曉。得。什。麼。叫。難。字。怎。麼。他。纔。聽。見。三。五。人。的。反。對。之。聲。就。掉。轉。筆。頭。說。什。麼。須。經。國。內。有。識。的。人。民。

硬語盤空
有聲有色
使梁士詒
見之必三
薰三沐謝
作者爲之
壯門面
財政二字
探驪得珠
意雖是言
外交却是
陪筆此作
者行文有
針線處

新華春夢記 第一卷

六六

與列國贊許之後纔可說什麼須先訂嗣續的問題說什麼君主立憲盡是拿狡猾手段來欺人偏生哲子少侯這班書獃子也得了他的傳染病一見賀振雄李誨等出來反對趕忙就改了口風說祇談學理不涉政事照這樣的籌安恐怕籌到鬻子白也看不見那安字的影兒所以我贊成是拿破崙秦始皇的帝制我不贊成是唐堯虞舜的帝制我贊成自己拿實力去恢復帝制我不贊成拾人家的餘唾空空去鼓吹帝制袁克定聽罷大喜暗自贊道果然梁燕蓀有膽有識才堪大用便問道照您的主見設如現在恢復帝制是要從何處入手呢梁士詒道首先要注重外交次則就是財政袁克定道這兩事都有把握之後咧梁士詒道最好用武力取之袁克定搖頭道不容易現在北方的軍隊官長多半是段祺瑞的學生實力全在他手裏他如今恐怕有些靠不住再說那南方馮國璋他雖是個老軍務現在也處處學維新早與段祺瑞聯合一氣了極言之如張勳那個恭將軍總算是尊崇皇帝的大好老那知他尊崇的乃是宣統皇帝若更換第二個人他還是挺身反對若說軍界中可靠的不過是段芝貴倪嗣冲湯薌銘王占元趙倜陸建章張作霖朱瑞龍濟光弟兄陳宦李純閻錫山姜桂題江朝

紙糊將軍
妙妙

千鈞墜地

還言外交
仍用賣陣
法

說出主意

辣語

宗○吳○炳○湘○雷○震○春○鄭○汝○成○曹○珉○張○敬○堯○馬○繼○增○幾○個○紙○糊○的○將○軍○那○能○算○得○干○城○咧○梁
士○詒○道○可○能○拿○金○錢○爵○位○去○炫○他○麼○袁○克○定○搖○頭○道○不○成○不○成○他○們○都○不○甘○居○人○下○的
梁○士○詒○便○想○了○半○晌○忽○間○袁○克○定○道○公○子○可○也○想○出○手○麼○袁○克○定○當○時○臉○色○一○紅○道○我
那○有○這○大○的○魄○力○此○乃○老○爺○子○憂○國○憂○民○見○大○勢○所○趨○不○得○不○預○爲○籌○備○罷○了○梁○士○詒
笑○道○既○是○總○統○有○心○這○事○就○分○外○易○辦○若○不○棄○菲○才○從○此○敢○効○棉○力○袁○克○定○大○喜○急○忙
起○身○拍○着○梁○士○詒○肩○頭○笑○道○老○梁○你○果○情○願○幫○忙○這○事○就○不○難○如○願○了○但○是○怎○樣○入○手
呢○梁○士○詒○道○外○交○是○最○要○緊○的○袁○克○定○道○老○爺○子○早○有○把○握○梁○士○詒○又○問○道○財○政○呢○袁
克○定○道○青○島○那○筆○存○款○損○失○得○有○限○現○在○還○有○國○民○捐○救○國○儲○金○可○以○挪○用○如○真○不○敷
蔡○伯○浩○還○承○認○在○烟○土○上○可○以○籌○一○筆○巨○款○梁○士○詒○道○既○如○此○可○專○注○重○民○心○與○武○力
兩○事○你○莫○說○民○權○民○意○不○足○怕○的○若○要○捨○却○武○力○收○回○滿○的○結○果○不○能○不○借○他○一○用○再
說○那○憲○法○兩○個○字○現○在○我○們○也○要○去○借○重○他○明○知○他○是○一○紙○空○文○須○知○共○和○國○固○仗○着
他○衛○身○專○制○國○也○可○借○着○他○殺○人○的○袁○克○定○笑○道○這○真○是○英○雄○所○見○略○同○李○老○九○也○曾
勸○老○爺○子○從○憲○法○上○入○手○楊○老○五○也○曾○上○注○重○民○意○的○條○陳○如○你○所○說○一○定○是○這○樣○辦

老袁總是
等不得了

遣兵調將
算無遺策

法。明。天。我。們。同。到。府。裏。去。當。面。與。老。爺。子。商。量。罷。說。着。便。順。手。打。了。個。德。律。風。與。袁。世。凱。約。了。談。話。的。時。間。二。人。纔。各。自。休。息。次。日。晚。膳。之。後。聯。袂。翩翩。進。了。總。統。府。梁。士。詒。見。過。袁。世。凱。照。例。虛。文。無。非。先。客。套。了。幾。句。那。且。不。去。叙。他。後。來。提。到。憲。法。袁。世。凱。道。法。子。確。好。但。是。時。期。延。遲。恐。怕。生。變。就。是。現。在。召。集。國。會。並。各。種。運。動。聯。絡。的。手。續。至。早。也。非。五。六。個。月。不。可。這。樣。的。時。勢。可。來。得。及。麼。梁。士。詒。道。謀。事。固。不。可。緩。然。也。不。可。太。急。依。士。詒。意。見。總。統。仍。是。不。露。聲。色。外。面。以。反。對。帝。制。爲。詞。先。將。參。政。院。改。做。代。行。立。法。院。就。算。在。立。法。上。安。了。根。好。在。參。政。院。長。乃。是。黎。宋。卿。何。妨。借。他。那。塊。副。總。統。的。招。牌。來。替。我。們。跳。傀。儡。他。又。是。個。革。命。的。元。勳。正。好。拿。着。他。說。話。內。幕。再。行。仲。僣。的。政。策。大。權。全。付。託。與。仲。仙。大。帽。兒。向。他。腦。袋。上。一。加。怕。他。不。謹。遵。天。命。若。是。他。的。精。神。來。不。及。可。命。巨。六。哲。子。二。人。從。旁。協。助。必。定。順。手。的。若。中。央。既。設。了。這。箇。上。級。機。關。非。但。可。以。自。由。製。造。憲。法。就。是。人。民。請。願。勸。進。等。事。也。有。處。進。呈。不。致。盲。從。了。然。後。再。設。法。提。前。國。民。會。議。事。就。分。外。的。好。辦。啦。至。於。聯。絡。各。省。將。軍。的。感。情。疎。通。各。省。人。民。的。意。見。一。面。秘。密。運。動。一。面。拚。命。吹。鼓。就。是。楊。哲。子。辦。的。籌。安。會。大。可。以。做。前。說。兩。事。的。待。

好貨

滴滴歸原

柳暗花明
又一村

合。所。但。是。鼓。吹。機。關。交。際。團。體。也。不。可。少。的。將。來。勢。力。膨。脹。那。言。論。界。還。要。特。別。注。意。呢。袁。克。定。答。道。言。論。界。我。已。托。薛。大。可。去。維。持。了。袁。世。凱。笑。向。梁。士。詒。道。參。政。院。改。作。立。法。院。這。法。極。好。但。是。你。也。要。進。院。纔。對。梁。士。詒。忙。推。辭。道。這。却。不。可。士。詒。從。暗。中。効。力。不。必。拘。定。名。義。手。腕。尙。活。潑。些。袁。世。凱。大。笑。道。燕。蓀。你。真。是。不。辭。勞。苦。不。貪。富。貴。的。大。好。人。我。看。你。還。是。進。院。的。好。將。來。若。做。別。樣。事。再。出。院。也。可。以。的。梁。士。詒。見。推。辭。不。了。便。說。道。這。是。總。統。的。厚。意。若。說。不。辭。勞。苦。士。詒。實。在。愧。死。不。過。士。詒。生。平。所。自。信。的。只。曉。得。以。實。心。對。人。罷。了。袁。世。凱。也。明。白。他。這。句。話。兒。是。影。射。交。通。彈。劾。案。的。事。便。笑。着。答。道。你。我。相。處。多。年。還。有。不。知。道。性。情。的。就。是。有。些。兒。小。事。那。裏。又。不。能。原。諒。的。麼。說。罷。哈。哈。大。笑。了。一。陣。這。一。顆。定。心。丸。正。打。中。梁。士。詒。的。心。病。暗。地。十。分。得。意。急。忙。又。進。第。二。策。道。上。級。機。關。固。可。指。定。參。政。院。那。疎。通。民。意。的。下。級。團。體。也。須。組。織。一。個。纔。是。可。以。找。幾。個。老。年。碩。望。如。沈。雲。沛。那。彥。圖。他。們。出。來。結。合。一。個。公。民。團。准。備。聯。合。各。省。各。界。的。請。願。人。辦。得。順。手。就。是。代。表。民。意。的。總。機。關。想。沈。雲。沛。那。彥。圖。他。們。素。承。總。統。幾。十。年。的。深。恩。厚。澤。這。事。當。一。定。肯。幫。忙。的。袁。氏。父。子。皆。大。喜。道。若。這。般。辦。去。就。更。

外周密了。袁世凱復道立法院的事，我就去與杏城商量頒布命令。這公民團的事，燕
 蓀你就偏勞了罷。梁士詒忙站起身來，連聲應了幾個是。時剛子初夜已將半，袁世凱
 退進後堂。袁克定與梁士詒二人是夕都歇在總統府裏。次晨二人仍回到西山，約莫
 過了三日，那參政院改做代行立法院的命令，果然頒布接着又發表，提前召集國民
 會議，並促速訂國民選舉法等命令，也頒布出來。再說梁士詒回到西山，住不數日
 就回私邸。於是又大開筵宴起來，恢復他那舊時的原狀。又過一日，密約了沈雲沛那
 彥圖、張鎮芳等到寓，便將總統府密議的事述了一遍。看官想想，如這般青雲直上的
 事，求也求他不着，誰肯反對咧？那沈雲沛等皆是專門扯順風旗的老手，一聽此話，自
 然拍手的贊成。三人議罷，各自皆密約許多相信的朋友，擇了個日期，尋找個公共的
 處所，儼然就開起成立會來。當時選舉大眾皆推舉梁士詒做會長。此時梁士詒再三
 辭道：兄弟決計竭生平之力，輔助諸公，但會長一席萬難承認。因兄弟現在廁身政界，
 又是適當緊要的機關，諸多不便。若辭却他職，又怕別生障礙，不如無形中幫助纔順
 手呢。衆人見他說得有理，便推舉沈雲沛爲正會長，那彥圖、張鎮芳二人爲副會長。推

製造民意的工廠
 製造民意的工廠
 製造民意的工廠

如見其肺
肝然

那能穀呵

謝桓武爲文牘主任。梁鴻志方表二人副之。阮忠桓爲會計主任。蔣邦彥夏仁虎二人副之。胡璧城爲庶務主任。權量烏澤聲二人副之。鄭萬瞻爲交際主任。袁振黃康士鐸二人副之。推舉已畢。各執其事。密向公民請願上進行。看官須曉得這會名雖與籌安會同一軌道。實則分爲兩派。各人皆想爭那一個開國的元勳兒。或問梁士詒尋常是個最愛鑽營的人。怎麼這次步步退後呢。哈哈。你那裏曉得。這正是梁士詒的陰謀。他這次出頭。何以落在楊度之後。並不是他見事不到。乃是他的眼光看此次恢復帝制。成敗尙在未定之天。後來逼上梁山。泊他就想了這隱身的法兒。凡事都去做。凡事都不肯出名。將來帝制若成。怕不是功居第一麼。倘若事敗。他便把千鈞重擔向別人肩頭上一卸。自己閃在一旁。做個沒事人兒。此乃是陰謀家的手腕。外人那能窺破葫蘆。哪閒話休提。且說那公民團方成立了兩天。段芝貴又邀約一班同志組織一個公民請願團。乃是結合各省官吏。用本籍公民名義組成的。專門提倡請願。事後見公民團與他宗旨相孚。便商量聯合一氣。就把先定的兩個名兒都取消。改作請願聯合會。辦事的職員。還是一班公民團的舊人物。若說他們這團體的勢力。如今已超過籌安會。

了。正是。

兩派皆如搖尾狗。一般盡是磕頭蟲。

評

梁士詒敢作敢爲。倒是一個作惡之才。袁氏父子不及也。何況楊孫一般小醜。袁氏一生本來有會辦事的聲名。辦事也實在有點膽子。只有這一次想做皇帝。不敢大刀闊斧。踴躍出場。卻是扭扭捏捏。頑起小日腔來。煞是可醜。然而袁氏之。夠不上叫做奸雄。也就是這一點點不足。其實要做皇帝。則逕做起皇帝來。何必假冒民意。弄成一個非驢非馬的局面哉。

▲第六回 覆雨翻雲咄哉馮婦 穿針引線忙煞張郎

話說段芝貴本來是拍馬屁的妙手。攢狗洞的能人。自從前清時代。因獻楊翠喜與振貝子一事。被趙啓霖御史嚴參革職。嚇得抱頭鼠竄。隱姓埋名。不敢露面。等到清室將覆。仗着他乾老子袁世凱一點勢力。居然又揚眉吐氣。起來南北統一之後。袁世凱做

了大總統看他辛苦一場。加着段芝貴在乾老子面前也。十分孝順。所以將拱衛軍給他統帶。做了兩年的看家狗。可巧癸丑起義。袁世凱就命他統兵南下。也算他正走洪運。不久民軍失敗。當時就陞任湖北都督。並且兼辦江西安徽兩省的軍務。登將威風凜凜。煞氣騰騰。若與他初出茅廬。站在李鴻章椅子背後時。比較真所謂霄壤懸殊了。看官試想。他這一點前程。乃是乾老子培植出來的。如今他乾老子想登龍位。他怎麼不拚命幫忙。咧。況且他乾老子若做了唐明皇。怕他不是安祿山。麼。當南北統一的時節。他也曾暗勸袁世凱乘勢登基。那時袁世凱說。恐怕人心不附。癸丑年又勸過一次。袁世凱仍說。時機未到。如今探得這個風聲。他就趕忙離了武昌。連爬帶滾。一直往北京而來。到了北京。正是籌安會熱鬧之際。他見第一着。先手碁子。被楊度等搶了去。他趕忙邀集了。憚毓鼎。蔣雁行。張士鈺。楊以德。烏澤聲。雷震春。江朝宗。吳炳湘等。密議一場。組織一個公民請願團。想奪那請願的先着。接連密議了三日。便成立起來。正想繼續進行。爭奈他那同黨之中。盡是些。赳赳武夫。握着一支毛錐。比周倉抱着關二爺的大刀。還吃力幾分。若要求人。這事又非常事。可比不能輕去尋找。況且北京雖有幾

莫說中國人無團體
請看此等烏合之衆

自然拿得穩

個著名的文豪趨時的名士人人都打自己的算盤去了。誰肯附從別人可巧。這時沈雲沛的公民團發現當由烏澤聲紹介兩團就合併一會互相借重竟結成一個文武全班。一日段芝貴將要南返。沈雲沛便在六國飯店與他餞別。在坐的有梁士詒張士鈺雷震春江朝宗諸人。入坐時無非談了一套閒話。後來談到請願的事。梁士詒道。香岩此次南返第一要秘密聯合各省將軍公電總統請改君主爲要緊的事。但是密約各省將軍時須說明此電呈請之後表面上總統必不肯依從的。千萬不可灰心。須要再接再厲。段芝貴笑道。這也是照例的手法。他們既能贊成這事自然就可以體諒的。昨夜我到府裏去。老爺子的意思以爲各省長官聯名請願。雖然要緊。尙可用手法去籠罩他。惟有各省紳學商界以及平民等請願的事最難統一。我的意見仍是用我們組織公民請願團的法子。將各省在任的官吏用他本藉公民的名義結合一個團體來請願。論他的名義乃是公民也可以代表民意了。若論運動手法也比較運動平民容易着手些。沈雲沛點頭道。法子雖妙。祇是一時那裏去邀集這些官兒。并且一時也不能得他們的同意。哪段芝貴向着沈雲沛哈哈大笑道。老先生你真過於拘泥了。這

如此說來
彼時弄到
臭水缸裏
面不盡然
皆是忘廉
喪恥之徒
被捏誣者
當不認人
此作老怨
筆解脫者
不少有君
世界真有
幾個真人
子幾個人
有幾個真
骨頭固不
可以苛求

種事兒最容易辦就是今晚在坐的諸公各報自己的親戚故舊或報平常往來的朋友報出百兒八十個來就可以代表民意上書請願若是嫌他不完備還有個最簡單的法兒把各省的官官錄打開了檢有名兒的抄上豈不是要多少是嗎你恐怕不能得人的同意不是我今天喝了幾盅酒大膽說句不見怪的話如今這個年頭誰人不會看風頭呀誰人不曉得勢力的利害呀再說那世間上的人祇要一做了官兒誰人沒有得失的心呀就是他滿肚皮的難受也只好啞叭吃黃連還敢拿着雞蛋向石頭上碰麼沈雲沛聽了段芝貴這番議論雖然刻薄確有真理正要接說別的事那雷震春手裏擎着一大盅膏糧酒放下了赤紅臉蛋兒氣昂昂的道你們議論這半天不是之乎也者就是法律政治俺老雷聽了盡是扯蛋請問你們什麼叫做威風什麼叫做勢力俺祇曉得當初打長毛的時節那張國樑陳國瑞鮑春廷幾個大好老單刀匹馬血戰了幾年遇着爲難之處就把包頭一紮草鞋一蹬裹脚布一網抽出馬刀橫斫過去餓了啃幾口饅頭渴了喝兩口燒酒三句話說不合式就敬你一刀到底保着大清做了太平天下這纔算是真英雄大豪傑呢如今你們文縷縷的今天也要維新

到也痛快

明天也要維新新到如今還是要唱舊戲大總統他也太扭捏要做皇帝就自己坐上金鑾殿便了也不是個新娘還要捏着性子等人家來三請四勸啦革命黨又有多大的威風也不是菩薩下凡神仙降世你們這樣的怕他做什麼照俺看來也不要各省官吏勸進也不要各界人民請願就憑着俺們自家兄弟把老頭兒捧上金鑾殿誰瞪眼咱們就掉轉槍頭殺他一個落花流水你看痛快不痛快那雷震春說得高興之時便忘了形一手擎碗膏糧酒拚命的灌下肚去一手撩起長袍兒來兩腳蹬在椅兒上這時只有張士鈺江朝宗二人頗與雷震春表同情心中暗贊老雷爽快他如段芝貴梁士詒沈雲沛三人到底比張江油滑些知道老雷是借酒吐氣實事上萬通不過去的段芝貴便笑着岔開道流光逝水轉眼的滄海桑田看來真可嘆可笑想你我身事兩朝如今又來做馮婦也算是命該如此說罷大眾笑了一陣時已宴畢段芝貴便站起身告辭道天時不早我還要到府裏去事兒一定是這樣辦法請願的事你們偏勞公電的事我回去就辦兄弟還有一個意見如人民請願的團體名義不妨多設纔顯得民意廣大咧江朝宗道團體多了恐怕又要鬧意見段芝貴笑道這種團體全是

痛癢二字
下得俏皮

情道也是實

痛癢相關名義。雖分精神。全都結合的。梁士詒道。香岩這話說得不錯。多設團體。纔顯得勢力堅厚。壑水萬流。終歸大海。莫管他膏粱粃糠。還不是和在一鍋裏煮麼。衆人又笑了一陣。纔各散去。從此北京城裏。鬧請願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反把籌安會看成明日黃花。夕陽晚景了。看官可記得大田公寓住的那賀振雄。待記者把往事重提了結他一個人的公案。且說賀振雄抱着一腔憤氣。將那油印的文章分散出去。又過了幾天。還是沒見有什麼效力。只哄動幾個稍有良心的官兒。請假辭職而已。若從輿論上看。呢祇有南方幾個有膽量的報館。尙轉載過他的原文。有時也淡淡的加幾句評語。至於北方的報紙。不但不敢代他鼓吹。並且長評短論的痛斥其非。這也是天子脚下。威力壓迫之使。然還有那仕商各界說來。分外有趣。他一見這篇文章。好似己亥年見了富有票甲寅年見了國民黨證書一般。比見了閻王爺的催命符還怕些。一見人散給他。他不是扯得粉碎。趁著沒有人看見時。節丟到大路旁邊。就是擦一根自來火。燒成一團黑紙灰。化爲無影。由此後來看見了什麼賣藥的傳單。販書的廣告。只要一紙書來。他們都是如法炮製。生怕被他株連。可憐這一班人兒。早已抱着個糊裏

果能拚着性命堅持到底，豈非到制聲中，帝起之日，人至今日，不亦居然，爲新舞台，上重要角。

糊塗的鬼混主義了。賀振雄見這般光景，已知文字無靈，靜候幾天，不但市塵上寂寂無聞，且尋常與他往來的朋友也漸漸的疏淡無影。維時深秋，天益加冷，寒風淒厲，客子衣單，更如大田公寓的主人翁，見他這般毫無忌憚的妄爲，也怕被他拖累，便時時冷言冷語去譏諷他。逐客令也就從隱隱中下過兩次。這時賀振雄那是心裏不明白，無奈一身之累已陷在進退兩難之中，想要翩然長去呢，奈何囊底空空，若要忍氣吞聲的住着呢，又遭主人翁的白眼。清夜自想，憂從中來，不免有阮籍窮途之慨。恰好籌安會的勢力方隆，請願勸進之聲浪又縱起，賀振雄見了這等怪現象，便將一肚皮的牢騷，借着他們發起來。於是又揮了一篇請誅國賊的文章，洋洋洒洒寫了足有兩千餘言，措詞比較第一篇還利害。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就是獲罪於天，也不過結果我這條性命總比受人家不痛不癢的零碎氣好些。所以仍用第一次的法兒，一面呈請肅政史代轉大總統一面仍用油印遍散出去。賀振雄不過一時憤懣，借此吐一口窮氣罷了。誰知外人的觀感確與前次不同。休說塵市上一般平民，就是那班從龍客大眾見了都大吃一驚，一口同聲的說道：這賀振雄真是個百折不同的鐵漢子，就是革命

色。哉。惜。哉。當。時。持。苛。論。者。有。謂。賀。振。雄。之。反。對。帝。制。乃。是。以。一。種。反。用。以。圖。進。身。不。敢。是。否。不。敢。斷。作。者。謂。之。爲。飢。寒。所。迫。足。見。處。者。忠。厚。

黨。那。般。利。害。也。祇。敢。在。南。方。鬧。不。料。他。這。個。文。弱。書。生。身。在。鼎。鑊。之。旁。還。敢。這。樣。倔。強。雖。然。他。終。是。螳。臂。當。車。但。是。站。在。眼。前。總。有。些。礙。手。礙。脚。後。又。細。看。他。那。篇。文。章。說。得。真。無。隙。可。乘。後。想。到。要。用。暗。殺。手。段。對。待。他。無。奈。人。人。都。曉。得。他。反。對。帝。制。一。旦。傷。了。他。恐。怕。啓。人。民。的。疑。竇。革。命。黨。又。要。借。故。生。風。大。衆。密。議。了。幾。天。都。沒。想。出。個。善。策。再。說。這。一。羣。從。龍。客。之。中。勢。力。最。大。的。祇。算。籌。安。會。與。請。願。聯。合。會。兩。個。團。體。若。以。這。兩。會。現。在。的。勢。力。比。較。記。者。前。曾。叙。過。籌。安。會。是。不。敵。請。願。聯。合。會。的。這。時。袁。世。凱。也。覺。得。籌。安。會。盡。是。一。羣。書。獃。子。不。能。乘。風。破。浪。隱。隱。之。中。也。就。有。棄。舊。迎。新。的。意。味。楊。度。他。確。也。明。白。自。己。又。懊。悔。不。該。從。研。究。學。理。上。入。手。空。空。議。論。了。許。多。天。如。今。反。居。人。後。復。又。想。到。憲。法。兩。個。字。不。覺。大。喜。道。我。何。妨。改。從。憲。政。上。做。去。將。來。無。論。他。如。何。利。害。總。要。跨。這。道。門。檻。兒。主。意。打。定。便。邀。集。了。同。會。的。職。員。會。員。開。了。一。個。談。話。會。正。議。定。改。爲。憲。政。協。進。會。時。忽。見。賀。振。雄。第。二。次。反。對。帝。制。請。誅。國。賊。的。文。章。又。出。來。了。若。說。此。篇。文。章。別。人。看。着。不。過。如。聽。半。空。中。打。個。霹。靂。一。響。就。完。而。楊。度。此。次。見。了。卻。異。常。的。害。怕。這。又。是。什。麼。原。故。呢。要。曉。得。他。怕。賀。振。雄。並。不。是。怕。他。這。篇。文。章。也。不。是。怕。

偉人此輩弄
教的與小
同其價值
令人聞之
生厭亦不
幸也

他反對帝制他因為賀振雄乃是湖南人他自幼至長許多曖昧不明的隱事概為賀振雄所知他怕賀振雄一筆把他揮出來那就沒有存身之地楊度看罷這篇文章雖沒說到他的隱事心中總想去聯絡他無奈沒有牽紅絲的月老暗度金針若要自己前去恐怕他分外的昂頭且勸人作惡的事兒又不能夠明明白白的說出來正在為難無意卻碰着一個皮條客這也是賀振雄官運亨通偏偏東京新來三個大偉人乃是張堯卿劉藝舟李統球他三人平常抱朝東暮西的主義做了兩年革命販子到後來水盡山窮沒有人敢與他領教無奈便央陸宗輿做媒借着中日交涉的事兒向袁世凱負荆請罪總算是他們熱心當時袁世凱也算存了忠厚心並不加害就命吳炳湘尋找了三條冷板橙將他三人軟禁起來每月給他們六十元一個的餬嘴錢叫他們行動不能自主可憐把那石達開（劉藝舟自命善演石達開新劇）與五洲混世征夫（李統球自號曰五洲混世征夫）兩個大豪傑困得如姬昌幽於羑里一般還是張堯卿的手段畢竟比他二人高三人歸國自首不久籌安會發現他便丟了劉李二人捷足先登跟着他的同鄉楊度胡瑛兩個新貴混進籌安會去了但是自首的黨人照

金錢罪過

能忍餓忍
凍者所以
才有人格
善哉善哉

袁大總統定章若不替他建立奇功就永遠不能得意張堯卿也知這個規矩正尋找那立功的門徑恰好楊度把聯絡賀振雄的事來與他商量他一聽大喜正好借此圖功急忙答道賀振雄他與我交情最好相處已有十多年我說話他沒有不相信的說到這裏忽把眉頭一縐故意作難道但是他乃是個寒士楊度也明白他的意思便接着道這種事自然是要花錢的說罷就從衣袋裏掏出一千元的匯票給張堯卿道你拿去酌量使用我們隨後再算張堯卿接着匯票如奉王命一般飛奔而去首先拜訪幾個同鄉打聽了賀振雄的住所便密派了兩個爪牙天天往大田公寓偵探賀振雄的行動好準備對症發藥恰好這幾日賀振雄見二次上書仍是沒有下落長日窮困在那愁城中消磨歲月正在獨居自怨自尤之際張堯卿得了這個消息暗喜道此乃是天助人願我張堯卿也要陞官發財了又過一日正值大風大雨張堯卿便雇了一輛膠皮車冒雨直往大田公寓而來剛跨進賀振雄的房門見賀振雄正伏在案上看聊齋誌異便輕步走在他身後低低的叫道羽堦你真是用工得緊呀現在又沒有料第何必這樣的自苦呢賀振雄聽身後有人說話猛然一驚回頭細看原來是多日不

還○有○良○心
不○轉○念○無
奈○古○今○來
字○誤○者○不
知○凡○幾○不
人○者○亦○不
知○凡○幾○不

見○的○老○友○忙○揉○了○揉○眼○站○起○身○道○你○是○什○麼○風○兒○吹○來○的○這○真○是○最○難○風○雨○故○人○來○了○說○着○便○讓○張○堯○卿○坐○下○連○忙○向○堂○倌○要○了○水○來○親○自○泡○了○一○碗○茶○這○時○張○堯○卿○留○心○細○看○房○中○的○鋪○設○果○然○凋○蔽○不○堪○再○看○賀○振○雄○的○衣○履○也○十○分○褻○褻○心○中○引○君○入○甕○的○主○意○由○此○打○定○回○頭○向○賀○振○雄○道○羽○堦○你○現○在○的○文○筆○真○是○大○有○進○步○前○天○讀○你○那○兩○篇○文○章○一○字○一○珠○真○乃○是○空○前○絕○後○的○救○國○策○古○人○說○別○君○三○日○常○刮○目○相○看○此○話○實○在○不○錯○賀○振○雄○歎○道○狂○狷○之○言○那○敢○說○是○救○國○當○今○國○泰○民○安○的○時○代○小○百○姓○方○賡○歌○絃○誦○之○不○暇○我○在○這○裏○毀○聖○毀○賢○祇○可○算○得○不○識○時○務○的○書○獃○子○你○還○來○要○笑○我○麼○張○堯○卿○聽○了○這○一○番○話○不○禁○臉○色○泛○紅○心○窩○裏○好○似○被○他○戳○了○一○針○當○時○就○想○翻○臉○一○轉○念○想○到○要○借○他○生○財○祇○好○暫○且○忍○受○遂○笑○向○賀○振○雄○道○亂○世○之○政○本○沒○有○什○麼○是○非○黑○白○但○是○你○抱○這○一○肚○皮○的○秋○氣○也○不○相○宜○想○你○我○當○辛○亥○癸○丑○那○幾○年○出○生○入○死○的○辛○苦○都○受○過○了○還○怕○將○來○不○遇○時○嗎○賀○振○雄○搖○頭○道○好○漢○又○何○必○提○當○年○勇○剛○張○堯○卿○見○話○都○不○甚○投○機○忙○又○丟○了○正○文○轉○過○腔○兒○對○叙○了○許○多○別○後○的○瑣○事○張○堯○卿○復○從○暗○中○窺○賀○振○雄○顏○色○見○他○說○平○常○話○絕○不○似○前○言○那○樣○冷○傲○猜○着○他○前○番○言○語○乃○是○發○自○己○牢

店主東何
以翻臉張
堯卿玩的
把戲
處處寫得
得到處寫
之妙一文
於此一至

騷○並○沒○有○什○麼○成○見○二○人○談○了○足○有○兩○時○之○久○張○堯○卿○纔○乘○車○回○去○路○中○暗○想○誘○他○的○方○法○忽○然○自○喜○道○就○是○這○個○主○意○回○到○家○裏○便○囑○咐○親○信○的○侍○從○如○此○如○此○那○侍○從○領○命○去○了○這○裏○張○堯○卿○仍○是○一○踏○兩○踏○不○斷○的○往○大○田○公○寓○閒○話○記○者○一○支○筆○難○叙○兩○頭○話○祇○好○撇○却○張○郎○再○叙○賀○振○雄○的○近○况○那○賀○振○雄○自○見○張○堯○卿○之○後○雖○然○滿○嘴○牢○騷○心○中○確○十○分○樂○意○他○暗○想○自○己○這○般○窮○困○許○多○故○舊○都○斷○絕○往○來○祇○有○堯○卿○尚○這○般○親○熱○到○底○他○還○是○個○好○人○可○見○得○社○會○上○的○輿○論○難○憑○了○過○了○一○日○忽○見○公○寓○的○主○人○翁○前○來○索○賬○這○時○賀○振○雄○那○裏○有○錢○還○賬○咧○便○婉○言○去○央○他○緩○期○誰○知○公○寓○的○主○人○翁○大○翻○其○臉○非○要○不○可○賀○振○雄○心○想○恐○怕○是○那○兩○篇○文○章○的○毛○病○暗○中○有○人○出○來○叫○他○故○意○爲○難○鬧○出○事○來○他○們○纔○好○下○手○想○到○此○處○只○好○忍○一○口○氣○兒○不○敢○與○他○翻○腔○從○此○那○主○人○翁○天○天○來○與○他○爲○難○比○從○前○分○外○加○緊○直○鬧○得○他○坐○臥○不○甯○正○要○寫○信○與○堯○卿○求○救○可○巧○張○堯○卿○來○了○賀○振○雄○便○把○公○寓○的○主○人○翁○日○日○來○逼○他○的○事○細○說○了○一○遍○張○堯○卿○便○低○低○埋○怨○道○兄○弟○你○真○太○不○大○方○何○不○早○同○我○說○這○般○閒○氣○還○是○你○我○弟○兄○們○能○受○的○麼○不○瞞○你○說○我○初○來○的○時○候○見○你○這○個○樣○兒○就○想○要○你○搬○到○我○家○去○因○爲○弟○兄○們○相○隔

真會做作

來了

日久恐怕你要多心。現在既是如此，明天我准替你設法，就到我這裏去住罷。說着便從衣袋裏掏出一個皮夾兒，打開來，忽翻出兩張當票，急忙藏起，伴作怕與賀振雄看見的樣兒，翻了半天纔翻出拾元一張的紙幣，給賀振雄道：「你暫且拿着，零花。明天我再設法來請你罷。」賀振雄見他這一團熱心，真感激得莫可言狀。第二天下午，張堯卿果然籌了二百元紙幣，坐着馬車來接他。當時便把欠賬還清。張堯卿還幫着賀振雄大罵了店主人一頓，一同出門。賀振雄自搬到張寓之後，張堯卿款待他十分的慇懃。平常閒談，祇說些異國湖山故鄉風月，從不提到國事。過了幾日，反是賀振雄忍耐不住，便向張堯卿道：「我如今住在府上，蒙你這般優待，我雖是至交，我也不必說客氣話。但是我長日蹉跎，終非了局。就是你能養我一生，我的家屬又誰來供給呢？我想京城裏你的熟人很多，可能替我設個小法事，不在乎大小，祇要能夠養家就是了。」張堯卿伴作爲難道：「現在謀事雖比較以前稍容易些，只怕與你的宗旨不甚合呢。」賀振雄急道：「什麼宗旨？不宗旨開門七件事，那是個重要問題，就說我那兩篇文章，說到這裏忽然不說下去。」張堯卿急問道：「怎麼樣呢？」賀振雄把臉一紅，道：「實對你說罷，狗急了跳。」

至此明言
賀振雄作
反對帝制
文章爲來
却仍是表
其急情筆
尚而達
沒有是非
寫盡當時
人心

要良心何
用良心能
當飯能當
衣麼

其願不奢
賤賣了

牆我若不是急了怎肯出這個風頭。張堯卿笑道：如此帝制派的事兒，若請你去辦，你可情願麼？賀振雄低頭想了半晌，徐徐的答道：恐怕有人看了那兩篇文章，又要罵我。今是昨非罷？張堯卿笑道：兄弟，你真是個書獃子。現在的事有什麼是非？誰不是蛆向臭處攢麼？誰人又能保着自己的身子清白一輩子麼？慢說我，我就是袁大總統當着大家宣佈的誓詞，也可以不算的。再說帝制派的大人物，如孫少侯、胡經武，還不是老革命黨嗎？就是愚兄此番自首，也是看定天下大局早已落在袁世凱手中。試看他練了這幾十年的兵，做了這幾十年的官，武力財力誰能敵得過他？況且他還有金錢，可以買人心，榮貴可以誘人，志憑着幾個窮民黨那裏是他的對手？你若跟着王陽明去說良心，恐怕候不到今天就要餓成幾根白骨了。我勸你還是將就些罷。賀振雄又想了一想，歎口氣道：我能將就人家，不能將就也是空的。張堯卿聽他口風業已入彀，便道：好在哲子經武都是同鄉，我去與他們商量，總可幫忙的。但是你的慾望到底有多大呢？賀振雄道：名分上我卻不拘大小，財力上多則每月百元，少也非四五十元不可。張堯卿點了一點頭，便把這事擱起，又停了兩日。張堯卿從籌安會回來，堆

恐怕張堯
卿又要賺
幾文

米湯功力
彌滿世界
調坎大志
士不少

着滿臉笑容向賀振雄道恭喜恭喜那事我已與哲子經武說明大家也十分高興想請你襄辦籌安會的文墨每月可得六十金將來大功告成還可以得個爵位我看你大可借此練一練資格包管你這一生不須要吹簫吳市了賀振雄聽他說得有理便不作聲跟着張堯卿同去見他同鄉楊度胡瑛兩個大闊老賀振雄走在路上心中暗想道楊度胡瑛二人本來最愛擺臭架子的如今他又站在上風不知怎樣的恭維他纔好咧誰知一見了面異常的客氣早已安頓了一頂高帽子軟軟的向賀振雄腦袋上一戴然後反灌了一瓊米湯把個賀振雄耍得身兒亂搖好似己身已到蓬萊島嗚呼一落官場便入魔道把個轟轟烈烈的大志士換得一個小小籌安會的辦事員居然就迷住了昨日弔民伐紂今朝又助紂爲虐出爾反爾利令智昏可見黃金的魔力真大怎怪不世道嶮巖人心詭譎啣正是

劇憐赤子咸如瞽 賺得黃金便鬻身

評

段芝貴一般人居然也要假借民意才可以達到他們擁戴之目的可見得千名

犯。義。之。事。雖。便。僻。小。人。也。不。敢。明。目。張。膽。的。亂。來。雖。然。可。醜。從。算。是。夜。氣。未。盡。牯。亡。尚。有。幾。微。之。忌。憚。若。賀。羽。堦。張。堯。卿。輩。反。顏。事。仇。助。紂。爲。虐。雖。然。爲。飢。寒。所。迫。也。覺。可。憐。究。竟。此。時。天。良。已。經。喪。盡。宋。儒。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近。人。極。力。鄙。薄。理。學。究。竟。這。兩。句。話。身。體。力。行。的。能。有。幾。人。那。裏。配。鄙。薄。理。學。

賀。羽。堦。反。對。籌。安。及。至。寫。得。無。可。如。何。居。然。身。入。籌。安。會。替。人。家。辦。筆。墨。做。個。三。等。奴。隸。此。猶。不。足。深。責。世。界。上。穿。衣。吃。飯。本。來。是。件。難。事。何。況。自。己。沒。有。真。正。生。活。能。力。又。沒。有。真。正。獨。立。性。質。在。社。會。中。又。是。一。個。無。名。小。卒。翻。雲。覆。雨。算。不。得。甚。麼。奇。事。獨。有。張。堯。卿。身。在。革。命。黨。做。過。一。二。件。事。窮。得。沒。法。靦。顏。自。首。也。就。罷。了。爲。甚。麼。又。想。意。外。的。富。貴。反。去。拍。二。等。奴。才。的。馬。屁。替。他。出。力。也。就。罷。了。又。去。拖。一。個。賀。羽。堦。下。水。一。同。去。做。沒。廉。恥。的。勾。當。欣。欣。然。做。個。奴。裏。奴。尙。要。自。鳴。得。意。此。種。怪。物。無。以。謂。之。直。謂。之。狗。彘。不。若。而。已。矣。

▲第七回 一夕纏綿蜂狂蝶鬧 雙星繾綣燕語鶯歌

真不值錢

話說楊度自收了賀振雄好似諸葛亮初出祁山收伏了姜伯約一般十分得意若遇着別人反對他便雄赳赳氣昂昂兩眼望着青天搖頭擺尾的自誇道誰不知湖南鐵漢賀振雄乃是個頂天立地的奇男子如今我祇花了六十元就買得他鞠躬盡瘁其他些小毛猴兒還敢在佛爺手掌心打筋斗麼這番話傳了出去把些宦海中的微生物七顛八倒鬧得如糞坑裏的拖尾巴蛆熙熙攘攘都去附膻逐臭有許多得傍門牆的皆自慶爲不世之榮幸還有許多遭他白眼的便由羨生妬或別樹一黨或別組一派或是反對某派的組織不完善或是反對某黨的主義不穩健所以從外表上看大家分道而行實皆沒跳出那皇帝陛下的方丈地外從此那羣城狐社鼠把個偌大京華鬧得暗無天日更有那幾個從龍的頭等名角氣噉也不知陡高幾千丈了一日楊度在籌安會裏辦公已畢剛要回寓忽見余貴手持一張紅簡進門回道阮大人請楊度便接過紅簡一看原是阮忠樞請今日晚讌簡中首列就是自己其次相陪的乃孫毓筠顧鰲樊增祥易順鼎夏壽田薛大可六人多半是京城裏一時的名士簡後另寫小草兩行是阮忠樞的親筆字云（花卿來矣毋負良夕瞻叩）楊度看畢不禁驚

波瀾又起

斷雲斑駁
鱗爪時現
目光四射
異常靈活

喜自笑道。他來了麼。阮鬍子。你真不愧爲圓海後裔。散相思的五瘟使了。當時提起筆來。就在他尊名之下。揮了一個陪字。給余貴道。你趕快回去說。我今日晚讌。後須進總統府不定幾時。回來上海。那筆款子。就請表老爺趕緊匯去。罷。余貴應着。退了出去。楊度便從懷裏掏出個金錢錶來。一看。纔到四時一刻。默算阮忠樞請他的時間。原定申刻。至早須候到六時。纔能去這一時三刻的光陰。真好似怨婦度長更的一般。直捱到五時三刻。到底忍耐不住。便乘了摩托車。一直向阮寓去了。及到阮寓。豈知已是賓客滿堂。祇有樊增祥。易順鼎二人。尙沒到大衆行過了見面禮。各自坐下。楊度笑道。今天諸公如何都到得這樣早。孫毓筠笑道。爲的是今天正客來得必早。特地趕早來伺候的。楊度聽了。不覺得臉色一紅。兩隻眼向四下裏去。張望孫毓筠口裏啣着一隻蜜蠟煙嘴。又笑着道。凌波仙子早已向瑤臺瓊島去了。說得楊度忍耐不住。便笑着罵孫毓筠道。你乃是佛門弟子。善菩薩。每日裏暮鼓神鐘。祇曉得念阿彌陀佛。那能夠信口的胡鬧。孫毓筠笑道。你莫要這樣的發急。難道佛菩薩就不參歡喜禪麼。說得衆客哄堂大笑。此時已到六點四十分鐘。阮忠樞自言自語的道。怎麼樊山與實甫還沒有來。夏

壽田道他們一定來得不早。今天吉祥園梅蘭舫的黛玉葬花慶樂園劉喜奎的鴻鸞禧代棒打兩人都演的拿手好戲還不把這兩個老頭兒忙壞了麼。顧熬從旁淡淡的慨歎道人孰無情誰能遣此慢說他們二老自詡多情少時花姑娘來了。哲子還不知道怎樣的顛倒咧。楊度笑道巨六你莫要笑我杜小紅昨天還在家裏罵薄倖郎咧。阮忠樞連忙笑道你們張郎莫要笑李郎稍遲片刻彼此都要見面的。薛大可道你們看老斗真是個老斗的樣兒說得大衆同笑道斗瞻你這個尊號可是叫得太吃虧了說罷大衆又笑了一陣。此時後廳的酒筵業已準備停當。阮忠樞道時候不早我們可以上坐吃着等他們罷。於是大衆進了後廳。按着紅簡上的次序分坐。自然是楊度居首。孫毓筠的二座。空了三四座。等待樊易二人。顧夏二人。打了上橫。阮忠樞一把扯着薛大可道小孽障我倆坐罷。大衆各歸了座。酒剛一巡忽聽廊下一陣屐響接着一股香氣撲進簾來。阮忠樞笑向楊度道一定是花姑娘來了。說時只見門簾兒一掀婷婷嬈嬈扭進來四個粉頭鬢影釵光射得人眼花撩亂。只見他們都打扮得嬌滴滴如花枝兒一般說不盡蛾眉歛黛星眸欲波緋暈腮窩蝶飛鬢角年紀都不過荔枝前後介於

不即寫小
賽花到文
勢甚曲折

十七九之間。記者雖沒會寓目。然揣度座中人的心理。無不自以為遇着西子南威。了楊度此時。心想這羣粉頭之中。必定有小賽花。在內搶着迎臉看去。誰知爲首那個。扮男粧的身。穿出鑪銀素緞夾袍。外加一件巴圖魯玄色緞子背心。打一條鬆三花辮。子歪戴頂一把抓帽兒。乃是顧巨六的杜小紅。第二個全是上海式打扮。穿了一套黑青雲錦緞的夾襖袴。週身全用電花鑲滾額前。飛起三寸長的捲雲髮。背後拖着個風涼髻。髻傍還襯着兩隻燕尾髻。上並不插花朶。祇偏插了一隻金耳挖。清淡而雅緻。乃是薛大可的小四寶。第三第四兩個。全是一色女學生打扮。穿兩套玄色外國摹本來。襖袴闊鑲闊滾。緊緊綳在身上。頭頂上梳個盤龍髻。足下蹬雙漆皮高底靴。二人生得如一對姊妹花。原來一個是阮忠樞的寶珠。一個是夏壽田的寶鳳。獨沒見有小賽花。心中老大的納悶。勉強取笑道。噯呀。這許多仙子。臨凡說着溜了。孫毓筠一眼道。怎麼還沒見觀音大士。咧。孫毓筠笑道。散花天女。尙沒來。觀音大士就下降麼。杜小紅笑向楊孫二人道。你倆也真會捧人心愛的。就是觀音大士散花仙女。那不心愛的。難道盡是夜叉嗎。楊度忙笑道。噯呀。我不曾留意。又得罪紅姑娘了。你怎麼當着巨六就吃飛。

調笑得妙
小四寶亦
善於詞令

寶珠諶而
虐矣

醋孫毓筠也笑道：「好呀！你就不怕得罪情人麼？」顧巨六道：「你們亂扯，可別要牽累我。這好人寶鳳把嘴一抿，兩眼覷着顧鰲道：「你是個好人，裏頭檢出來的顧鰲笑道：「我是個歹人，那有你家夏公子好呢？」若到福建一定尊重得如孔夫子一般。一年還有春秋二祭，抬着四門遊街呢。再不然跳到海裏去……話沒說完，夏壽田搶着道：「是呀！跳到海裏去，不擒上一個鰲來，就捉上一個鰲來，說得衆人大笑。小四寶笑得撲在薛大可身上，用手帕子亂招道：「你們做好事，可別要耍了罷！把我們耍上天，你們大人老爺都要下水了。」楊度笑罵道：「尖嘴丫頭，仗着你薛大哥的勢力，信口開河，你可知道薛大哥家裏還有個夏金桂，那一把正坐椅子，到不了你寶姑娘坐呢！你少要在那裏假開心罷！」薛大可笑道：「嘖嘖，嘖嘖，又牽扯上我了。我看花姑娘再要不來，包管你不唱告御狀，就要唱碰碑了。」楊度還未及回說，阮忠樞搶着道：「這總是我辦事不周。」孫毓筠笑道：「老斗你莫要唱丑表功了，還是躲在你那袴子襠裏去罷。」寶珠趕忙向孫毓筠笑道：「袴子襠裏頭還有個小猴子，咧大衆又狂笑起來。正說得熱鬧，忽聽廊下叫道：「花姑娘來了。」早有一個婷婷弱質，一步一步走到楊度的面前，衆人看他生得骨肉停勻，修短合度，粉

團團的一個臉兒。宛如出水芙蓉。籠烟的芍藥嬌而且媚。真可以吹彈得破。頭上梳一對鴛鴦髻。拖在腦後。髻上縮了兩朶珠花。額後淺淺留了一道捲雲髮。蓬鬆着。逾顯媚媚。身穿一件紫色素緞夾襖。全用日錦鑲邊。繫了一條玄色外國摹本裙。乃是時新的西式。裙下雙鈎小如蓮瓣。站在楊度的身後。真有風點蜻蜓立不牢之勢。阮忠樞便拖了一張椅子給小賽花道。姑娘你坐下罷。可真把人家的眼兒望穿了。小賽花聽罷。剛要說話。忽見廊下又叫道。侯姑娘來了。報聲未歇。早有個穿西裝的女子走進廳來。乃是孫毓筠的侯素雲。臉兒瘦瘦的。腰兒窄窄的。穿了一件楊妃色的上襖。繫一條青色的洒角裙。冠一頂纈花帽。手裏提着一把湖色薄羅的牙柄傘。足蹬一雙漆皮響屐。走進筵前。向大眾鞠了一個躬。然後將花帽兒脫下。擁垂雲之髻。御明星之珥。翩若驚鴻。神態新麗。顧顰笑向孫毓筠道。看不出你那樣的古董販子。還愛這樣的時髦美人呀。阮忠樞搶着道。巨六。你這話說錯了。現在社會上那一件時髦事。那一件風流事。不是昂昂道貌的。古董做出來的大眾說說笑笑。又過了半晌。侯素雲便向孫毓筠道。你這幾天。怎麼不到我家裏去呀。孫毓筠此時狠氣。侯素雲來得太遲。便冷冷的道。侯

門那裏許老僧敲話剛說完，忽聽窗外嘻嘻哈哈的笑道：「紗窗也沒有紅娘報大衆聽了，同站起身來迎出去笑道：『一定是兩個老妖精來了。』說着走進來，兩個老頭兒各人攪着一個小女孩兒，年紀都不過十三四歲，也是一色的男粧，各穿了鶴頂紅摹本的夾袍，品藍緞缺襟的馬褂，周身全是韋陀金兜邊鑲滾一絡烏油油長髮，各人都打了一條辮子。看官你道是誰？一個是樊增祥的小翠兒，一個是易順鼎的小喜兒。這兩個小孩兒也是一對姊妹，花艷幟高張在八大胡同裏，是數一數二的。再看那兩個老頭兒打扮得也十分奇怪，易順鼎乃是個矮矮的身條兒，穿了一件杏紅色摹本夾袍，罩了一件玄色八團龍宵綢對襟大袖馬褂，足蹬一雙厚底套雲鞋，袴腳兒紮得如兩隻水桶似的，拖泥帶水，鬧個不清。向上部一看，瘦瘦的臉兒，確生得也十分清秀，無奈頂着一絡草上霜的頭髮，用紅絨纈了個小辮兒，拖在腦後，嘴上並沒留鬚，那嘴裏一副玳瑁牙齒分外顯得好看。那樊增祥打扮又與他不同，穿了一件蓮青花緞的夾袍，長處祇僅僅過膝，加上一件杏黃百壽字花緞的對襟背心，足有三尺來長，足蹬一雙響皮黑緞淺梁鞋，走起來咯吱咯吱的，怪響眉清目秀，蓄了幾根三柳鬚，最好看是潘鬚如。

挖苦透了
不知作者
是刻劃無
鹽抑是唐
突西施

點綴喜翠
筆筆不漏

也不用邀
總統皇帝
天恩了麼

誠然誠然

霜還梳了一個如意髻。可惜沒簪上一朵鮮花。真教芙蓉人面冷，不迎春了。他二人鬢白而嬌，似曾傳何郎之粉衣。芬且艷，想慣偷韓壽之香。大眾迎了他倆入坐。阮忠樞道：你們看樊山與哭庵兩人，打扮得比小翠小喜還年少呢。真不愧有美人公子之稱了。說得大眾又笑了一陣。顧鰲道：他倆來得這遲，應當要罰纔是。大眾一聽，同聲說道：這是應當的。便命侍從們換大盞。這時樊易二人也沒有別法，只好跟着大眾說道：該罰該罰。侍從將酒送上。二人正要接受，小翠小喜趕忙攔阻。同說道：乾爸爸來遲了，是我姊妹倆拖着聽戲去的。這兩盞酒麼，該罰我姊妹倆。纔是說着，二人便將酒盞端起。孫毓筠伸手便攔阻道：阿彌陀佛！你瞧他倆的孝心呀！怪可憐的。我們可以赦免了。罷。薛大可道：少侯，你真會救苦救難。大眾便說道：酒不罰可以，但是你們看的什麼好戲？要說兩齣來聽聽。易哭庵道：今天梅郎的黛玉葬花，演得真雅緻，纏綿神態，音節無處不細。而且膩我恐當日瀟湘妃子也不過如此。最妙是梅郎的神態，似海棠初醉，弱不禁風。真個教人消受不起。可恨扮寶玉的是姜妙香，其俗入骨，不知寶二爺的身分，早已拋到汪洋大海裏去了。慢說淹沒了寶玉，褻瀆了黛玉，就是梅蘭舫也被他糟蹋了。夏

北地罵人
俗語云好
臉子那裏
攔

打死也好

真所謂丟
人了

壽田道朱素雲扮寶玉何如呢易順鼎搖首道年紀太老阮忠樞道德璠如呢易順鼎仍是搖頭道臉兒太長薛大可故意的笑道公子何如易順鼎聽說到自己一手捧過鼻烟壺一手去掏鼻烟旋掏旋嗅半晌纔閉着眼點一點頭道差強人意大眾同笑道果真如此梅蘭舫的幸福也實在不淺樊增祥接着說道易老五你莫要專說黛玉葬花就是劉喜奎的鴻鸞禧也做得叫人心醉可惜穆紀一角被金月梅搶去若是我扮穆紀就被棒兒打死也比什麼目成什麼上吊還快活些咧正說着那小翠小喜坐在樊易二人身背後抿着嘴只搖頭的暗笑驟被夏壽田看見便向樊易二人道你們不要說罷回頭看看你們那乾女兒一個一個都在那裏攢醋釐兒咧說得大眾都看着小翠小喜把小翠小喜姊妹倆臉兒都臊得緋紅這時大眾的酒已吃得半醉顧鰲道好了別要開頑笑讓他們好好的唱兩句罷說着抬頭一看席上忽然少了兩個人顧鰲笑道你看我們只顧要笑坐上丟了兩人都不知道大眾一看果然楊度小賽花兩人不見了都笑道真是豈有此理他倆那時走的我們都不知道說時便離了座位各去尋找誰知再尋也尋不着阮忠樞道讓他倆去叙一叙罷易順鼎道不成我們遲應

了。卯。就。該。罰。他。們。臨。陣。脫。逃。就。不。該。罰。麼。說。得。大。衆。笑。道。是。該。罰。的。阮。忠。樞。剛。要。去。尋。只。見。小。翠。走。來。指。着。東。廊。那。個。亭。兒。上。說。道。在。那。裏。咧。阮。忠。樞。便。輕。腳。輕。手。走。了。去。正。是。楊。度。與。小。賽。花。密。語。興。濃。之。際。忽。聽。背。後。喚。道。酒。冷。了。猛。然。一。驚。回。頭。一。看。乃。是。阮。忠。樞。二。人。不。禁。臉。上。一。紅。楊。度。道。阮。鬍。子。你。真。要。嚇。掉。人。的。魂。麼。阮。忠。樞。扯。着。楊。度。走。道。我。不。嚇。你。人。家。還。要。罰。我。咧。二。人。無。奈。便。跟。着。阮。忠。樞。同。走。只。聽。坐。中。大。衆。叫。道。罰。！。罰。！。罰。！。楊。度。隨。着。阮。忠。樞。偕。着。小。賽。花。剛。進。了。廳。門。猛。見。樊。易。二。人。一。個。手。裏。捧。着。一。杯。酒。迎。上。前。道。恭。喜。恭。喜。同。飲。一。杯。合。歡。酒。罷。楊。度。見。躲。不。過。去。只。得。接。着。與。小。賽。花。同。飲。了。然。後。入。坐。大。衆。還。要。罰。阮。忠。樞。便。再。三。的。解。說。纔。算。赦。免。各。自。仍。歸。了。座。小。賽。花。雲。鬢。蓬。鬆。梨。渦。紅。暈。春。山。斂。黛。秋。水。橫。波。彷彿。纔。洒。了。幾。點。相。思。淚。粉。頸。低。垂。兩。手。只。顧。弄。懷。中。的。繡。帕。時。時。用。眼。風。兒。去。瞧。楊。度。任。你。是。銅。鑄。的。金。剛。鐵。打。的。羅。漢。到。此。也。神。魂。顛。倒。座。中。那。些。不。關。心。的。人。仍。在。那。裏。道。還。是。讓。他。們。唱。兩。句。罷。於。是。各。自。把。絃。子。調。好。也。有。唱。大。鼓。的。也。有。唱。京。調。的。也。有。唱。秦。腔。的。鬧。了。一。場。樊。增。祥。道。好。却。都。好。但。是。司。空。見。慣。不。甚。新。奇。最。好。要。與。哲。子。商。量。楊。度。笑。道。我。又。不。會。唱。戲。與。我。

豈敢豈敢
得安人何
云搗亂

商。量。什。麼。呢。樊。增。祥。道。花。姑。娘。新。從。天。津。來。時。新。的。小。曲。兒。必。定。總。有。心。得。我。們。如。直。接。的。要。求。恐。怕。他。不。肯。賞。臉。所。以。要。請。你。這。參。政。大。人。代。爲。呈。請。大。衆。聽。說。都。道。好。極。好。極。這。是。我。們。公。共。請。願。的。楊。度。被。他。們。這。一。說。反。沒。有。一。言。可。以。回。答。兩。眼。只。望。着。小。賽。花。又。不。敢。直。接。下。命。令。小。賽。花。見。衆。情。難。却。也。將。嘴。兒。抿。着。向。大。衆。笑。了。一。笑。隨。手。抱。起。一。個。琵琶。慢。慢。的。調。起。絃。子。來。剛。彈。了。一。個。過。門。易。順。鼎。道。這。是。銀。鈕。絲。時。調。中。最。細。膩。的。孫。毓。筠。忙。搶。着。道。我。也。曉。得。那。噉。口。經。上。來。受。甘。露。味。來。受。甘。露。味。不。是。這。個。調。子。麼。阮。忠。樞。笑。道。我。看。你。們。盡。是。些。假。充。內。行。莫。要。搗。亂。了。罷。這。時。小。賽。花。已。把。絃。子。調。好。了。亮。一。亮。嗓子。唱。道。

春。季。裏。相。思。奈。何。天。花。飛。如。霧。柳。絮。散。如。煙。思。綿。綿。

樊。增。祥。喝。采。道。好。呀。原。來。是。個。改。良。的。新。曲。詞。藻。比。老。調。好。得。多。了。快。接。唱。罷。小。賽。花。笑。了。一。笑。接。唱。道。

倚。樓。人。獨。坐。度。日。如。年。

易。順。鼎。笑。道。年。年。今。夕。包。管。你。就。好。了。小。賽。花。又。笑。了。一。笑。唱。道。

悔說封侯事。

顧熬道：「教他莫要辦籌安會，就得了。阮忠樞道：「快聽他唱罷。小賽花又唱道：

空談舉案緣，可憐奴北望。燕雲祇把郎來怨，縱然你富貴，未必做神仙。孤負了好韶華，一去難回轉。奴的天兒呀，你是個熱心人，怎麼去把烏紗戀？你是個多情人，怎麼不把紅顏念？」

夏壽田喝采道：「唱得真好，想不到花姑娘的胸襟，比我們還曠達些。哲子，我看你快快的辭了參政，跟着他到天津去罷。楊度便答道：「午詒，你莫要笑我，足靴手版同是一樣的頑意兒。仔細想來，真還不如他們抱着琵琶隨口唱幾句快樂呢。小賽花低低啐了楊度一聲道：「你莫要糟蹋人了。怎麼拿我這牆花路柳，比你們大人先生咧。說着，絃子響起來，接唱道：

夏季裏相思，日偏長，清風吹送十里芰荷香。熱難當，歎一羣蜂蝶，何事往來忙。易順鼎道：「哲子，你聽聽他罵上來了。楊度笑道：「一羣蜂蝶，大家都在其中，怎是罵我一個人呢。說得大眾又笑了一陣。小賽花接唱道：

赫赫探花使皇皇釀蜜王到頭來爲他人做嫁衣裳雙飛雙宿笑煞了鴛鴦欄杆
獨倚俏罵一聲郎奴的天兒呀我好似孤雁兒怎能耐淒涼你好似個孤舟兒怎
能禁波浪

薛大可歎道噯一片柔情我雖不是江州司馬聽着也淚溼青衫樊增祥笑道你酸些
什麼薛大可道我難受我周身的癢處都被他搔着了說着易順鼎送上一盞茶給小
賽花喝了一口又唱道

秋季相思黯銷魂迢迢銀漢隔斷了雙星雁影沉關山多阻沒人通慳懃房冷燈
猶暗衾寒香不溫

阮忠樞歎道可憐可憐小賽花的眼眶兒一紅好似要落下淚來連忙忍着唱道
最淒涼怕見嫦娥影他笑我命薄似秋雲

小賽花唱到這裏便把臉兒低垂斜睨了楊度一眼唱道

又誰知薄倖郎被榮華迷了心

大衆同拍掌笑向楊度道罵得痛快罵得痛快小賽花一笑又接唱道

處處針對
得妙

孽子酸味
自然不及
美人龍陽
故特用樊
山一點

妙在作喚
醒語

哭庵還知
到受了罵
總算聰明

奴的天兒呀。到底。是。奴。癡。心。呀。還。是。郎。薄。倖。到。底。是。郎。無。情。呀。還。是。奴。薄。命。樊增祥笑道。這。一。定。是。哲。子。無。情。怎。能。說。花。姑。娘。薄。命。咧。小。賽。花。又。唱。道。

冬。季。裏。相。思。白。露。濃。惱。人。最。是。臘。鼓。皚。皚。恨。重。重。青。雲。路。上。覓。郎。又。無。蹤。

易順鼎笑道。大。約。是。跑。到。外。國。去。了。小。賽。花。笑。着。唱。道。

郎。是。樓。中。鶴。妾。如。雪。裏。鴻。莫。非。你。做。虧。心。事。無。面。目。返。江。東。

大。衆。聽。到。這。裏。各。人。的。臉。上。不。覺。得。一。怔。小。賽。花。仍。接。唱。道。

百。無。聊。雪。夜。笛。把。梅。花。弄。更。殘。漏。盡。燭。淚。影。搖。紅。奴。的。天。兒。呀。傻。女。兒。我。好。似。一。場。羅。浮。夢。俏。郎。君。你。也。做。什。麼。邯。鄲。夢。

大。衆。聽。罷。同。聲。拍。掌。道。好。好。好。真。是。陽。春。白。雪。古。調。獨。彈。易。順。鼎。笑。道。好。雖。好。祇。是。把。我。們。做。官。的。罵。狠。了。說。着。見。侍。從。已。端。上。稀。飯。來。大。衆。便。隨。意。喝。了。幾。口。阮。忠。樞。道。諸。公。可。曉。得。今。夕。謙。會。的。用。意。麼。楊。度。急。忙。阻。道。你。莫。要。胡。說。大。衆。見。話。裏。有。因。都。來。逼。着。阮。忠。樞。說。這。時。阮。忠。樞。便。笑。道。並。不。是。我。又。唱。丑。表。功。只。因。此。番。花。姑。娘。來。京。乃。是。與。哲。子。結。百。年。之。好。我。特。地。請。他。二。人。吃。交。杯。酒。的。楊。度。與。小。賽。花。聽。了。這。話。頰。上。

雖羞得泛桃花心裏都好似吃了婆羅密一般又涼又潤大眾聽說都道既是他二人的佳期我們還要痛快些鬧一回纔好正說着忽見隨楊度的侍從余貴送上一束楊度接着一看乃是總統府的便拆開看了兩行不禁神色頓變把信向腰裏一擦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若問這東中之事呢請看官稍待片時正是

好事剛纔開幕後 惱人多是散場時

評

此一回在本書中似是閒文其實乃是作者主旨孔云亭作桃花扇借李香君之口大罵阮圓海

非但罵圓海也並其時行爲心術類似圓流者而一併罵之今則借小養花之口大罵楊哲子非但罵楊哲子也凡與楊哲子同一目的者亦無不罵在其中矣故此等筆墨並非描寫娼優作說部中之點綴品也

說部中寫罵大抵不外兩種寫法一種是痛快淋漓之罵一種是尖酸刻薄之罵此之罵乃出乎兩種範圍之外可謂之溫柔敦厚之罵關西大漢鐵板銅琶高唱

大江東去雖然爽快但以罵之爲道而言究竟不如十五六女郎低唱楊柳岸曉風殘月罵之趣味乃爲雋永也

從古第一會罵人者乃是孔子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罵得刻毒而詞氣非常和平其次又莫如孟夫子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罵得剝苦而詞氣非常宛轉至於韓昌黎之罵人今人欲求勝周公孔子乃自比於宦官宮妾朱元晦罵人爲能言鸚鵡話雖說得俏皮究竟嫌淺露了不知今世之愛罵人與慣受人罵者以不佞之言爲何如一笑

第八回 梁任公避地懺前非 黎宋卿閉門傷往事

話說楊度接了余貴手中的柬拆開看了數行把雙眉一縐臉色登時就變成不樂意的樣兒隨手把信擡在懷裏自言自語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大眾見他這種神色已曉得必是經手的什麼事兒辦失敗了又不便去詢問他祇好相對無言各自默默的

喚醒痴迷
不少

窮措大都
是這種混
賬東西麼

坐○着○把○那○些○眉○飛○色○舞○的○怪○樣○兒○早○已○收○斂○起○來○那○許○多○姹○紫○嫣○紅○漸○漸○的○也○就○酒○闌○人○散○了○俗○語○說○得○好○樂○極○生○悲○冥○冥○中○確○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循○環○天○理○這○時○殘○筵○業○已○撤○去○賓○客○各○自○也○都○散○了○座○那○許○多○粉○頭○之○中○祇○賸○小○賽○花○一○人○坐○在○楊○度○的○身○後○默○默○的○發○怔○也○不○似○唱○曲○兒○時○那○樣○精○神○楊○度○忽○向○薛○大○可○道○上○海○的○分○館○究○竟○可○有○頭○緒○出○版○的○日○子○可○定○了○麼○薛○大○可○道○機○器○紙○張○全○都○辦○好○出○版○處○也○看○定○在○上○海○望○平○街○現○正○在○那○裏○裝○修○門○面○呢○楊○度○道○望○平○街○却○是○個○言○論○薈○萃○之○區○如○新○申○兩○報○幾○十○年○的○老○招○牌○兒○都○是○設○在○望○平○街○發○達○的○我○們○這○個○報○將○來○能○照○他○們○那○樣○的○發○達○就○好○了○孫○毓○筠○忙○說○道○哲○子○你○又○外○行○了○報○紙○發○達○全○在○言○論○能○驚○人○並○不○是○平○常○的○買○賣○要○審○定○地○點○的○在○我○的○主○見○地○點○不○妨○幽○僻○最○好○在○安○塏○第○裏○出○版○也○無○妨○碍○只○要○我○們○資○本○充○足○多○招○幾○百○個○名○譽○編○輯○員○徵○文○獎○格○定○得○大○大○的○自○然○有○一○班○窮○措○大○掉○轉○筆○頭○兒○來○迎○合○我○們○的○宗○旨○那○怕○什○麼○輿○論○扭○不○轉○來○呢○顧○鰲○道○少○侯○這○話○雖○說○得○不○錯○但○是○門○面○也○不○可○不○講○究○要○曉○得○文○章○做○得○絕○妙○若○是○看○的○人○不○多○也○沒○有○什○麼○意○思○孫○毓○筠○笑○道○我○們○的○言○論○准○備○將○來○開○一○個○世○界○又○何○必○急○急○的○求○人○看○呢○

阮忠樞點頭道：「這話故却有理。在我看來，要想發達，並不難。只要我們資本充足，每天印刷幾十萬份，處處送人閱看，不但不取報資，還貼寄報的郵費。再說那商學兩界，一面向政府的威力去派銷，一面拚命送登告白，怕他們不分外的歡迎嗎？」楊度道：「這些都是後來的事，祇是現在對於南方言論的勢力最要緊，萬不能緩了。說着從懷中將那封信掏出來，給大眾看道：「這是雲臺公子來的信，你們看。梁卓如他也翻過臉來，搗亂。夏壽田接着那封信抽了出來，大眾擁上前看了一遍，原來是抄下來的。梁啓超做的一篇文章，題目叫做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裏面有兩段最爲刺目，道是：

（前略）今之論者曰：與其共和而專制，孰若君主而立憲。夫立憲與非立憲，則政體之名詞也。共和與非共和，則國體之名詞也。吾儕平昔持論，只問政體，不問國體。故以爲政體誠能立憲，則無論國體爲君主，爲共和，無一而不可也。政體而非立憲，則無論國體爲君主，爲共和，無一而可也。國體與政體，本截然不相蒙。謂欲變更政體，而必須以變更國體爲手段，天下寧有此理論，而前此論者謂君主決不能立憲，惟共和始能立憲，今茲論者又謂共和決不能立憲，惟君主始能立憲。

吾誠不知其據何種論理。以自完其說也。吾今請先與論者確定立憲之界說。然後徐察其論旨之能否成立。所謂立憲者。豈非必有監督機關。與執行機關相對峙。而政權之行使。常蒙若干之限制耶。所謂君主立憲者。豈非以君主無責任爲最大原則。以建設責任內閣爲必要條件耶。既認定此簡單之立憲界說。則更須假定一事實。以爲論辯之根據。吾欲問論者。以將來理想上之君主爲何人。更質言之。則其人爲今大總統耶。抑於今大總統以外。而別熏丹穴以求得之耶。如曰別求得其人也。則將置今大總統於何地。大總統盡瘁國事既久。苟自爲計者。豈不願速釋此重負。頤養林泉。試問我全國國民。能否容大總統以自逸。然則將使大總統在虛君之下。而組織責任內閣耶。就令大總統以國爲重。肯降心相就。而以全國托命之身。當議會責任之衝。其危險又當何若。

任公祇以保皇餘臭。不克蒞除故。頻年立論。總是回護其保皇主義之不錯。然空言保皇。與近日之時勢不相應也。故借立憲之美名以自藏。雖其人之心術。或較光明於袁氏乎。然而借立憲以自圓其說。則無不同矣。此篇文字。不肯附和袁氏。未始非任公良心發現之文。但論調之誤點多矣。何以言之。卽如開口卽言只問政體。不問國體。於是扭扭捏捏說上二三車子的話。無非是回護從前保皇之主張。及自己吹牛。自謂有先見之明而已。此與本文本題何所干涉者。及至論到本文本題。此段之文。可謂透關。然而所謂以全國託命之身。當議會責任之衝。其危險又當何若。此三語者。誠不知其命意何在。夫立憲政體下之責任內閣。則無有不

身當議會之衝者。信如任公之言。則是責任內閣而身當議會之衝。卽有無窮之危險。將責任內閣尸其咎耶。抑議會尸其咎耶。然則任公所主張之立憲。其必廢却責任內閣。或廢却議會。而後無危險也。則誠哉其爲任公個人所主張之立憲也已。是故於今大總統以外。別求得君主。而謂君主立憲。卽可實現。其說不能成立也。如曰卽戴今大總統爲君主也。微論我大總統先自不肯承認也。就令大總統爲國家百年大計起見。甘自犧牲一切。以徇民望。而我國民所要求於大總統者。豈希望其作一無責任之君主。夫無責任之君主。歐美人常比諸受參之肥膩耳。優美崇高之裝飾品耳。以今日中國萬急之時局。是否宜以如此重要之人。投諸如此閑散之地。藉曰今大總統不妨爲無責任之君主也。而責任內閣。能否成立。能否適用。仍是一問題。非謂大總統不能容責任內閣生存於其下也。現在國中。欲求具此才能資望之人。足以代元首負此責者。吾竟苦未之見。蓋今日凡百艱鉅。非我大總統自當其衝。云誰能理。任擇一人。而使之代大總統負責。微論其才力不逮也。而威令先自不行。昔之由內閣制而變爲總統制。蓋適應於時勢之要求。而起廢之良藥也。今後一兩年間之時勢。豈能有以大異於前。而謂國體一更。政制卽可隨之翻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卽書生迂闊之論。

耳。是故假定今大總統肯爲君主。而謂君主立憲即可實現。其說亦不能成立也。
（中略）吾友徐佛蘇。當五六年前常爲我言。謂中國勢不能不革命。革命勢不能不共和。共和勢不能不亡國。吾至今深味其言。欲求所以戒此妖讖者。而殊苦無術也。夫共和國體之難以圖存。公等當優能言之矣。吾又謂君主國體之難以規復者。則又何也。蓋君主之爲物。原賴歷史習俗上一種似魔非魔的觀念。以保其尊嚴。此種尊嚴。自能於無形中發生一種效力。直接間接以鎮福此國君主之可貴。其必在此。雖然尊嚴者。不可褻者也。一度褻焉。而遂將不復能維持。譬諸范彫土木偶。名之曰神。昇諸闕殿。供諸華龕。羣相禮拜。靈應如響。忽有狂生。拽倒而踐踏之。投諸溷淪。經旬無朕。雖復昇取以重入殿龕。而其靈則已渺矣。自古君主國體之國。其人民之對於君主。恒視爲一種神聖。於其地位不敢妄生言思擬議。若經一度共和之後。此種觀念。遂如斷者之不可復續。試觀並世之共和國。其不患苦共和者有幾。而遂無一國焉能有術以脫共和之軌。就中惟法國。共和以後。帝政兩見。王政一見。然皆不轉瞬而覆也。則由共和復返於君主。其難可想也。我國

共和之日。雖曰尙淺乎。然醞釀之則既十餘年。實行之亦既四年。當其醞釀也。革命家醜詆君主。比諸惡魔。務以滅殺人民之信仰。其尊嚴漸褻。然後革命之功。乃克集也。而當國體驟變之際。與既變之後。官府之文告。政黨之宣言。報章之言論。街巷之談說。道及君主。恒必以惡語冠之。隨之。蓋尊神而入瀾。論之日久矣。今微論規復之不易也。強爲規復。欲求疇昔尊嚴之效。豈可更得。復次。共和後規復君主。以舊王統復活爲勢最順。使前清而非有種族嫌疑。則英之查理第二。法之路易第十八。原未嘗不可出現於我國。然滿洲則非其倫也。若建新之皇統。則非經若干年之艱難締構。功德在民。其克祈永命者希矣。是故吾數年來。獨居深念。亦私謂中國。若能復返於帝政。庶易以圖存而致強。而欲帝政之出現。惟有二途。其一。則今大總統。內治修明之後。百廢具興。家給人足。整軍經武。嘗膽臥薪。遇有機緣。對外一戰而霸。功德巍巍。億兆敦迫。受茲大寶。傳諸無窮。其二。其經第二次大亂之後。全國鼎沸。羣雄割據。翦滅之餘。乃定於一。夫使出於第二途耶。則吾儕何必作此祝禱。果其有此。中國之民無子遺矣。而戡定之者。是否爲我族類。益不可

知是等於亡而已。獨至第一途。則今正以大有爲之宜。居可有爲之勢。稍假歲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中國前途一綫之希望。豈不在是耶。故以謂吾儕國民之在今日。最人勿生事。以重勞總統之厯慮。俾得專精壹慮。爲國家謀大興革。則吾濟最後最大之目的。庶幾有實現之一日。今年何年耶。今日何日耶。大難甫平。喘息未定。強鄰脅迫。吞聲定盟。水旱癘蝗。災禍徧國。嗷鴻在澤。伏莽在林。在昔哲后。正宜撤懸避殿之時。今獨何心。乃有上號勸進之舉。夫果未熟而摘之。實傷其根。孕未滿而摧之。實戕其母。吾疇昔所言中國前途一線之希望。萬一以非時之故。而從茲一蹶。則倡論之人。雖九死何以謝天下。願公等慎思之。詩曰。民亦勞止。汽可小息。自辛亥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滿洲立憲。忽而五族共和。忽而臨時總統。忽而正式總統。忽而制定約法。忽而修改約法。忽而召集國會。忽而解散國會。忽而內閣制。忽而總統制。忽而任期總統。忽而終身總統。忽而以約法暫代憲法。忽而催促制定憲法。大抵一制度之頒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對之新制度。起而摧翻之。使全國民彷徨迷惑。莫知適從。政府威信掃地盡矣。今日對內對外。

實出來
敵了一個勁

價值直高
不知不賣
給他價值
尤高
出版又奈
何不過饒
彈了兩顆炸

以己之心
度人之腹

之要圖其可以論列者不知凡幾公等欲盡將順匡救之職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無風鼓浪興妖作怪徒淆民視聽而詬國家以無窮之戚也（後略）

夏壽田搖頭道：「噯呀！他的文字是狠有些魔力的。楊度道：「所以我催子奇要趕緊設法出版。我們也用言論抵制他。樊增祥道：「你那篇君憲救國論的魔力也不小呀。楊度道：「那裏能敵得住他的魔力呢？我現在想了個唯一的抵制法，趕緊把上海的亞細亞報出了版。一方面用重價徵求，鼓吹帝制的文章；一方面用重價徵求駁他這篇文章。我想頭等須定二千金，一篇次等的也得一千金。至次的少不過五百金。果有出奇之作，不妨破格去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慢說他一個梁卓如，就是韓潮、蘇海，也不怕他。祇是這報一時不能出版，真悶煞人。薛大可道：「報却容易出版，因為這內部裏的編輯人，很難解決。如黃遠庸、劉少少，他二人的文章在南北社會上頗有點信用。況且也是亞細亞報的老。人此次請他們出來，自然是相信得過的。誰知他們對於此次的政見，反有些不同意呢？你們看辦事可難不難？易順鼎道：「這却不要緊。此乃是書生好擺的臭架子。你越去求他，他越是昂頭不睬。你真要硬逼他上梁山，他反沒有主意。我看你們

的。意。思。不。過。想。用。他。的。名。兒。在。社。會。上。取。些。兒。信。用。何。妨。糊。裏。糊。塗。就。把。他。們。兩。個。名。兒。列。爲。編。輯。人。包。管。他。也。沒。有。什。麼。閑。屁。放。楊。度。聽。着。點。頭。道。這。也。是。一。個。法。子。我。看。就。這。樣。去。辦。罷。薛。大。可。又。道。還。有。出。版。時。種。種。意。外。的。開。支。以。及。別。種。報。紙。言。論。的。運。動。費。尙。要。請。你。設。法。楊。度。聽。了。把。眉。一。皺。道。你。早。也。不。說。我。今。晚。纔。匯。了。二。萬。元。給。葉。麻。子。辦。分。會。去。不。然。就。給。你。帶。去。了。現。在。言。論。正。吃。緊。的。時。候。你。趕。快。去。罷。款。子。我。隨。後。寄。來。若。說。別。種。報。紙。我。已。另。請。沈。小。沂。去。接。洽。了。說。着。便。站。起。身。來。道。天。時。不。早。我。們。也。可。以。散。了。說。罷。告。辭。而。去。小。賽。花。隨。着。出。來。也。歸。厲。所。去。了。大。衆。便。陸。續。散。場。按。下。不。提。且。說。楊。度。將。近。赴。謙。時。囑。咐。余。貴。道。我。今。晚。散。謙。後。還。要。往。總。統。府。裏。去。不。過。是。句。假。話。他。真。心。原。是。要。到。小。賽。花。家。裏。去。的。誰。知。弄。假。成。真。謙。罷。之。後。果。然。向。鐵。獅子。衝。衝。去。了。楊。度。到。了。總。統。府。時。已。三。鼓。這。晚。袁。克。定。因。見。梁。啓。超。那。篇。文。章。未。回。西山。便。在。總。統。府。裏。專。候。楊。度。直。候。到。三。更。時。分。還。沒。見。來。心。中。正。在。十。分。焦。燥。忽。聽。侍。從。報。道。參。政。楊。大。人。來。了。袁。克。定。搖。頭。道。噯。呀。實。在。難。講。得。狠。二。人。見。罷。袁。克。定。這。時。的。臉。色。卻。不。似。尋。常。溫。和。淡。淡。的。向。楊。度。道。卓。如。此。次。總。算。是。大。幫。忙。的。楊。度。聽。見。這。

無論如何
不能不算
是袁氏打
擊制一大

黃河之水
天上來此
種筆墨的
有斟酌

說的入情
入理作者
對於梁氏
胸中自有
分寸故着
筆自具爐

話說得不好聽。就知道袁克定是氣極了。便不好接說。下去過了半晌。袁克定又道。前次我們請他吃飯。你問他。那共和與君主的利害。他說出祇論政體。不論國體的話。兒來敷衍。我就知道他。也學做滑頭。但不料他變得這樣快。說着又歎了一口氣道。噯。就是戊戌的事。老爺子有些對不起他。辛亥之後。拿司法總長。幣制總裁。參政院的參政。去籠絡他。也總算是怕他的利害。怎麼還不知足。難道叫老爺子讓位給他不成。說到這裏。氣得亂顫。楊度勸道。這次卓如實在是有負總統。若以他那篇文章而論。尙沒十分的幫助。民黨只在國體政體上辯論。並沒軒輊。帝制共和。袁克定急道。你真是讀書越讀越糊塗了。他果然明目張胆。倡助共和。我也好把他當亂黨辯。況且社會上的人民。維新的不待他說。人人都與我們反對。那守舊的一見他是維新派。縱說得天花亂墜。也沒有人去信他。可恨他。乃是不新不舊的文章。明裏是沒有說。帝制不好。暗地全是贊成共和。處處反對人家革命。處處是革我們的命。處處希望天下太平。處處不希望我們太平。這種文章。那維新的看了。更可借題發揮。鼓他的勇氣。就是守舊派看。著見痛癢。切膚便也。被他提醒了。所以看那文章。雖然平和。實在比蜂蠆還毒。你看這

此段必有
的文章

偏偏有這
些不如意

事。怎。樣。的。辦。法。呢。楊。度。道。我。已。派。薛。大。可。趕。緊。把。上。海。亞。細。亞。報。出。版。我。們。用。重。價。徵。求。反。對。他。的。文。章。四。海。之。大。不。怕。沒。有。能。手。袁。克。定。想。了。一。想。道。法。子。雖。好。我。怕。別。人。的。聲。望。敵。不。過。他。喲。我。想。……袁。定。克。頓。時。變。了。一。臉。的。兇。氣。兩。眼。灼。灼。向。左。右。一。看。見。侍。從。都。不。在。身。旁。便。低。聲。接。說。道。我。想。他。既。生。存。在。世。上。終。久。必。是。我。們。的。障。礙。如。今。若。有。人。能。捨。身。替。我。們。除。這。障。礙。我。縱。花。費。二。三。十。萬。金。的。酬。資。也。是。情。願。的。楊。度。也。想。了。一。想。答。道。此。計。真。好。可。惜。豫。讓。聶。政。不。在。人。間。我。看。只。好。見。機。行。事。二。人。說。興。正。濃。壁。上。報。時。鐘。已。敲。了。三。點。袁。克。定。道。今。晚。天。時。不。早。你。可。不。必。出。府。我。們。作。長。夜。之。談。罷。這。時。楊。度。心。中。早。已。就。想。走。了。偏。遇。着。袁。克。定。絮。聒。不。休。又。不。好。不。勉。強。的。敷衍。只。可。憐。他。與。小。賽。花。久。別。重。逢。正。打。點。萬。語。千。言。在。枕。邊。細。說。不。料。良。夜。迢。迢。銀。河。莫。渡。只。落。得。一。個。苦。斷。柔。腸。一。個。望。穿。秋。水。了。再。說。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那。篇。文。章。怎。麼。把。袁。家。父。子。與。那。班。龍。牙。龍。爪。都。嚇。得。手。足。失。措。咧。看。官。要。曉。得。那。文。章。的。魔。力。雖。然。不。小。但。是。那。做。文。章。人。的。身。分。與。他。言。論。對。於。社。會。上。的。信。用。都。可。以。動。人。觀。念。的。記。者。敘。到。這。裏。又。不。能。不。略。叙。一。叙。做。文。章。的。人。新。會。梁。啓。超。自。從。戊。戌。政。變。亡。命。異。

邦。直。到。辛。亥。年。共。和。告。成。纔。歸。國。預。聞。政。事。這。十。數。年。中。他。身。歷。的。事。跡。國。人。大。半。都。知。道。的。記。者。也。不。去。細。說。單。說。他。自。幣。制。總。裁。跳。到。參。政。院。裏。那。正。是。袁。大。總。統。又。恨。他。又。怕。他。的。時。節。一。日。袁。大。總。統。暗。使。其。子。克。定。示。意。楊。度。叫。他。去。聯。絡。梁。啓。超。楊。度。自。然。是。謹。遵。天。命。便。辦。了。幾。樣。得。意。的。菜。蔬。當。日。就。請。梁。啓。超。晚。膳。坐。中。祇。請。袁。克。定。一。人。相。陪。三。人。正。吃。得。酒。醉。耳。熱。之。際。楊。度。忽。詢。問。梁。啓。超。道。現。在。中。國。四。海。不。甯。設。若。有。個。蓋。世。英。雄。挺。身。而。出。把。共。和。國。體。改。成。帝。制。你。看。可。好。麼。說。着。將。兩。眼。向。袁。克。定。瞟。去。試。問。梁。啓。超。是。個。何。如。人。見。這。一。種。的。神。態。聽。這。一。種。口。氣。心。中。早。已。明。白。了。但。是。當。着。袁。克。定。的。面。真。不。好。切。實。回。答。便。想。了。一。個。主。意。回。答。楊。度。道。我。想。國。體。本。不。是。我。輩。眼。光。可。能。斷。定。的。所。以。我。近。年。來。祇。談。政。體。不。談。國。體。若。從。政。體。上。說。現。在。總。算。是。新。舊。過。渡。時。代。共。和。固。佳。君。主。也。沒。有。什。麼。大。害。的。袁。克。定。與。楊。度。二。人。聽。了。這。番。話。也。就。明。白。梁。啓。超。並。不。十。分。熱。心。君。主。了。席。散。之。後。梁。啓。超。回。到。自。己。的。寓。所。心。中。暗。自。躊。躇。道。不。料。他。們。果。然。就。包。藏。禍。心。了。噯。照。如。今。這。破。碎。河。山。幾。陷。於。不。國。地。位。他。們。還。不。知。死。活。只。想。爭。那。一。襲。滾。龍。袍。真。算。是。天。良。喪。盡。想。到。這。裏。忽。想。起。他。

舊作的兩句詩便朗吟道十年以後常思我舉國如狂欲語誰接着暗想道如今已十餘年了我再跟着他們胡鬧豈不叫人罵我半文錢都不值麼我不如退後一步做一個救國的打算於是隔了幾天便向袁大總統請了一個月的病假遷往天津養病從此閉戶思尋那反對帝制的方法又一日有個西文報的新聞記者特來訪他當時梁啓超正患赤痢就在病榻之下接見那外賓閑談之間外賓便問到中國的國事梁啓超嘆道年來我在社會上已做了蠹魚的事業不願再談國事就是我當初好談國事時也祇論政體不論國體所以我對於國體的問題分外不願談了那外賓道先生數年前不是主張君主立憲難道如今有些反對的意見了麼只是貴國忽而共和忽而君主在我看來不是甚麼好氣象究竟先生的意思以那種爲然呢梁啓超默想了半晌說道我並不反對君主也並不贊成共和但我的志願祇想在現行國體之下求政體的改革罷了我以爲國體與政體本是絕不相蒙能行憲法無論君主共和皆可以強國若不能行憲法無論君主共和皆沒有強國的希望所謂天下重器也置器而遷之其害孔多現在救國的法子須尊重現在的國體然後再促進政體改良要曉得政

此數語措
辭不使縮
法於公下
死任妙文
見其心計
章之亦
之工心計

體變遷乃是國家進化的現象。若變更國體乃是國家革命的現象。國家遭逢革命就好似人染疾病的一般。試問你至強極壯的身軀能經得幾回害病。所以我也不反對共和。也不反對君主。無論何時我祇反對革命。就是這個理由。外賓又問道：我聽人說共和不能立憲。惟有君主纔能立憲。這又是什麼道理。梁啓超笑道：這更是笑話。了一國之中欲求立憲。首先當看主權人擁護憲政的誠意。何如然後再看國民運用憲政的能力。何如必要說是君主國纔能立憲。那美利堅法蘭西等國又是什麼國體。咧。那外賓道：古德諾博士說貴國要變更國體。須要國中多數的優秀國民不反對。這事可辦得到麼。梁啓超嘆道：國體到萬不得已變更的時節。多半是出於法律以外的行爲。每逢變更國體一次。國家必喪失一部份熱心政治的正人。那好動的流於四方好靜的隱居不出。若問其中的人才。真不少。治國安邦之士都爲勢力所限。只好是以不見不聞表示。心中之反對而已。我看國體再變更一次。這些人才就喪失得愈多。我所以反對變更國體的心實與反對革命的心相等。梁啓超說到這時精神業已撐不住了。那外賓便起身道：先生貴恙未痊。須要爲國珍重。纔是我也不便久煩絮了。說

突出蔡松
坡伏下無
限文章春
雲初展

微逗

罷告辭而去。未過三日，梁啓超的文章還沒出現。那東西各國的新聞紙上，業已長篇大論把他的意見發揮出來。我國南方各報也都轉譯登載。此時梁啓超有個得意的門生，叫做蔡松坡，就是前任雲南都督蔡鍔。一見中西各報遍載他老師的政見，他便微服出京，借着探病爲名來詢他老師的方略。相見之後，梁啓超便淡淡的對他說道：「我病刻已脫險，可無大礙。但是現在京城的氣候不正，你們也要加意保養自己的身子。纔好。蔡鍔聽罷此言，卽時就明白他老師的用意，連聲答應。幾個是字，當日就回到京城。準備想保養自己的身子法兒去了。又過幾日，梁啓超果然把他的懷抱發揮這一篇文章看官須知這篇文章發現却不是賀振雄、李誨諸人的文章可比。一發現之後，除少數別有見地的稍不滿意外，其餘各處稍敢直言的報紙爭先恐後，大家都搶着揭載。就是那關心時事的一班普通人民看了這篇文章，沒有不稱贊的。因而袁克定探得這種風聲，便與楊度商量了一夜，到底沒商量出一個得當的對待法兒。祇想出見機而行四個字作後來的打算。接說袁克定與楊度在總統府裏，一直說到天將破曉，曙色蒼茫。此時袁克定又說道：「舊派之中著名幾個老官僚的心理，昨與老爺

子商量還有法術可以籠絡再說那半新半舊的人物也可以使他入我彀中就是梁啓超反對也不過秀才造反而已現在所防的就是那班革命黨他們出世以來就與帝制立於極端反對地面老爺子爲此煞費苦心囚住了章太炎趕走了孫逸仙解散了國民黨心想總可以高枕無憂誰知他們都是鐵釘的漢子任你怎樣磨折總不低頭後來想了個自首的法兒想一網打盡不料入網的盡是不穀材料的小沙蟲兒稍有一點魚形的還是遨遊海國若說少侯經武對於民黨總算失了信用我想再攀一個民黨裏的大腦袋進來可能鎮壓他同志的總想不出這個人來楊度道現成有個至戚何必再尋找外人咧袁克定想了想道肩頭兒太窄了況且他現在當了副總統也不比當初做湖北都督的時候了楊度笑道無論如何他還能不向着親戚麼袁克定搖頭道這話說不定此次他做參政院長遇事都不肯幫忙一味的粧病楊度道把他當個木人兒耍還不可以麼袁克定道也祇好這樣辦法這時二人一夜未睡精神都困憊異常便各自散去記者再接叙那副總統看官可記得張方二烈士就義的時候麼正是黎元洪將要入甕之際後來副總統兼長參謀部與袁大總統結秦晉之好

聯合一團滿心想要做些事業。一時春光明媚，鬚髯已身在瑤臺，不料一入樊籠，翹翮
 都被人家縛住。雖然那籠子是金鑲玉鏤，牙柱珊瑚，裝潢得十分華麗，但他的身體早
 被人困得不自由，回望烟雲漸漸的，不免發出許多颯颯秋風之感了。接着袁世凱解
 散國會，蹂躪司法，草菅人命，摧殘言論，鬧到今日，居然大張旗鼓，要推翻共和，恢復帝
 制論理呢。大總統違法，副總統應該爲國民拚命與爭，纔是不過黎元洪當時所處的地
 位，乃是一個有名無實的副總統，可憐一舉一動都有袁世凱的爪牙暗中監視着。
 他所以懷着一肚皮的悶氣，不敢吐出半個不字來，若說隨着風頭去旋轉，那知此念
 未動，他的魂夢之中，早似身在黃鶴樓上，被那些締造民國的英魂俠魄團團圍住了。
 左思右想，不如杜門謝客，借着養病，另闢桃源，每日三餐飯之外，閒來與他妻孥子姪
 叙叙已往的家常，絕口不談時事，就是他充參政院長，也不過擔個虛名兒。有時萬難
 推托，勉強到院，只是粧一尊嘻笑不開口的泥塑彌勒佛，聽人家說長道短而已。他親
 家翁這時也明白，他不甚熱心，帝制時常運動黎元洪左右的人，偵探黎元洪的口氣。
 這時黎元洪常向他左右人道：我現在年雖未耄，然已知非自己也覺得身體精神遠

今昔之感

看得破所
定以能守得

無限牢騷

不。如。昔。年。強。健。了。噯。回。想。四。五。年。前。武。昌。起。義。樹。大。纛。於。黃。鶴。樓。上。統。帥。雄。兵。雪。我。漢。族。二。百。五。十。六。年。之。恥。後。來。四。方。蠶。起。推。倒。清。廷。那。樣。的。威。風。如。今。看。來。好。似。一。場。大。夢。我。想。人。生。在。世。轉。瞬。百。年。什。麼。榮。華。富。貴。都。是。造。物。弄。人。就。是。那。千。古。的。英。雄。萬。世。的。豪。傑。一。坯。黃。土。那。幾。根。白。骨。還。不。隨。着。朽。木。腐。草。同。歸。於。盡。麼。其。時。就。有。人。勸。他。道。副。總。統。也。不。能。這。樣。的。抱。悲。觀。主。義。要。曉。得。古。今。的。英。雄。究。竟。還。是。英。雄。豪。傑。究。竟。還。是。豪。傑。他。那。軀。殼。固。然。是。與。草。木。同。朽。但。是。他。的。靈。魂。永。垂。不。朽。的。如。堯。舜。禹。湯。人。人。都。知。道。他。是。大。賢。桀。紂。莽。操。人。人。都。知。道。他。是。大。惡。譬。如。你。老。人。家。締。造。民。國。千。秋。萬。世。之。後。誰。不。知。道。你。是。開。國。的。大。英。雄。大。豪。傑。嗎。黎。元。洪。連。忙。搖。頭。說。道。此。話。快。些。沒。要。這。樣。說。眼。前。的。黑。白。尙。不。能。分。還。顧。得。身。後。的。是。非。麼。你。若。說。後。人。的。口。中。有。是。非。怎。麼。黃。花。崗。上。白。骨。磷。磷。血。跡。纒。乾。就。淹。沒。於。荒。烟。蔓。草。誰。又。去。弔。他。呢。我。如。今。回。想。起。來。從。前。的。事。兒。處。處。都。是。大。錯。再。看。那。些。先。賢。先。烈。比。我。分。外。的。發。奮。了。你。想。他。們。傾。家。的。傾。家。破。產。的。破。產。辛。苦。十。餘。年。奔。走。數。萬。里。在。那。清。季。專。橫。之。下。秘。密。進。行。忙。得。力。倦。神。疲。身。憊。心。瘁。若。一。遭。險。便。拚。自。己。的。性。命。洒。自。己。的。頸。血。到。後。來。還。是。替。別。

是血是淚

傷心之言

忽然而怒
寫出黎大
總統當時
志氣憤人
感情令人
感佩

新華春夢記 第一卷

一二一

人忙俗語說得好。前人種樹後人乘涼。若問那乘涼的人。可記得種樹的人。麼。恐怕早已拋到九霄雲外去了。我從來最不怕煩惱。最怕的是病。如今卻與從前不同。最怕的是煩惱。最愛的是病。我現在這樣的多病。正可以借病樂我的餘年。反避了許多的煩惱。如大總統能放我歸農。烟雨一耨。那就是我的極樂世界。我也永世不忘他的。大德了。又有人道。倘若大總統做了皇帝。又怎麼樣呢。黎元洪笑道。那是天命所定。人心所歸。乃我國家人民的幸福。那人又道。若大總統做了皇帝。不放你老人家歸田。還要封你老人家爲王。共辦國家大事。恐怕你老人家也辭不了。罷黎元洪聽了這話。便把臉色沉下來道。你這說的是什麼話。想我乃一介武夫。生性只曉得上馬殺賊。民國以來。受人民重託。被選爲副總統。自知才力不能勝任。有負國民。終日裏抱慚。引咎開得我周身是病。若大總統再要封我爲王。豈不是送我老命麼。俗語說一兩黃金四兩福。我沒有那王爺的福分。必定要封我爲王。不但送我的命。還要連累我一家遭殃呢。那人見黎元洪動了真怒。便不敢再說了。次日把黎元洪所說的一番話。細細的密報了袁世凱。從此袁世凱便加意的防備他親家翁。正是

縱談興廢文章妙 回顧湖山涕淚多

評

人不可以有私見。尤不可以有私心。一有所私。雖說的是大公至正的話。必定要攙雜許多扭扭捏捏的閒文。如梁任公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篇文章。何嘗不是良心發現之文。然而必定要回護他自己從前所主張的君主立憲。所謂私也。所以說了無窮的廢話。只有三數語切題動聽的。

黎宋卿一任袁氏做鬼。總總付之不聞不見。可謂有點定力。

▲第九回 惡偵探喪心賣契友 癡娘子破產賄徒奸

話說袁世凱自得了黎元洪侍從的秘書報告。心想這一門親總算是白開了。我若不趕早去防備。他將來他必定掣我的肘。杜漸防微。乃是做大事的妙訣。我何不趁這機會。除了他。咧。此時他二子克文。三子克良。皆在左右。袁世凱想罷。便與他二子克文商量。克文連忙阻止道。此事萬做不得。未得天下先折股肱。這就犯了疆蠶自縛之病。行

此非寫克
文克良正
是爲黎筆
力眞透到
底

趙應等有
知亦當悔
之不及洪
述祖聞之
更當寒膽

大事者志在萬里。劉邦創業起初，不過泗上一亭長耳。他所以能創大業，就在那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兩句上，況現在人心鼎沸，又非昔比。黎元洪的道德，乃是民黨中人望如要害他，豈不又是失了人心麼？克良笑道：「二哥整天抱着書本兒，滿嘴的漢祖唐宗，盡說些屋裏先生的話。現在做事全是強權，我們武力所在，誰敢不從？想癸丑殺宋教仁的時候，革命黨鬧得那般利害，不久都風流雲散。如今還怕什麼？就如你說，漢劉邦他殺淮陰、醢彭越、斬黥布那樣的手段，還不利害嗎？」克文笑道：「那都是大局已定之後的事，就是大事已定，他也還要封雍齒去籠絡人心呢。所以賢如周公，尙恐懼流言，奸如王莽，猶謙恭下士。若說宋教仁的事，只可一而不可再的。四海人士，如今誰不明白是我家所害，不過屈於一時之勢力，敢怒而不敢言罷了。就是能做，可惜趙秉鈞、應夔丞輩已死，祇賡洪述祖一人。若再尋找趙應之，流恐怕沒有人拚着性命來做這傻子罷。」袁世凱不悅道：「與你們商量些兒小事，就有這許多空議論。說着便直往秘密辦事室而去。臥室中只有克文、克良兄弟二人。見他老爺子去後，二人也只好散了。再說袁世凱進了秘密辦事室，急忙打了個電話與警察總監，說有密事面諭。不過一時吳

祇從副總
統上着想
的是吳炳
湘見解
又生出妙
文

當時袁氏
手段實在
如此妙在
筆能刻入

炳湘果然請見袁世凱便召他入密室將黎元洪最近的态度仔細述了一遍把謀害之意按住未提吳炳湘聽罷沉吟了半晌道黎宋卿他自然不贊成帝制若是總統登極他豈不失了副總統的資格麼但是他赤手空拳四無可靠縱然反對也沒有絕大的效力這事極好安排一面由總監處多派警士暗地監視他的行動一面由大總統格外予他虛榮包管平安無事惟有那班新自首的黨人紛紛的在這裏搗亂若說他來意不誠他們是拚命的鼓吹帝制若說他死心爲我呢看他們的態度彷彿都有些鬼頭鬼腦總而言之但凡一隻腳踏著兩條船看風頭轉蓬脚的人到底沒有一塊好材料如今全擁在這都城裏面真好似拊骨之疽此類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總也要想個法兒防備防備他們纔好袁世凱道你這說得一點不錯我也正爲這事煩神我看宋卿的事就依你所說辦法至於對待自首的黨人不妨手段放辣些能想個外柔內剛的法兒將他們一網打盡那是更妙或者借故去懲治他們亦可但是那靈敏些的可以收爲我用之人也要留幾個做眼線你可與雷震春江朝宗二人商量辦罷吳炳湘得了袁世凱這番密諭真是奉了丹詔綸音叩辭出府就當了傳旨的欽差一直

寫得沉痛
至極

委曲出之
見作者不
得已之苦
衷下筆時
當不知有
幾多眼淚
也

向軍政執法處並步軍統領衙門而去。三人議定密計，便放開了殺人心橫七豎八亂砍起來。可憐那班逐臭附膻的階下囚人，人都希望公侯將相來自首，誰知纔掉過頭來，便暗殺的暗殺，明斃的明斃，幽囚的幽囚，大家都變成釜底游魂了。就有那脫網的魚兒，也是要先壞了自己的心肝，纔能活命。最慘的那菜市口一片黃沙土，早被血點兒染紅了。若要一一寫出，雖數十萬言也記載不清。記者亦不是鐵石心腸，那能敘這樣淒慘的景況？若概行從略呢，閱者必罵我是個時髦小說家。又來捕風捉影，況且這些故事在做此事的人，乃是喪心昧良，而在做此書的人，正是搜求不着的好材料。故記者又捨不得棄擲，使新華春夢記減色萬分。無已，祇好從那班狐羣狗黨之中，提出一樁嗜財賣友的故事，也可以代表其餘了。且說那嗜財賣友的惡偵探，姓白名兒，叫做福全。乃四川邛縣的人，氏在北京混了足有十二三年，專在公府門中吃皮條飯。其人身長不滿四尺，四肢皆短小，異常尖嘴削頰，最怪的兩眼灼灼有芒，無論你是何等。人他一見了，就可以知道你的行爲性格。項下生一撮白毛，足有二寸來長。做事的手段異常狡猾。見人說話，總有些兒鬼頭鬼腦。由此人送他一個綽號，叫做白毛鼠。癸丑

民黨失敗袁世凱便將犬牙狐爪布滿各省大開殺戒這正是白福全流年洪運最吉利之際於是在吳炳湘部下補了一名最高等的暗探可憐那些無告之民被他暗中斷送了性命也不知有多少這日白福全悶極無聊正在街頭閒逛忽見迎面來了一個大漢年紀不滿三十歲寬袍大袖乃是個行商的打扮見了福全便拱一拱手笑道福全兄這幾天到那裏去的可把我想壞了說着便來握福全的手白福全定神一看也就笑道原來是老二我這幾天任那也沒去祇困在家裏看封神榜今天怪悶得慌走出來閒逛逛老二你又到那裏忙着發財呢那大漢笑道什麼財忙我真被這受罪的買賣累壞了還是街頭那大福昌綢緞鋪裏他舊年扯了我二百銀子答應今年端陽節歸還如今已過了中秋節又要過年他尙沒還我照這樣的年頭咱們做買賣的誰有多少閑錢來墊空呢我所以前去瞄一瞄有就對付幾個愛那如你們當差事的一不愁年荒二不怕兵亂張口吃飯伸手拿錢何等快活呀白福全連忙擺手道老二你莫要耍這一套做哥哥的正有事要與你商量呢那大漢又進一步道有什麼要事咧白福全道你不是討賬去麼若能討了回來請借給我轉一轉手不瞞老弟說我上

金錢是禍根

向人借錢就堆着笑棍容的是痞棍的行徑

知道商人重利就以利動之的吻是痞棍口

大漢至此真忍耐不住

他到忘懷了真會賴賬

月出來多要了幾天要虧空了二三百元事兒又沒辦順手如今總監催着要報銷一時飢荒得了不得正好你這筆款子討來借給我使一使三兩天的耽擱一定還你說着滿臉笑嘻嘻的迎了上來那大漢聽了這番話把眉一縐便低着頭半晌不語遲遲纔向白福全道哎呀這事兒有些對不住你家裏還有幾個客人等着這款子辦貨若討不來我還要到別處去設法呢白福全仍是笑着道什麼辦貨不辦貨你們行商做買賣的人譬如少賺幾天利息就可以交朋友了老弟你真捨不得那幾個利錢白拆又用手撲自己胸膛道都算我的要多少咱給多少那大漢笑道老大哥你越說越外氣了你我哥倆能提到利息麼這筆款子實在早已許給人不然老大哥賞臉子做兄弟的還有二話說嗎慢說一二百元小頑意兒就是你前年去年共總扯了我一千多兩如今你也不提咱也不敢說一個討字這不是哥倆要好麼那能爲這點小頑意兒就利長利短呢那大漢剛說到這裏白福全的臉色便紅了一紅兩眼向着大漢一瞜冷笑了兩聲道前年去年我欠你的款子不是你說我真忘懷了我們再見罷再見罷說罷便勉強粧出個笑臉兒向大漢點一點頭告別這大漢便向大福昌而去再說白

福全懷着一肚皮的悶氣也不回家。直往警察總廳去。一路上低着腦袋。暗裏尋思。道怪不得人說。做買賣的是冤大頭。我也曉得他們是驢子變的。不打不走。想着已到了警察總廳。纔跨進他們那個公事房。就見有一二十個同事。聚在一處交頭接耳。彷彿密議什麼要事。一見白福全進來。大眾便站起身來。都向着白福全拱手笑道。白爺。你來得正好。恭喜。恭喜。現在我們的財運到了。白福全亦驚喜道。什麼喜事。這時大眾都樂得說不出話來。內中有一個湖北人。姓梁。名字叫做新懷。便向白福全說道。適纔吳總監把咱們傳了進去。說大總統有密諭。與他因為現在京城裏住的黨人。狠多恐怕他們謀為不軌。命咱們隨時密查他們的行動。每月辦公費。可以隨意開銷。倘若捉住了真贓。實犯。說到這裏。忽低聲說道。或能陷害幾個黨人。還要特別的重賞。你想這不是咱們的財運到了麼。白福全聽罷。冷冷的笑了一笑道。這算什麼喜事。也不是封侯。又不是拜爵。照這個頑意兒。乃是咱們的家常便飯。就是沒有大總統密諭。咱們也心想得到的。京城的地面。狠大。生財的事兒。狠多。祇要把良心向脅下。挪一挪。父母都可以拖出來賣。幾文誰人敢罵你不孝呢。你們只曉得把大總統的密諭。看得很重。可

可見含冤
者不少
人髮指

當時惡偵
害良民邀
功謀利方
法實不止
此報紙日
有所載舉
有概其餘
袁氏罪孽
真擢髮難
數

曉得沒有大總統密諭的時節這幾年咱們破的案還少嗎你們祇曉得黨人來得越多咱們的財運越大可曉得黨人沒來的時節咱們害的人又還少嗎事在人爲變戲法的全是靠着一點兒手段這算什麼稀奇呢大衆被他說得啞口無言都暗自道到底底是白毛鼠的見識不差各人也不似先時那樣高興了又閑談了一刻分道而散白福全回到自己寓所心中總念着那大漢便在自己臥房裏踱來踱去一人尋思了有一點多鐘忽自笑道對了對了就是這樣的辦法連忙走到炕頭從櫃頂上搬下一個皮篋來打開皮篋原來這篋內盛的盡是些木戳兒也有長方的也有四方的一行行排着足有一百多塊白福全隨便檢了一塊出來將戳上刻的字兒抄在他那記事簿上復又從櫃裏檢出十幾張木板刷的公事來又在棹底下尋出兩個盛紙烟捲兒的洋鐵匣子這匣子四面全封着口分量却狠沉重白福全便掏出一個手絹將這幾件頑意兒包包紮紮提了出去他這時算定他那盟弟還在店裏沒曾回家他便僱了一輛膠皮車一直奔到石大人衙衙他那盟弟家裏進門便嚷道純甫在家麼純甫在家麼嚷了兩聲不見人應知道盟弟還沒回來就分外高聲嚷叫忽聽堂後轉出一個婦

匹夫無罪
懷璧其罪
予故有詩
云求安亂
世幸能貧

人聲音道。慙是誰呀。白福全一聽。就曉得是他盟弟的堂客。便笑着說道。弟妹。是我喲。老二還沒有回來麼。那婦人聽見是他丈夫的盟兄。趕忙迎出堂來道。是大爺麼。怎麼好久不來。可把你兄弟念壞了。大爺坐罷。說着招呼乾娘買水沏茶。白福全便攔阻道。茶可以不用了。純甫他怎麼還沒回來。那婦人道是呢。這幾日不知道他有什麼事忙。按天總到打過二更纔回來呢。大爺若有要緊事。可叫乾娘去尋他。白福全佯道。那可不必了。這時天已黃昏。乾娘業已買水回來。那婦人也就隨着乾娘。到後房照應沏茶去了。這裏白福全見左右無人。便在他客堂炕腳之下。啓開了兩塊土磚。將他手絹所包的物件全數藏在裏面。然後將那兩塊土磚依舊砌好。此時乾娘已捧出茶來。那婦人仍坐在堂後。閑談了幾句。白福全便告辭而去。看官當不曉得他那純甫盟弟是誰。原來那純甫姓邱。就是他前次閒逛遇着的大漢祖籍。乃是安徽壽縣人。在京城開個洋貨店。混了足有二十多年。手中也賺了兩三萬銀子的產業。娶妻吳氏。乃是保定人。父母都過世了。祇有他夫妻二人。總算要得狠飽暖。白福全所以與他拜盟的道理。他乃想沾着白大爺的勢力。白大爺也想敲他幾個錢。零花。這日活該邱純甫倒運。頂頭。

麻雀官都
怕何况鷹
鷗

想到冤家
正在白
此正白
老鼠計畫
中

碰着了白福全因爲借債不遂就得罪了白大爺種了這點兒禍種可憐邱純甫夫妻二人尙在夢裏呢又過了五六日邱純甫正從他店裏回家剛進了大門就有許多警士跟上來了邱純甫方要問他們所以誰知那些警士不由分說便把邱純甫拘住復進去八個警士內外一搜搜到客堂那炕脚肚裏果然搜出兩個炸彈十幾張孫文黃興的委任狀還有一個木戮兒上刻着(中華革命軍駐京暗殺隊長之印)衆警士便將這些物件與邱純甫一併都拿到警察總廳去了那邱純甫自幼只是營商見了麻雀大的官兒都好似見了老虎如今糊裏糊塗受了這大的風浪可憐身兒雖跟着他們走魂魄早不知飛到那裏去了吳氏見他丈夫被拿也不明白所爲何事要想前去問他丈夫爭奈已走遠了真急得死又不能活又不好捶胸躲脚的哭了半晌後來還是乾娘勸他你這哭也無用總要想個法兒救他纔好吳氏這纔忍住哭想了許久總想不出一個救他的人來忽想到白大爺頭上便自喜道他的能耐不差他與我丈夫的交情又厚他總不能坐視罷想到這裏心中暗喜也顧不得拋頭露面一直向白福全寓所而來了白寓可巧白福全剛從外面回來見了吳氏臉色早就沉下來不

一口咬定

恰好比例

似尋常那樣的臉色。吳氏見了白福全剛叫了一聲大爺。白福全忙阻止道：「你別要叫大爺。二爺誰又是你家的大爺呀？我且問你：你丈夫好大的胆啦！別的生計買賣還可以做這革命黨的生計買賣，也能做嗎？我看你丈夫被鬼迷了心，專門向着死路上走。喲！你家雖不算富，也不很窮，要想做官去榮祖耀宗，就到我們公門中去混混，又何必跟着亂黨，拿性命去碰咧？」吳氏哭道：「大爺可冤死人了！他如今按天一清早就到店裏去，夜晚打過二更纔回來，整天到晚算盤珠兒都打不了，還有什麼心思做官喲！白福全冷笑道：「男子漢在外面做的事兒，你們婦人家那裏能事事都曉得呢？」吳氏乃是個懦弱的婦人，那能辨得過白毛鼠。被他說了幾句，就沒話回答，停了一刻，便道：「是他想做官，也不是想要造反，又有什麼要緊呢？」白福全狠了一聲道：「他要革命，他做了亂黨，他豈不是要造反嗎？」吳氏聽了，不懂，便嚇得低聲問道：「什麼叫做革命呀？」白福全做出不耐煩的樣子道：「革命黨就好像大清朝的長毛一般。」吳氏大駭道：「哎呀，那不是要殺頭麼？」白福全冷笑道：「誰不是這樣說呢？」吳氏急得呱呱一聲，纔哭出來。白福全便大怒道：「你這個婆子真不懂事！你家遭禍，我家並沒死人，誰不圖個吉利，你跑到我家。」

不是結拜
兄弟還粘
不上咧

銀子是好
寶貝

銀子使勁

銀子說話

呱○啦○什○麼○吳○氏○又○嚇○得○趕○忙○咽○住○忙○跪○下○來○哀○求○白○福○全○道○總○要○求○大○爺○救○命○白○福○全○
這○時○坐○在○一○張○大○椅○上○動○也○不○動○仰○着○腦○袋○說○道○我○也○不○是○神○仙○吳○氏○哀○求○道○大○爺○總○
要○看○在○結○拜○兄○弟○的○分○上○那○知○吳○氏○這○句○話○反○把○白○福○全○說○上○氣○來○了○便○大○怒○道○你○少○
在○這○裏○胡○說○亂○道○誰○與○你○丈○夫○是○兄○弟○誰○同○你○丈○夫○結○拜○的○你○家○遭○禍○你○還○要○拖○累○好○
人○麼○吳○氏○連○忙○磕○頭○道○大○爺○莫○要○生○氣○算○我○說○錯○了○千○求○萬○求○總○要○求○你○老○人○家○救○命○
若○是○衙○門○裏○要○花○些○使○費○我○就○傾○家○破○產○也○是○甘○心○的○白○福○全○聽○了○這○話○登○時○轉○過○臉○
來○慢○慢○的○說○道○你○到○底○有○多○少○家○產○敢○說○這○句○大○話○吳○氏○道○家○產○雖○然○不○多○拚○湊○起○來○
兩○三○萬○元○還○可○以○設○法○白○福○全○不○由○得○面○有○喜○色○便○道○你○起○來○坐○着○商○量○罷○吳○氏○聽○白○
福○全○有○允○他○搭○救○的○意○思○也○就○拭○了○眼○淚○站○將○起○來○白○福○全○又○讓○道○你○坐○呢○這○裏○又○不○
是○外○處○自○己○兄○弟○咱○又○不○是○外○人○祇○要○我○能○辦○得○到○有○什○麼○事○商○量○不○來○咧○實○不○瞞○弟○
妹○說○我○一○聽○見○兄○弟○被○拿○我○就○到○衙○門○裏○去○打○聽○纔○知○道○兄○弟○是○爲○革○命○黨○拖○累○我○也○
曉○得○兄○弟○不○是○爲○非○作○歹○的○人○這○事○一○定○是○冤○枉○現○在○外○面○的○人○心○難○測○兄○弟○一○定○受○
人○騙○了○但○是○跳○下○黃○河○洗○不○清○衙○門○裏○已○搜○着○真○憑○實○據○你○就○是○滿○身○長○着○嘴○也○說○不○

明○白○既○然○你○來○苦○苦○哀○求○我○也○不○能○不○盡○我○力○量○你○趕○快○籌○一○萬○元○來○我○去○替○你○探○一
探○風○頭○罷○吳○氏○連○忙○跪○下○謝○道○大○爺○若○肯○幫○忙○這○就○好○了○白○福○全○忙○道○你○不○要○歡○喜○早
了○我○去○盡○我○的○力○量○辦○好○是○你○倆○的○運○氣○辦○不○好○確○不○能○怨○我○吳○氏○連○聲○答○應○道○這○個
自○然○白○福○全○道○時○候○不○早○你○快○去○設○法○罷○辦○這○樣○的○事○越○快○越○好○再○遲○恐○怕○來○不○及○了
吳○氏○連○忙○告○辭○回○去○復○又○跑○到○店○裏○心○想○拿○些○洋○貨○去○押○錢○誰○知○纔○走○到○店○門○口○那○邱
厚○祥○的○大○門○早○已○加○上○白○十○字○的○封○條○封○得○緊○緊○的○了○再○尋○那○些○店○夥○已○不○見○一○個○影
兒○吳○氏○無○奈○惟○對○着○店○門○嚎○啕○大○哭○了○一○場○趕○忙○又○奔○到○家○裏○把○些○零○星○首○飾○衣○服○器
具○七○拚○八○湊○抵○押○三○千○多○塊○洋○錢○還○有○現○洋○六○千○八○百○元○乃○是○他○丈○夫○埋○在○炕○腳○下○死
也○不○動○的○如○今○也○祇○好○拿○了○出○來○湊○齊○一○萬○塊○洋○錢○去○擗○狗○洞○這○也○是○大○腹○賈○守○財○虜
的○下○場○且○說○邱○純○甫○被○衆○警○士○連○拖○帶○扯○蜂○擁○到○警○察○總○廳○如○獲○大○盜○一○般○沿○途○的
崗○位○都○加○倍○防○範○吳○炳○湘○這○時○也○疑○他○是○什○麼○革○命○的○偉○大○人○物○不○敢○唐○突○開○審○便○親
自○護○送○到○軍○政○執○法○處○雷○震○春○見○是○革○命○的○要○犯○還○搜○着○兩○個○炸○彈○也○就○不○敢○獨○自○審
判○便○邀○齊○了○江○朝○宗○吳○炳○湘○二○人○會○審○未○曾○開○審○之○前○先○派○了○許○多○的○護○衛○把○個○公○堂

地獄變相

團團圍住。真個風雨不透。那些護衛都是戎裝打扮。雄赳赳。氣昂昂。弓上弦。刀出鞘。如臨大敵的一般。此在審官的意思。以為祇要是個革命黨人。都有攢天換日的能耐。彷彿他的身子都是炸藥製造的。倘若當堂爆裂起來。那就不可收拾。誰知捉來的。乃是一個冤鬼呢。一聲吆喝。那公案後的屏門嘩啦開了。從後堂走出三個穿軍服的老頭兒。年紀都在五六十歲。駝腰弓背。搖搖擺擺。升了堂。中央坐的當然是軍政執法處長雷震春。左案坐的乃是江朝宗。右案坐的乃是吳炳湘。三人高坐堂上。好似太雄寶殿上三尊大佛。雷震春便提起硃筆。在那人名單上點了一點。案傍就有一個侍從高聲唱帶。邱純甫四個字。階下的護衛都齊聲答應了個是字。如狼似虎的把邱純甫擁上那堂上。三個審官一見了邱純甫。好似見了他的生死對頭。不由得怒從心上起。氣向膽邊生。不知他們問出什麼話來。且待下回再述。正是。

民無托足安身地。誰是興災樂禍人。

評

袁氏之不敢竟殺黎宋卿。不是從日後之成敗上着想。想要留此調人。實是從當

時之事勢上着想恐怕失了麾下健兒之心也。蓋以宋卿之忠厚而一言不合卽派人殺之。從此以後將無復有敢爲之用之人矣。袁氏雖神志昏憤其愚亦不至此。

且宋卿赤手空拳並言語亦不得自由其奚以爲袁氏之忌之也亦僅矣。而此之謂袁氏有暗殺宋卿之主張者亦歸惡於下流之意甚之之辭也。

偵探栽贓陷人本是一極平常事無足爲奇。至袁氏借重偵探以剷除異己則偵探更無所不爲矣。

白毛鼠陷害盟弟妙哉妙哉吾昔聞之御史參人全是參的平日來往親熱的好友蓋非好友者則不足以知其陰事苟非陰事則舉發之彈劾之亦不甚得力也。然則偵探欲栽贓如之何其不從盟弟家中爲實行之起點哉。雖然世道如斯朋友之道危矣苦矣。

▲第十回 白毛鼠報仇巧弄鬼 黑旋風遭侮憤挖心

雷震春接
執法處長
時論以爲
差強不陸
建章不似
陸之爲無
慘酷極
人道之極
邱純甫若
在陸建章
手中一不
必費一番
研究矣
寫被駭亂
神奮亂精
景却亂光
其本不離
真切最

話說雷震春一見邱純甫好似見了他前世冤家一般不由得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問了邱純甫的姓名籍貫便瞪起如鈴之眼掀起似錐之鬚大開一張血盆嘴怒聲喝道胆大的亂黨居然私造炸彈敢在京城裏搗亂麼要曉得大總統精明威福不是當初攝政王可比你若想學做汪精衛黃復生恐怕是在這裏做夢呢說着把公案一拍道你到底是何居心快快的直說這時邱純甫見他這樣兇惡早嚇得魂飛天外也沒聽明白雷震春嘴裏咕嚕咕嚕說些什麼祇聽着亂黨兩個字連忙跪下來哀求道小人做了二十年來的買賣全是現錢交易就有些兒賬尾也都在三節就結清那裏還敢亂擋呢江朝宗從旁怒道胡說雷大人是問你造反的亂黨誰問你做買賣亂擋呢邱純甫一聽此言好似當頭打了一個霹靂直貫腦門便倒抽了一口冷氣道哎呀小人自出世以來就滾在算盤珠兒裏頭過日子從沒聽見過什麼叫做造反吳炳湘接着道若不拿出真憑實據來諒你也不肯直說的便從案上拿着兩個洋鐵罐兒向邱純甫道這個頑意兒可是你的麼邱純甫抬頭看見罐兒道這是三炮台烟捲匣兒小店販賣的是洋貨這種匣兒是有的吳炳湘冷笑道你既有這個匣兒不是什麼好

諸公若管
到賣洋貨
真可算熱
心愛國者

關東鬚匪
拷掠每用
之紅鐵索
燒紅鐵索
或燒紅鐵
鍋燒紅鐵
曰穿燙之
曰坐燙之
其皆從官
廳學得官
抑官廳學
乎於鬚匪

人。了。邱。純。甫。又。錯。會。了。意。連。忙。磕。頭。道。這。是。小。人。之。錯。小。人。不。該。販。賣。洋。貨。雷。震。春。把。公。堂。一。拍。大。怒。道。誰。與。你。說。什。麼。洋。貨。土。貨。難。道。說。真。贓。實。證。都。在。這。裏。還。是。陷。害。你。不。成。麼。邱。純。甫。聽。說。有。真。贓。實。證。分。外。的。不。懂。了。便。伸。手。想。去。拿。那。鐵。罐。兒。看。剛。一。抬。手。兩。旁。衛。士。如。狼。似。虎。的。大。聲。喝。住。邱。純。甫。嚇。得。趕。忙。又。低。下。頭。來。雷。震。春。這。時。大。吼。了。一。聲。道。哈。哈。你。還。敢。在。這。裏。放。肆。嗎。我。曉。得。你。們。這。般。亂。黨。不。嚐。一。嚐。味。兒。也。不。知。道。本。處。長。的。利。害。便。向。左。右。道。拾。大。刑。左。右。衛。士。轟。雷。般。的。應。了。一。聲。是。便。蜂。擁。而。去。所。謂。堂。上。一。呼。塔。前。百。諾。這。就。是。專。制。之。下。的。威。風。不。多。一。刻。便。扛。上。一。個。鐵。罐。好。似。當。初。烹。茅。焦。的。鼎。鑊。罐。中。烈。火。熊。熊。煉。着。一。條。鐵。索。足。有。七。八。尺。長。燒。得。如。火。龍。一。般。那。些。衛。士。也。有。擁。在。鐵。罐。左。右。手。拿。鐵。箸。挑。那。鐵。索。兒。也。有。圍。到。邱。純。甫。身。前。剝。他。的。衣服。邱。純。甫。一。見。來。勢。不。妙。恐。怕。要。嚐。商。紂。王。的。炮。烙。滋味。便。把。眼。睛。一。閉。牙。齧。一。咬。心。中。暗。忖。道。我。真。厭。了。事。既。鬧。到。這。個。樣。兒。業。已。是。俎。上。之。肉。釜。底。之。魚。宰。割。烹。魚。死。活。全。操。在。人。家。手。中。我。那。裏。還。能。夠。自。主。咧。但。是。我。說。是。一。死。究。竟。爲。的。什。麼。事。兒。也。要。教。我。死。得。明。白。纔。好。雖。說。世。間。上。沒。有。真。是。非。然。而。我。確。實。沒。有。做。錯。甚。麼。事。情。他。

古今英雄志士甘飴
志士如飴
饒而若飴
視物皆若
無血肉之
非血要之
軀哉不之
過一不之
死之心成
之試看一
無所知識
之邱橫甫
一且橫心
必死之橫
膽亦遂大
氣亦遂大
可知英壯
志士特異
生點即此
分得清頭

總而言之
小百姓都
該死

新華春夢記 第一卷

們。只。是。這。樣。的。冤。枉。我。倒。要。弄。一。個。明。白。呢。想。到。這。裏。自。己。便。存。了。視。死。如。歸。之。心。覺
得。胆。兒。也。大。了。氣。兒。也。壯。了。要。曉。得。人。到。萬。念。皆。空。一。塵。不。染。之。際。心。中。就。自。然。乾。淨
自。然。就。無。恐。怖。了。可。見。尋。常。人。略。經。些。須。風。浪。就。心。驚。胆。怯。色。變。神。昏。皆。是。沒。脫。盡。那
貪。生。怕。死。一。線。之。希。望。的。毛。病。閒。話。休。提。且。表。邱。純。甫。拿。定。拚。命。的。主。意。挺。起。身。子。向
雷。震。春。道。大。人。也。不。必。動。怒。我。也。明。白。既。被。你。們。捉。到。這。裏。來。也。就。快。要。往。森。羅。殿。上
去。但。是。我。究。竟。犯。的。什。麼。法。請。大。人。說。明。白。不。能。祇。爲。這。兩。個。烟。捲。匣。兒。就。犯。死。罪
罷。雷。震。春。復。怒。道。明。明。是。兩。個。炸。彈。你。還。說。是。烟。捲。匣。兒。邱。純。甫。道。照。這。樣。的。炸。彈。那
滿。街。遍。市。的。販。賣。紙。烟。捲。的。豈。不。都。變。成。炸。彈。行。麼。雷。震。春。復。用。雙。手。慢。慢。去。捧。那。匣
兒。道。你。看。烟。捲。有。這。樣。重。麼。邱。純。甫。不。知。匣。裏。盡。盛。的。黃。土。一。時。回。答。不。出。來。雷。震。春
又。拿。出。一。捲。紙。兒。一。顆。木。戳。打。開。紙。捲。給。邱。純。甫。看。道。你。看。這。不。是。孫。文。黃。興。給。你。的
委。任。狀。嗎。又。拿。着。木。戳。兒。給。邱。純。甫。看。道。這。不。是。你。的。印。信。嗎。邱。純。甫。看。見。這。些。頑。意
兒。皆。是。生。平。所。未。見。過。的。分。外。回。答。不。出。話。來。雷。震。春。接。着。又。道。如。今。既。獲。到。這。些。真
臟。還。有。什。麼。冤。枉。老。實。對。你。說。罷。你。家。既。藏。了。這。些。東。西。是。亂。黨。也。該。死。不。是。亂。黨。也。

成全人死
焉得不是
好話

替人做供
詞法官可
算包辦犯
罪

該死。你要是個漢子，快些說出實話，你也死得痛快。早些下世，早些投生，免得皮膚受苦。不然，我這火練兒，誰也受不起。咧說着，把臉色又沉了下來。道：「快招！江朝宗、吳炳湘二人，皆從旁做好做歹的，說道你老實說了罷。這一道鬼門關，是捱不過去的。」邱純甫也明白自己這條性命業已在鬼門關上掛了號，萬難逃得過去，只是這供又怎樣招法。咧便向堂上說道：「三位大人說的句句都是好話，叫我快快的實說是叫我說些什麼。咧雷震春此時也把氣平了，轉過臉色，笑嘻嘻的問道：「我且問你，你可是孫文、黃興他們叫你來的？」咧邱純甫見這種景況，若再不跟着他說，必定要皮膚受苦，便忍氣吞聲，含着一包眼淚，點頭道：「是的。」雷震春又道：「他可是叫你來運動軍隊，準備造反的？」咧邱純甫也點頭道：「是的。」雷震春又道：「他可是叫你來暗殺袁大總統的？」咧邱純甫也點頭道：「是的。」雷震春問一句，邱純甫便答應一句。是的案旁站着一個錄供的人，手握一隻毛錐，也就順着他兩人口頭照寫，罷就掣到邱純甫面前，叫他畫供。邱純甫一看密密的寫了一篇，那有一個字出在自己的心裏，全是堂上審判官替代做了一篇供詞。心中又恨又惱，無奈木已成舟，又不便再去翻供，祇得閉着眼睛，隨手畫了一

因要買民
意然後再
留人命真
是法不姑
寬政成子
惠

說來入情
入理考雷
焉得不為
老江所愚

死法也改
良可見中
國是無處
了不改良
的

橫一豎可憐這一道催命符呈上案去雷震春當時就命左右綁去行刑這時江朝宗
 急忙阻止道我看這事可不必操之過急現在大總統正在收買民意之時且道路之
 謠都以爲你我兄弟手段太辣今捉住的祇邱純甫一人所有未經被獲的這京城裏
 面未可限量倘若急辦反激動民心人人自危都不敢向着大總統那時壞了大局你
 我可負擔得起麼雷震春聽着想了一想便點頭道這話確是不錯祇是怎樣收拾咧
 江朝宗道依我的愚見不如先下在大獄裏雷震春道哎呀他們餘黨很多恐不妥當
 罷江朝宗笑道你真越老越不明白了我那大獄誰不知道是鬼門關祇有活着進去
 那有活着出來的如今把他送進去不過是改良死法罷了吳炳湘也跟着道倒是這
 樣妥當雷震春見他兩人都是一樣的意思便把己意打消就命左右將邱純甫暫行
 監禁這時邱純甫自畫了供後就伏在地一心待死那堂上江雷二人所說的話他一
 概沒曾聽見後來審官退了堂衆衛士擁着他進獄途中他略問一問自己的罪名衆
 衛士就有誑他的道江大人成全你的性命現在定的是永遠監禁罪不定那年逢大
 赦還可以免罪呢邱純甫聽說有了生機不覺得心中又想起店中這時還不知是怎

一有生氣
便不安靜
了正如孔
子所云生
無所息

這些種好
名色好受
用的東西
較一個衛
生九何如

此所謂改
良死法

總是銀子
作祟

樣的經營妻子是怎樣的苦惱還想到他那盟兄白福全尋常是奔走公門現在不知替他怎樣去運動百念紛來反不及在堂上那樣安靜那知他這一場官司就是吃在他那盟兄手裏呢可憐他一跨進那大獄的門檻好似進了枉死城一般什麼桂花樹什麼活門神什麼弔金蟬什麼快活橙神仙椅那都是些老花樣自然不缺一門加着近年百度維新這大獄裏面也添了許多規矩譬如犯人一進了大獄首先絕了你的糧任你是銅澆鐵鑄的大英雄也受不了還有那零碎的苦頭不是清晨一撥就是夜晚一夾若遇着當道最忌嫉的要犯還密派爪牙進獄刺殺自從逮捕亂黨這大獄裏面也不知招進去許多的冤魂想邱純甫一入牢門那有生理沒過五日傷哉一命嗚呼就從牆根脚下打個洞兒拖出去了記者述到這裏忽有友人問道江朝宗乃是一個莽漢與雷震春吳炳湘等皆是一流人物何以在公堂上那樣細心顧全大局呢記者笑道你那曉得這黑幕裏面尚有許多把戲讓我慢慢的說來第九回書中也曾叙過吳氏傾產典衣去哀告白福全救他丈夫一事當時白福全接收了這項銀子雙眉一繡計上心頭滿臉堆着笑容向吳氏道弟妹請放寬心我總盡力去做但是老弟的

妙喻

老天管得
許多袁氏
若不死了
還忙殺了

案情太大若能保他無事那是托天之福倘若辦不周全你確不能怪我吳氏連忙哭說道大爺你真說外了他的事體還不是同大爺自己的事一樣嗎大爺那能說不盡心我也那能說見怪我看既遭這事總算是運氣不佳能求脫禍消災自然是千好萬好如其不然祇要保全他的性命就是多受幾年罪也祇好認倒運了說着那眼兒兒滾得如潮湧一般再也說不下去白福全這時看在銀子分上也勉強洒了幾點貓兒哭老鼠的眼淚一面拿手絹兒拭淚一面勸吳氏道弟妹你也不必傷心我想純甫老弟他一生忠厚老天自然有眼可以暗中保佑的論他的罪咧實在不輕要憑我的手去運動或者可以不死但是幾年監禁恐怕免不了的吳氏連忙又磕了一個頭謝道總要求你老人家費點神白福全也就連忙扶起吳氏道這個自然天也不早你回去罷我就出去打聽消息如有喜信我自然到你家裏來你也不要着急要緊要緊吳氏又拜謝了含着一包眼淚而去那曉得白福全當吳氏回去籌款的時節他已跑到警察總廳打聽了切實消息就曉得邱純甫這案乃是雷江吳三人會審急忙又跑到他的一個盟弟處他那盟弟外號叫做洪秀卿單名叫一個順字年紀纔到十六歲在

偏偏有這
些人才

真會扯謊

江朝宗身旁當內差江朝宗愛他的嬌小伶俐也就十分看重他若遇着什麼意外小財氣便糲糲糊糊讓他去。做鬼這日他的盟兄白福全尋着了他就把邱純甫這案情細細又說了一遍從中就。把他與邱純甫是盟兄弟一段事與他做鬼一段事丟了沒說祇說是朋友所托并可發一筆小財隨說出數目五百元托洪順使點手段祇求不把邱純甫明正典刑暗殺在監獄裏就可以得這筆錢的洪順當時聽着生了一點疑心忙問道怎麼不求他活命反求他暗死呢這時白福全倒被他一口問住急忙回答不出來幸虧他是個老公事尙逞得住氣臉色絲毫沒有變動心中暗忖道這小子看不起他還有兩手呢佯作歎氣道他們何嘗不想買他的活命一來他家裏雖然開了班洋貨店早就是副空架子要花多錢實在他辦不了二來他們也明白亂黨被捉是萬死不能一活的就花多錢也算白使若說不設法呢他家有八旬老母只守他這一個兒子現在得了這信業已哭得死去活來若要是將他槍斃那老奶奶豈能不知不是又要白填了一條老命麼所以四方鄰居大家出來想做這點兒手法買那一條老命我想果然若買他活命我也不敢多嘴倘若被大人見疑說我們私通亂黨那就吃

寫出白福
全萬惡

載不住了。好在他買死不買活。咱們也樂得使幾文。常言說得好。公門裏面好修行。這件事總算是做好事。就是大人知道也可以見諒的。說着用手輕輕拍洪順的肩頭。斜溜着一雙老鼠眼向洪順笑道。老弟。台你還挑什麼眼兒嗎。洪順究竟年輕被他這一罐子米湯早已灌得醺醺大醉。便向白福全道。事確是件好事。辦亦可以辦到。只是謝金未免太少了。罷白福全假作艱難道。哎呀。邱家實在沒有錢。就是這幾個還是大家湊的。老弟。既這樣說。我也不好意思。白回我的一份分文。不取這總算對得住你了。年紀輕的人。路頭看長些。大買賣有的是呢。洪順被他說了一頓也不好再辭。二人便定了密約。後來洪順鬼鬼崇崇在江朝宗面前撒嬌使性的討情。果然一堂審罷。就把邱純甫下獄。這那裏是江朝宗關心大局呢。再說白福全得了邱純甫下獄的消息。趕忙點好五百元送給洪順。又趕忙跑到吳氏家裏去報喜信。白福全見了吳氏。故意粧出那神疲力倦的樣兒。說他怎麼把舌頭嚼乾了。怎麼把嗓子叫啞了。怎麼費盡九牛二虎的氣力纔把死罪改了活罪。監禁十年。這裏白福全只管搖頭擺尾的表功。那裏吳氏便感激涕零的道謝。說到後來。白福全道。現在純弟業已定案。雖然定了十年。大約

結東一段
公案此正
從側面寫
袁氏之惡

早晚皇帝登基。或者可大赦免罪的。但是弟妹一人住在此地。店已封門。產已變盡。純弟囚在大獄也。萬不能見面。孤苦一人。狠不方便。我想弟妹可以暫回保定。倘若純弟逢凶化吉。我自然捎信前來。那時你再來不晚。弟妹以爲如何呢。吳氏這時也沒有話說。想了一想。便道：「好確是好。只是……白福全已窺見吳氏沒有錢走不動的意思。忙道：前次的款子業已花盡。其中尙缺些小使費。我已墊了四五百元。那也不算。現在我替弟妹籌五百元。可備回保定度日。弟妹也不必客氣。自家兄弟。我恨不能替他受罪。若能替他早已把他換出來了。說時便點了五百元銀票給吳氏。吳氏這時也不好再說別話。連聲祇說有勞大爺費心。還敢叫大爺破鈔麼。只恨我現在若回保定。手中沒有一文。暫時領受將來。等他出獄。再加倍奉還。罷說着。又倒身拜了下去。白福全連忙還禮道：「這算什麼呢。弟妹千萬不要見外。我也要回去休息休息。說時便告辭而去。這裏吳氏心中果然感激他的大德。嗚呼。這又從那裏去說理約莫過了幾日。吳氏就檢點行裝歸甯去了。這時京城裏自邱厚祥被封。邱純甫下獄之後。那一般商家都慄慄恐懼。生怕惹了邪風。還有那般自首的革命黨。也有些神色倉皇。也怕受人暗算。再

看人家發財就眼熱
了。一般小
人自是如
此。

寫三人各
有不同。

說當道的官僚所不明白。其中原故的皆認着。真有革命黨搗亂防範。就分外加嚴。其中只忙煞一般惡偵探。今日想敲張家的釘。捶明日想敲李家的竹槓。鬧得雞犬不寧。神鬼爲泣。單說惡偵探中還有一員大將。就是第九回叙的那梁新懷。論他的資格本領。卻不在白福全之下。此番看見白福全害了自己的盟弟。發了一筆橫財。便紅了眼。對他妻子李氏道。白毛鼠專害自家人。算什麼能耐。有本事要真傢伙看看。誰佔上風。老梁不出馬。便罷。若要出馬。還讓他們走路。麼他妻子李氏從旁冷冷的說道。鍋蓋沒要揭。早了。小心開出生米兒。梁新懷聽他妻子這兩句話。明明有些小覷他。便一言不發。冷笑了兩聲。踱出門去。次日便大開筵宴。坐中的上客。乃是新自首的黨人劉藝舟。與李統求兩位。還請了張堯卿做陪客。酒過三巡。各人都談得十分投契。這時梁新懷見時機已熟。便直言不諱。勸他們三人做偵探。還要求他三人密說津滬租界上黨人的行踪。托他三人出名去引誘黨人入網。細說了一遍。恐怕他三人不信心。最後還說道。諸兄若這樣去做。不怕不指日高陞。身榮名顯。不然恐怕當道見疑。那時諸兄還怕行動不便呢。半硬半軟的話兒。一邊說着。一邊暗暗窺他三人的神色。張堯卿總算是入

抓破了臉
就不管了
自來做丟
潑局事者
大抵如斯
這倒是實
話

還問什麼
心黑旋風
到底還有
點人味兒

劉藝舟的
秘訣

港之魚樂得順手推舟從旁敲一敲邊鼓劉藝舟一聽梁新懷的話風知道來頭有些
不對也便妝出可行可止似是而非的樣兒只有李統球乃生成一個爆竹性兒聽說
這話便把幾根黃鬍子一擩眼珠兒一瞪向梁新懷說道我們既已自首總算是寡婦
破了節閨姐兒失了身的一般什麼事都可以做的但是我們自首的旗號早以打出
去全國皆知恐怕革命的同志未必肯再與我們共事就是有少數黨人能念舊日交
情的也不過相逢點頭而已若要調查他的實在蹤跡或是誘他入彀他們那能如死
蟹一般聽我們播弄麼再說我們現在已算是自毀自身若叫我們再去害人這種男
盜女娼的事兒實在問心做不下去李統球這句話輕輕的說了出口不獨梁新懷聽
得目瞪口呆張就是張堯卿劉藝舟二人聽了臉上也帶了些兒桃花色後來還是張堯
卿跳個小花臉把話頭兒打斷然而這時梁新懷的心中已把他三人記定了散場之
後劉藝舟便與李統球同行途中暗責李統球道怪不得你自稱是黑旋風咧照你這
燥的脾氣恐怕梁山泊的李逵還要讓你一步兄弟這是什麼地方咱們何必拿着性
命去鬧脾氣呀江湖上說的好要得常安樂除非面面相光你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

一○道出
劉藝舟依
然能受之
而一笑此
劉之所以
不如李也

耕華春夢記 第一卷

一五〇

友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兒不能將就咧李統球一聽連忙搖手道得了罷得了罷你的話我總算聽夠了想在大連灣時節冤屈同志汪鐵俠做偵探叫我三拳兩腳把他打走後來他回到安徽白送了性命也是你那時團體人多你力量顧他不住叫我黑旋風粧瘋用武力解散團體也是你後爲與徐孟炎爭奪山東鹽票叫我出來做牛也是你如今你想下水苦苦拖着我做龜叫我不能做人來這裏做狗也是你此番你還要來害我呀劉藝舟我實對你說罷你那滿嘴熱心愛國的新戲今已被我看破了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咱們哥倆從此分道揚鑣劉藝舟見他又發了瘋病也不與他分辨望着他笑了一笑分道回去沒過幾天那防範自首黨人的風聲益緊梁新懷趁此機會就在警察總廳裏暗上了李統球幾句緊箍咒於是廳長對着他分外注意明查暗訪鬧得李統球行動都不得自由起居也不能安逸往來的朋友須要經總廳裏許可才能見面那是不必說了就是一人在家裏閒坐也要受他們時常來盤問李統球的住宅係賃在良家園那良家園一帶在京都裏面不能算是熱鬧地方這日活該有事李統球正喫了幾杯悶酒一頭倒在自己床上打盹他妻子裘氏就領着

爲何一不趁
勢塞於內賣
炸彈發新
布人懷白
可見梁發
懷祇見白
財全能發
財自己尚不
能如白福
全之辣如
何能發財

一個乾娘站在大門外，閒望忽見街頭來了一個賣布的手搖着鼓兒，前來裘氏心想天氣快冷，大家都要添幾件冬衣，便叫了賣布的進門，剛纔打開布包，可巧梁新懷帶了八個警士衝進門來，一見賣布的就將臉色變了，問賣布的道：「你來做什麼？」賣布的也不知爲什麼事，嚇得話也答不出來。梁新懷又笑道：「怪不得李統球忙得不見影兒呢！你們還是在這裏瞎胡鬧，說着把賣布的綁起，周身一搜，誰知並沒搜出一點。憑據梁新懷見事鬧壞，便把賣布的惡打了一頓，闕出門去。梁新懷以爲李統球必不在家，便問裘氏道：「你們婦道人家也不該亂叫外人進門。現在京城裏風聲狼緊，誰來替你們分清紅皂白呀？」裘氏纔要辨白，梁新懷便伸手甩了裘氏兩個耳光，帶着一班人大搖大擺走了。這裏裘氏喘過氣來，方要叫他丈夫，那知人已走盡。此時李統球也在夢中被他們驚醒，靴雙拖鞋拿了，根木棍出來，見他妻室披頭散髮，淚眼愁眉，坐在地下，扶着乾娘喘氣，不覺大一喫驚，連忙扶起裘氏，問他的原由。裘氏連哭帶喘，說了一遍。李統球一聽此言，氣得濃眉倒豎，怒目圓睜，半晌不曾說出一個字，憩了一會，纔長歎了一聲，氣提着一個酒壺上街去了。裘氏見他丈夫不作聲，他也不敢再說，只算

能死還是好的

也還不晚

白吃兩個熊掌忍氣吞聲而罷再說李統球提了一把酒壺出去直逛到天將二鼓纔回來那裘氏受了這場不測之災自然是一早就扒上床去與床公床母拚命這也是婦人家的老例李統球進房見裘氏已睡便一人獨坐在窗下燙熱了酒自斟自飲暗自忖道想我李統球自號五洲混世征夫又號東亞睡獅就滿心都抱着救世界的主義人家也尊敬我是黑旋風自問也實在不愧如今鬧得左右不成人這也是我自作孽不可活的果報說着歎了口氣道噯想我昔日海船上大將的威風（李初東渡時川資不足於海船中冒稱曰中國陸軍大將倭人由是優待異常）揮蝦蟆子的氣概（李拙於書法每一握管則起筆重而落筆輕遠視之幾似一羣蝦蟆子同人咸笑曰蝦蟆子而倭人反索其書聯珍爲墨寶）而今安在呢噯英雄如此生不如死便從腰中抽出一把利刃長約七寸灼灼有光轉又勒住手道我早知死在今日悔不死在昔時忽又想道我何不把心挖出獻與世人一觀何不叫人家知道我是後悔無及呢勒馬回頭洗身不晚我就這樣辦法想到這裏心中反覺得乾淨些滿斟了一杯熱酒一口吞下回首忽見錦帳春融繡衾香鎖中有一個玉人兒斜躺在榻上睡態惺忪眸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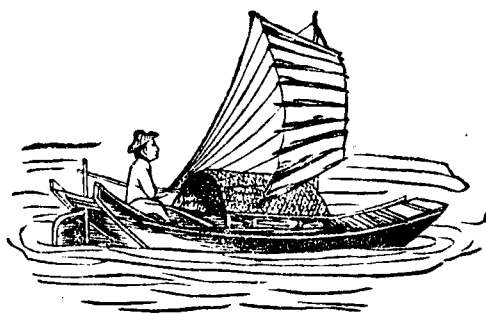
李統球死原不足
記作者非
寫李統球
也至於何
張變更何
足道皆是
烘雲托日
法

尚含有淚漬。李統球此時不覺對着洒了幾點傷心淚。低聲泣道：「妻呀！我也顧不得你了。說時那眼光被淚珠兒閉住，覺得案上燈光忽變了慘綠色。牕外冷風瑟瑟吹得落葉敲牕，又彷彿無數的凶神厲鬼來催他上路。他便把牙齦咬緊，敞開了衣襟。颯的一聲把利刃豎起，直向肚皮上刺去。一時血花飛散，濺滿襟袖。李統球神智一昏，栽倒在地。究竟他的生死如何，慢慢再接着說罷。正是：

錢非買命情胡酷
事到戕身悔已遲

評

大將軍八面威風，不圖於審問小百姓見之，此亦中國歷史上之官僚特色也。世界上有白毛鼠這種乖子，自然有黑旋風那種犍子。苟無那種犍子，豈獨劉藝舟不能成爲革命偉人，卽梁新懷亦何能做成一個優等偵探。凡人在未做事之前，必須將利害看一個明白。若是一時之間，或爲勢迫，利誘，或爲飢寒驅迫，或爲朋友交情牽扯，不顧名節，不顧良心，糊糊塗塗的做了，及至希望之利未曾到手，切身之害已到眼前，雖如李統球之悔而剖心，亦無及焉矣。



上海泰東圖書局廣告

哀情小說
芙蓉淚

江山淵著
全兩冊紙數三百五十頁
定價上卷五角下卷七角

著者江君爲經學大師蟬盒先生之哲嗣幼承家學著述等身多關於考訂經史之作詩古文辭尤爲擅長嶺南學者宗之近以其著述之餘兼及於小說凡數閱月而後成此書述一女士與某少年結婚事欲合忽離將成又敗離奇譎詭變化萬狀如行山陰之道如過五都之市及其結局終歸無成一則投身弱水一則寄跡空門聲情淒惋一字一淚讀者亦當爲之泣下邇來哀情小情多矣然皆陳陳相因拾人牙慧非事不足以驚人卽詞不足以動目此書摘詞則千鍾百鍊藻彩紛披敘事則柳暗花明天地別有情文兼至意態環生此書一出定必空冀北之羣貴洛陽之紙讀者宜急購一編勿失之交臂也